

# 文登文藝

WENDENGWENYI

主 编：田序强

副 主 编：姜燕飞

邵松山

执行主编：李喜华

总第 94 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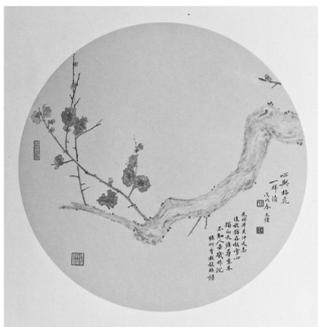
2020 年第 3 期

文登文萃

# 文风而东

WENFENGERLAI

文登作协会员散文随笔小辑



主 编：田序强  
副 主 编：姜燕飞 邵松山  
执行主编：李喜华  
编 委：（按姓氏笔划排序）  
田序强 毕虹方 孙朝霞  
汤国梁 仲积彬 李喜华  
邵松山 姜燕飞 谭生远  
刊名题字：顾亚龙  
封面题字：田序强  
责任编辑：汤国梁  
美术编辑：崔文杰

总第 94 期  
2020 年 09 月

## 目录 CONTENTS

- |              |     |
|--------------|-----|
| 04 写作的意义     | 田序强 |
| 06 我的一段“佛”缘  | 陈强伦 |
| 08 时间都去哪了    | 段晓光 |
| 10 敢于尝试      | 张君广 |
| 12 花会开       | 一 翎 |
| 14 海边的梦乡     | 于福水 |
| 16 春天在哪里     | 谭金芸 |
| 18 言念土豆,温润如你 | 周 霞 |
| 20 我的朋友观     | 蔺红伟 |
| 22 父亲节       | 刘明英 |
| 24 蒲公英花语     | 于向华 |
| 26 登山的乐趣     | 陈晓荣 |
| 28 做梦的沙子     | 荣海鸿 |
| 30 一河芳华,十里荷香 | 王谥贞 |
| 32 长者往事      | 蔡新强 |
| 34 生命的战歌在于奉献 | 胡小君 |
| 36 中国梦·南海新区  | 曲衍涛 |
| 38 甜桃        | 邢爱琴 |
| 40 忆趣        | 冷鲁静 |
| 42 我是共和国同龄人  | 于书淦 |
| 44 童年海之恋     | 刘向荣 |
| 46 往事如烟      | 宋 一 |
| 48 行进中的胡杨    | 于秀芬 |
| 50 棒槌声声      | 孙 黎 |
| 52 石界有奇缘     | 丁柏钧 |
| 54 妈妈味的韭菜盒子  | 于 强 |
| 56 妈妈的“谎”言   | 姜爱华 |
| 58 茶生活       | 邢志浩 |
| 60 我们谋生亦谋爱   | 冷 凝 |
| 62 “哲人”增哥    | 董 强 |
| 64 不忘初心      | 于永清 |

# CONTENTS 目录

- |                |     |
|----------------|-----|
| 66 老胡同         | 于美芹 |
| 68 霜华已满地,岁月不言寒 | 孙文娟 |
| 70 失踪的蓝鳗龙      | 周诗萍 |
| 72 爱在远方        | 宋吉英 |
| 74 也说松坡        | 孙念军 |
| 76 整理幸福        | 于洞丽 |
| 78 顶层厮杀        | 肖永政 |
| 80 暖流          | 吕以洋 |
| 82 致敬天福山       | 王德松 |
| 84 梨花风起忆母亲     | 徐广远 |
| 86 远方          | 于诗斌 |
| 88 马山渠的坚守      | 张策秀 |
| 90 心之所念        | 杨晓燕 |
| 92 旧时饮食风俗      | 焦红波 |
| 94 父亲躺在树荫下     | 付光强 |
| 96 怀念一场纷纷扬扬的大雪 | 王红磊 |
| 98 父亲          | 曲军英 |
| 100 中国少年与少年中国  | 王善峰 |
| 102 老妈的地       | 王福海 |
| 104 鹤鹑山下风光好    | 王玮祥 |
| 106 风荷送香入梦来    | 初玉娟 |
| 108 记忆中的无花果树   | 冷欣  |
| 110 出门         | 丛桦  |
| 112 老头市        | 于尘飞 |
| 114 周子         | 王海荣 |
| 116 南海的早晨      | 徐元皆 |
| 118 当孩子王的日子    | 周德政 |
| 120 随笔         | 曲君伟 |
| 122 把战友兄弟带回家   | 牟培国 |

## 顾 问:

- 姜念光 《解放军文艺》主编  
阎 安 《延河》执行主编  
蒋登科 重庆市作协副主席  
三色董 《书画诗酒》主编  
李自国 《星星》副主编  
赵宏兴 《清明》副主编  
蓝 野 《诗刊》编辑室主编  
李春风 《时代文学》编审、副社长

- 主 办: 威海市文登区文联  
承 办: 威海市文登区作协  
刊 号: 威海市准印证第 039 号  
地 址: 文登区文山路 107 号  
邮 编: 264400

小说编辑 QQ: 1027927465

散文编辑 QQ: 759975974

诗歌编辑 QQ: 88428446

古体诗词 QQ: 615347460

投稿邮箱: [wdwytg@126.com](mailto:wdwytg@126.com)



田序强 山东省作家协会会员、山东省书法家协会会员、威海市文登区文联主席。出版散文集《晨霜暮雪》(中国文联出版社)、诗集《南山诗草》(中国文联出版社)等6种,在《解放军文艺》《星星》诗刊、《延河》《清明》等报刊发表各类文学作品、文艺评论100余万字,曾获山东省电视文艺奖、威海市文学艺术奖。

## 写作的意义

田序强

有一位老兄将写手们分为三种:第一种是搞文学创作的作家和作者,第二种是搞新闻报道的记者,第三种是搞官样文章的秘书。同时他还对写作的难易程度作了排序:最艰难的是文学创作,最容易的是官样文章,新闻之类的东西介乎两者之间。这样的划分自然有一定的道理,但排序不免有本位主义之嫌,因为这位老兄是写小说的。要我说,写作的难易程度并不完全取决于写作的内容和体裁,而根本在于写手的敬业精神。常常听到有的写手说搞文字多么苦,多么累,我觉得这其中多少有一些惺惺作态的成分,就好比熟人见面时总要说最近很忙很忙一样,真正的忙人是没有工夫说话的,真正的苦和累也不是挂在嘴上。我总以为,人间话语是比较随意的一种东西,就像时下流行的一些故事,其真实性值得怀疑。而负责任的写手们留下的文字则不同,不仅是对话语的浓缩和提炼,更是一种自省和反思。“两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这种用

生命写作的悲苦溢于辞表,不能不使真正的写手感同身受。

即便如此,我还是认为写作是一件快乐和美好的事情。在这个物欲横流、竞争激烈的社会,危机意识把人心逼仄得日益狭窄,为了一日三餐而奔波操劳,为了一官半职而穷尽心力,生活中到处塞满了琐碎烦恼紧张和忙碌,岁月之河失水成一段枯黄再无情趣可言。可是,你能够坐在书桌前写作,能够以一种契约式的劳动养家糊口而不必东奔西走,这不是每个人都能拥有的幸福。如果凭着一支笔,出了名,升了官,就好比割草捡兔子,这可是意外之喜啊。哪怕写到头来还是一无所有,还是一介布衣,那也没有什么可以抱怨的,写作不过是一种朴素的劳动而已,与农民种地、工人生产在本质上是一样的,有了这样一种心态,写作或许可以上升到更高一重境界。在这重境界里,写手们弃了浮华,泯了火气,少了物欲,自然而然流泻出小桥流水,或可成为百

代之小品。但洪钟大吕一般是很难奏响了，经国之大事也大多是纸上空谈了。因为，写手毕竟只是写手。

作为写手，我对文字充满了痴迷和渴望，并且力图干净清爽地呈现一片思想的天空。只要能够真实而从容地写作，我似乎就找到了生命的感觉，精气充盈信心十足，而决不在乎写的是散文还是公文。事实上，我左手写散文，右手写公文，左右开弓写写诗歌和小说。对我而言，写作是漫长而孤寂的生命旅程中的陪伴，白天她是太阳下的影子，夜晚她是月光下的影子，没有太阳和月亮的时间里，她就像神话故事中的元婴一样，静静地蛰伏在我的头

顶。我无法摆脱她，也不想摆脱她，真的不想。这并不是说，除了写作，别的我什么也不会做，什么也做不好。我当过教师，做过编辑，在每个行当里的出色表现都足以支持我继续做下去和重新去做，对往后可能担当的写作之外的任何其他事情，我也具有同样的自信。我已经过了空言理想的年龄，我也确实怀疑自己从事写作的才情和功力。但是我依然选择了写作，把写作视为灵魂的归依，不管将来能否写出一点名堂，我都将付出永生的热爱。

（本文为散文集《晨霜暮雪》跋，有删节）





陈强伦 文登之窗网编辑部主任。业余擅写作、摄影。写作以散文、报告文学见长。多有散文发表于省、市、区报刊、杂志,很多作品被省及国家级刊物登载。现为山东省青年作家协会会员、山东省散文学会会员、威海市作家协会主席团成员、威海市党外艺术家联谊会理事、文登区作家协会副主席兼秘书长。

## 我的一段“佛”缘

陈强伦

一天,应朋友之邀到其茶楼吃茶。在一楼,与早到的几位友人交谈,突然闯进来一位和尚,这个和尚直奔我而来,旁人惊问:“你干什么?”和尚指着我说:“我不找你们,我找他。”大家面面相觑,尔后又都很知趣地到二楼吃龙井侃大山去了。孤独的我一脸迷茫地看着这位素不相识的和尚。

也许朋友们知道我与出家僧人素有往来,今见有师傅找我都悄然离去?也许这位僧人看到我手上戴着手串就直接扑我而来?不管怎样,大师是点了我的卯,我感到沾沾自喜,毕恭毕敬地迎上前去。

“阿弥陀佛!”对方先喊了句佛号。“阿弥陀佛!”我赶紧并双手合十回了一声,弯腰九十度深辑一躬。

“敢问师傅来自何方净土,到此找我有何见教?”不知怎么,我竟神差鬼使地说了句影视台词。

“阿弥陀佛,我从中国佛教圣地安徽九华山而来。”哦?原来是来自名山的高僧大德,我暗自震惊,

不敢正视,双眼朦胧地望着这位云里雾里的大师。

“我们寺院的主持大师要在文登圣经山建庙,派我们出来化缘,他现在就住在圣经山上,明天要在山上讲法,这是我的名片,你拿着它去听法,不收你的门票。”说话间从香袋中抠出了一张有些弯折的名片,我极其珍贵地仔细看着,但字迹小而密,看不太楚。这位和尚又说“你给我50元钱做为我对你的联络费。”哦可以,我毫不犹豫地把手掏向裤兜。但稍一迟疑我想,没听说过要在圣经山建寺院,更没听说组织人去听法还要索要联络费的。定睛注视着面前这位和尚,心情慢慢地从激动中平定了下来。这和尚30左右模样,中等个头,南方口音,头发不像出家人剃得那么锃光瓦亮,看样子好几天没有剃头了,如今正蒸蒸日上地长着。面皮粗糙黝黑、面色灰暗无光,全然没有我所见到的大师那种养尊处优、祥和端庄的样子。两只小眼滴溜溜乱转,贪婪地看着我,看着我定格在右裤兜里的右手,等待从裤兜

里给他掏钱,而且最好是张大票子。

我心中已有几分警觉,再看他身上穿的僧服,上下单件,有点脏兮兮的,好几天没洗的样子,后领油乎乎,贴身穿的圆领衫也透着汗渍,脖子上挂着的那串木制佛珠质地糙劣、油漆斑驳,像从旧算盘上拆下的算盘珠,用麻绳一个个稀稀拉拉地串在一起,长长地垂在胸前,随说话人的身体晃动而摆动。裤子倒也宽松,只是裤管并不像出家人那样别在袜筒里用带子绑住,而是任其散落着遮到脚面,袜子更不是出家人穿的用布子缝制的高腰罗汉袜,而是针织线袜,再看脚上穿的那双鞋,那就更不是僧鞋了,是地地道道的软底黑帮布鞋,鞋帮还透着脚汗,这与出家人夏季穿的那种罗汉叉就大相径庭了,身上背的那个香袋也像个赝品。此时我心中已八九分有数,但仍不敢对他的真假身份下定论。

“文登的圣经山自古就是道教圣地,怎么会在那里建佛家寺院呢?”我问。“佛道本来就不分家嘛!”他说。我没敢张嘴,但又觉得在山高路远的圣经山讲佛法会有几个城里人过去听?再说圣经山文登的旅游胜地,怎么可能让人到山上聚众听法呢?“请问圣经山道长叫什么?”因为我是认识圣经山道长,所以我有这个底气。“这个我不知道,我师傅知道。”“你师傅怎样称呼?”这时才想起来问问到文登讲法大师的法号,我以前见过九华山某寺的开喜大师。

这和尚表情尴尬,支支吾吾。事已至此我也没

有必要再多问了,我想起了出家僧人都是有戒牒的,就如我们的身份证一样。“请问师傅你有戒牒吗?如果有是否方便拿出来一看?”“什么戒牒?”“就是证明身份的证件。”“哦,这个……在我师傅那里,我师傅给我们统一保管着。”狐狸尾巴已经露出来了,我仍不动声色,但和尚已经有点吃不住劲,但还想最后捞一下:“你赶快把钱给我吧,我还要着急到别处去呐。”我反而不慌不忙:“师傅,可否将大悲咒背几句给我听听?”我知道真正的出家师傅是没有不会背诵大悲咒的。此时这位和尚是彻底地待不下去了,神色慌张地说“我不跟你说了,我走了。”说着转身向门外溜去,走到门口又急转回身返回,一把将还在我手中拿着的,刚见面时给我的那张名片薅去,慌不择路地奔向门口,膀子在门框上撞了一下也没停留,出了茶楼向东一拐,奔大街而去,在拐弯时回头看了我一眼,生怕我报警似的加快脚步溜走了。

在文登香岩寺体净法师那里得知,凡在大街上做出家人打扮,沿街或挨门逐户要钱化缘的都是假和尚,这些人都是披着和尚的外衣、打着修庙的旗号到处骗人骗钱,这样做败坏了社会风气、欺骗了老百姓、玷污了出家人的形象,使得真的出家人上街也被误认为是假的。体净法师告诉我,你可以提醒大家,真正的出家人是不会上街化缘要钱要物的,这在戒律中是有规定的。如果在街上或家中有“出家人”向你讨要钱物,要多长个心眼!





段晓光 文登作家协会副秘书长,文登《荒段喜剧》  
晓光工作室创始人编剧、导演及演员,拍摄本土微电影  
30多部,发表文学作品近百万字,著有《段晓光小说集》。

## 时间都去哪了

段晓光

冬去春来,万物复苏了。鸟儿从遥远的地方又飞回来了,它们飞到巢里唧唧地叫着,每当这时,我就想父亲了,我常常想,父亲会不会变成一只候鸟,围在我家的庭院。

父亲永远地离开我们了,他是个瓦工,走得那一天还在外面干着活,手里还拿着瓦刀。当我听到噩耗匆匆忙忙赶到医院里的时候,却只看到了父亲的遗体。那一刻,我的泪水止不住喷涌而出,从病床上不断地把父亲扶起,放下再扶起,我哭得撕心裂肺,一遍一遍地呼喊父亲,但是他再也听不到了。我如同做梦一样,不相信这是真的,以至于我一次次深深地把父亲用力搂进怀里,哭成了泪人……望着父亲的满头白发,望着岁月的刀痕在父亲脸上留下的深深皱纹,望着他那满是老茧粗糙的大手,那一刻,我的心里实在太压抑,有着太多太多的自责……

时间都去哪了?你说过等我结婚了你就歇歇,

等我有出息了你就歇歇,等我有孩子了你就歇歇,父亲呀父亲,但是你为什么就这样走了呢?

安葬父亲的时候,哭干了我所有的泪水,母亲把双手深深插进坟头的泥土里哭得死去活来,一遍遍嘶声力竭呼喊:老伴,我最好的老伴,你不能就这么走了,你个没良心的,你走了让我怎么活,怎么活?我突然痛恨我自己,恨自己没有父亲的在身边好好陪陪他,陪着他看日出日落,陪他看外面世界七彩的风景……哪怕再给我一次机会,我抱抱他,给他洗洗脚,给他捶捶背,给他做一次像样的饭菜,陪他喝几杯我也心满意足了。

我跑到山上,迎着风声大声呼喊父亲的名字,泪水爬满了我的脸,我喊呀喊呀,嗓子喊哑了,我跪在山坡上不断地磕着头,头也磕出血了。我太压抑了,我不知道该怎样表达我的压抑和对父亲的爱,尽管我知道他再也回不来了。

我爱父亲,正如父亲那般爱我,这种爱言语不能

表达万分之一。他总是带回来我最爱吃的水果,总是做我最爱吃的饭菜,总是给我买别人舍不得买的东西,有他在,我有了自信,止住了委屈的泪水;有他在,我再也不会流落街头,灰头土脸;有他在,我再也不会带着课本被人取笑睡在草垛里;有他在,我深深地体会到了什么叫父爱。他很普通,个子不高,名字叫刘显忠,是我的养父。

12岁那年,亲生父亲抛弃了我和母亲,他骗光了母亲所有的积蓄。母亲把我赶到了生父那里,没想到生父像踢球一样把我踢了出去,我无家可归,只能睡在草垛里。生父是一个大夫,但是他的心是一个畜生,从那一刻起,我的心里只有孤独和仇恨。养父做通了母亲的工作,找到我,把我紧紧搂在怀里,委婉地把我领回了家。那一刻,我趴在养父的肩膀上呜呜地哭了,我第一次体会到了父爱,第一次感觉到世界还是那样的美好,我永远都不会忘记。那一刻,我发誓,将来有出息了,一定好好孝顺他,我承认他就是我的父亲。

父亲很勤劳,家里所有的重活他都是自己干。五亩地的果树园他自己打药,浇水,剪枝,套袋,下果他从来没有怨言,从来都是带着微笑。他从来不用我干这些,每当我去帮忙的时候,他总会说:“去,小孩子应该学习去。”

时光变迁,年复一年,我长大了,工作了,挣钱了,有出息了,当我捧着累累丰收的果实归来时,父亲却永远地走了。时间都去哪了?我只是转了个身追求理想,当我再回头想报答父亲的时候他已经不在了。往事一幕幕浮现在眼前,我捶胸跺足,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我痛恨时间,我痛恨岁月,时间呀时间,你难道不能走慢一点吗?

我永远记得火化的那一天,我趴在父亲的胸膛上,我抱着他,哭得死去活来。我跟他讲往事的点点

滴滴,我跟他讲外面的花花世界,我跟他讲一个儿子对父亲深深的尊敬和爱恋。我无法控制我自己,无法接受没有他的日子里,我空虚,寂寞,如同没有根的浮萍。当把父亲推进火化炉的那一刻,我尖叫着出了声,我跪倒在了火炉旁,使劲扇起自己的脸,我问我自己,为什么不早点回来陪陪满发苍白的父亲呢?我永远记得我双手捧着父亲发烫的骨灰盒,把他最后搂在怀里的那一刻,那一刻的泪水是永恒,那一刻的歉意是永久!

如今,我结婚了,有老婆孩子了,有车有房了,有事业了,成为作家了,我常常想:时间都去哪了?每年的清明我都带上父亲最爱吃的东西,点上几根烟,在他的坟前跟他聊聊天,跟他讲笑话。笑完了哭,哭完了笑,拥抱着他的墓碑跟他讲最有意思的事,每次讲完我的心里就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满足感,也许是太想念父亲了吧。每年的清明我都会把父亲的坟前插满花圈,希望这样能表达我浓浓的歉意。

时间都去哪了?我常常问我自己,也常常责备自己,有时在睡梦里会喊出父亲的名字。父亲的一生没有别的孩子,只有我,尽管我不是他亲生的。我给自己起了一个笔名,叫刘传,尽管很多人不明白我为什么会起这样一个名字,我只是想告诉你,养身父大于生身父,父亲姓刘,传下唯一的一个孩子就是我。

风中有花香,又是春来到,带着我的思念和浓浓的歉意我又去祭拜父亲了,希望他在天堂过得好一点。

我的生父活着,但他在我心里已死了,我的养父已去世了,但是他在我心中永远活着。我常常对天感叹,有时间的时候多陪一陪亲人吧,永远永远别在遗憾中感叹:时间都去哪了?



张君广 山东省威海市作家协会会员,威海市文登区作家协会理事,山东省文登师范学校语文高级讲师。曾在东南亚影响最大的华文文学网站“随笔南洋”上发表《南洋拾穗》《和台湾女孩做同事》《含泪的幸福》《南洋行歌》等。在《山东青年作家》上发表《八十年代,你走远了吗》。在《参花》上发表《南洋拾穗四章》《山西足迹》《下南洋》《邻家大姐刘滋霞》等。另外在《威海文艺》《威海晚报》《文登文艺》《文登大众报》上发表作品多篇。作品曾被《威海文集》《威海诗歌2006-2016十年典藏》《香山文集》等收录转载。

## 敢于尝试

张君广

无论做什么事业,成功的第一要素是什么?我的回答是敢于尝试!在尝试中不断完善自己,不断纠错,不断寻找机会,创造机会,等待机会。

回顾一下中国革命史,中国共产党一开始就拥有击败国民党反动派,击败日本帝国主义,击败美帝国主义的磅礴力量吗?当然不是!中国共产党刚成立时连一兵一卒都没有。只是一群有理想的人想改变积贫积弱,任人宰割的中国面貌。他们勇敢地尝试起来了!但由于没有自己的“枪杆子”最后遭到了国民党反动派的疯狂屠杀,共产党人意识到了问题所在,马上纠错,开始了武装暴动,通过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平江暴动、百色起义、黄麻起义、天福山起义等,共产党建立了多支武装,后来这些武装都改编成了中国工农红军。红军一直百战百胜吗?当然也不是!他们在遭受了多次失败,蒙受了巨大的损失之后,才纠正错误找到了适合自己的战法,如“运动战”、“游击战”等。后来,这些战法在抗击日

寇的斗争中,又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另一方面,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广泛发动群众,人民武装的力量迅速壮大,为后来打败日本帝国主义以及国民党反动派,夺取全国政权奠定了基础。纵览二十多年的革命史,没有大胆的尝试,就不可能拥有人民的武装;没有大胆的尝试,就不可能有革命的星火燎原;没有大胆的尝试,就不会诞生新中国。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我们的国家又走到了一个关键节点。那时,如果我们的领导人不敢大胆尝试新事物,就不会有改革开放,不会有经济特区,乡镇企业,股票市场等,那样我们的国家就会继续穷下去。众所周知,上世纪90年代,苏联解体,东欧剧变,我们能不能熬过那个多事之秋都是大大的问号?如今,我们的GDP总量世界第二,国富民强,兵强马壮,在国际上的话语权越来越大,我们不得感谢前面几代人的大胆尝试吗?没有他们的大胆尝试,“摸着石头过河”,“杀出一条血路”,就没有我们

今天的幸福生活!

国家大事如此,个人创业也是如此。

马云如果不敢尝试,就不会有中国第一电商“阿里巴巴”,就不会诞生“支付宝”。支付手段是金融界的大事,也是国家大事。马云说我是冒着坐牢的风险创办支付宝的,这话丝毫不夸张!他大胆尝试了,他成功了!

李书福如果不敢尝试,就不会有吉利汽车。在上世纪90年代的计划经济条件下,李书福竟然想自己造汽车!简直是“冒天下之大不韪”!他曾去北京、上海找过当时的汽车项目负责人,领导一听说他想自己造汽车,扭头就走了,嘴里骂他“神经病!”。但李书福不屈不挠,他曾乞求地说“请给我一次失败的机会吧!”,精诚所至,金石为开,他最终拿到了国家颁发的汽车生产许可证,成就了现在的“吉利汽车帝国”。如今,吉利汽车在国际上纵横捭阖,收购了沃尔沃、莲花,还成了德国戴姆勒汽车公司的大股东,在国内也成为了我国自主汽车品牌的“领头羊”。现在,谁还敢小瞧这个曾被别人骂为神

经病的开拓人啊?

具体到写作事业也是如此。写手要大胆尝试,不要总是囿于一个小园地。诗人不妨也涉足一下散文、小说,小说家也不妨写写剧本、报告文学,跨界一下也许有意外收获!正像一位名人所说“不尝试,你也许永远不知道你有多优秀!”

现在,身边不少有文学功底的友人创作长篇小说或影视剧本的打算,但勇气不够,自信心不足。我的建议是大胆干起来!没有谁是天生的“巨匠”或“大师”,一稿一稿地改就可能成功。前几天,我读著名作家、编剧石钟山写的文章,他说“虽然我写了这么多年的戏,也不敢说一稿成功。一部作品改三四遍很正常,要推翻、删掉很多东西,可以想见劳动量是多么的巨大……”名家高手还是这样,我们为什么对自己期望值那么高?梦想一稿成功呢?

有梦想,就马上干起来,一次不行两次,两次不行三次……只要锲而不舍,不断调整,最后就可能成功!

敢于尝试,成功之始;敢于尝试,前程似锦!





一翎 原名李喜华。勤于写作,有多篇文章发表于杂志及文学期刊,曾被《读者》、《小说选刊》转载,已出版长篇小说三十余部。多部作品签约影视改编,三十五集电视连续剧《依水之恋》入选国家广电总局电视剧司“2016-2020年百部精品电视剧”。四十集电视连续剧《参花红》被列为央视重点追踪项目,国家电视委员会主办专家剧本论证会。

## 花会开

一翎

毋庸置疑,很长的时间里,它都是孤单、痛苦、迷惘和无助的。

当它还是一粒种子的时候,它没有享受温暖的播种,没能躺进肥沃的土壤里安逸地生根发芽。果子落进了山石的夹缝里自然腐烂后,它便裸露在贫瘠的泥土上。

求生是世间万物的本能。外面天寒地冻,缺肥少水,但在春天来临的时候,它还是借着积雪融化的那么一点儿水的滋养,颤巍巍地发出芽儿来。

然后的每一天,它都在垂死挣扎,努力生长。

有蚂蚁从它跟前匆匆路边,看都不看它一眼;有小虫子们在它身边左顾右盼,不屑地撇撇嘴——它是被嫌弃的。蚂蚁嫌它太弱小,无法为它们遮风挡雨。它们把巢挖在离它不远的大松树下。虫子们嫌它干瘪难看,没有品尝的胃口。

这世上很多事就是这样福祸相倚。它因为羸弱和渺小,失去了被重视的荣耀,也一次次死里逃生。

等它长出更多的叶子,细茎,薄叶,仍然很难看。它很自卑。因为这个时候,满山像大花园一样热闹。就算它站在山岩间的夹缝里,它还是能清楚地看到,在明媚的阳光下,那些令人羡慕的风景。野百合的叶子像翡翠一样闪闪发亮,洁白的五瓣花像仙女的裙摆一样迷人;野蔷薇如火如荼地铺枝散叶,粉红的花朵密密匝匝,霸气侧漏、不可一世……还有那么多绚丽的蝴蝶和热情的蜜蜂,一群群飞来,在花丛间起舞、嬉戏,却从来不肯为它停留一分一秒。

似乎除了它,所有的植物都生机勃勃。

它黯然神伤。旁观着别人的精彩,它甚至连羡慕的资格都快没有了,因为它随时会夭折。

随着茎叶的生长,它需要汲取更多的营养和水分。可它脚下的泥土实在少得可怜,下面是坚硬的岩石,硌得它的根须生疼;春旱又那么残忍,快把它晒化了。它绝望地看着赖以生存的薄土和炎炎烈日,竭尽全力与死亡对抗。

每天,它为能迎着朝阳醒来而庆幸万分,又伴着落日对明天的命运忧心忡忡。这样的煎熬如影随形,折磨着它,无止无休。它小心翼翼地计算着叶子的大小,咬牙忍痛扎根岩石,每一天都是一场生死之战。它要活下去,只能变成骁勇的战士,带着对生命的敬畏和对死亡的恐惧,努力绝处求生……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冷暖自知。

好歹,它终究活了下来。

可它没有想到,这值得庆幸的事却惹来了嘲笑——这十多年来,它没开出过一朵花。

迎春花开得最早,嫩黄的花簇挂满垂枝,像瀑布一样壮观;杜鹃春一次,秋一次,开起来风华绝代;月季除了冬天不开花,其他三季花开不断;菊花和梅花凌霜傲雪,别有风情,令人艳羡。

“它是不是一辈子都开不出花来?”

花儿们或不屑,或怜悯的议论让它难过至极,可它唯一能做的,就是心怀感激。它感激经历了那么多年的考验,它还能活着,还能看到四时变幻的风景。它告诉自己,除生死,无大事,开花的理想其实并没有那么要紧。它压下心头的不安和焦灼,平静而沉稳地生长,孤独而艰难地求生,不再羡慕别人,也不再自怨自艾。

寒来暑往。它一直心上用力,默默生长。它以看似静止的姿态伫立在那里,却在不知不觉中枝繁叶茂。某天,有一群鸟儿光顾它的树冠,筑了巢,并生儿育女。此后每天,它都在清脆的鸟鸣中迎来晨曦,

在小鸟的呢喃中仰望星辰。生活似乎变得美好起来,它倍感欣慰。

为了感谢这些可爱的鸟儿,它变得更勇敢。它用柔韧的根系与坚硬的岩石缠斗,去寻找更多的土壤;它用单薄的叶片抵挡风雨,努力汲取天地精华……冷嘲热讽从不曾击溃它的斗志,凄风冷雨从不曾摧残它的梦想。即使开不出花又怎样?努力的过程也足以值得自豪。不和别人比,战胜懒惰做最好的自己,仰不愧于天,俯不愧于地,止无愧于心,这样就好。

你知道的,努力的心很少被辜负。

在又一个十年后的某天夜里,它听到了花开的声音。那是满树的成千上万的花蕾发出的欢呼声。在静寂的夜里,那此起彼伏怒放的声音是轻盈的而又轰然的,震颤着它的心,带来生命的狂喜,海浪一样溢满它的胸膛,而后慰藉了之前所有的凄苦和艰辛,芬芳了整个世界……

朝阳升起的时候,伙伴们睁开惺忪的睡眼,看到它满树繁花,惊诧不已。它们怎么也不明白,沉默了那么久的一棵树,竟然会有这样轰轰烈烈的花季。

它迎着风,迎着阳光,仍然静默如初,不骄不馁,从容淡定。有欢喜的泪水悄然流进心田,原来,暂时的困境并不可怕,努力会成就梦想。只要坚持不懈,或早或晚,花总会开。而对于这个世界,花开花谢本来就是平常事,没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

天道酬勤,此心不负,岁月不欺。





于福水 女,文登作家协会副主席。期刊写手、签约作者,知音杂志社税后稿费千字千元的金牌作者。从九十年代末开始,用笔名雨荷、水盈、福水、安珂、海英、微笑的鱼、似水流年等在全国各大期刊发表作品。主写亲情、亲子、情感、社会纪实。纸媒昌盛时期,作品遍及各大期刊,被期刊界誉为常青树。一直奉行珍惜自己劳动成果的理念,不拿钱买版面,不委屈自己的文字。纸媒低迷后,每年仍保持发表作品10万字以上,在省级以上刊物,年发稿量十篇以上的成绩。

## 海边的梦乡

于福水

喜欢海,一直觉得生活在海边的人们是幸福的。但每次来到海边,心中总有一种莫名的感伤。充满灵性的大海,让我感受到她的亲切,她的情怀。一次次地来看海,领略着涨潮时的凶猛,欣赏着退潮时的宁静……

天高云淡、碧波荡漾的时候,赤脚走在沙滩上。海在我的脚下,海浪轻吻着我的脚丫,那种沉静的愉悦,让人想起朦胧的月光和清幽的白玉兰。傍晚的海,像一位饱经沧桑的老人,静静地沉默在暮色里,与天默默相对。看着远方苍茫的天,亲近着身边浩瀚的海,感受着静谧之夜的温馨。想起了我的爷爷,想起那一幅空格在心头的镜头,每当这一幕在脑海中浮现,那源于生命深处的亲情,就会撕扯心扉,百感交集的泪水即刻溢满眼眶。

记忆中的爷爷是一位体弱多病的和善老人,不到六十岁的年龄,却苍老的如同现在八九十岁的老人。记事起,爷爷就不能出工了,一到冬天就整夜的

咳嗽。老人非常疼爱我,姑姑们回家拿点稀罕的糖果,他总是避开别的孩子,偷偷塞给我。爷爷是出名的老好人,性格很柔,对人永远是一副谦恭的笑容,几乎没有看见他发过火。但有一次,为了心爱的孙女,他却面红耳赤,差点和村干部动手,让周围人都大吃一惊。

那次好像是公社里举行什么庆典,各村都要有一些文艺节目。当时的我五六岁了,平日里喜欢跟大人学唱一些革命歌曲,在村里淘惯了也不知天高地厚,大人一撮蹿,往人堆里一站,就开始响亮地扮唱李铁梅。那次汇演村里把我推荐上去了。汇演前,不能上山干活的爷爷,每天领着我到大队部,跟着铁匣子背歌词。开演的那天,我穿上村里为我订做的铁梅的小红夹袄,用红头绳扎了一根长长的麻花辫,过年时我都没有穿那么神气,周围人在爷爷身边夸他孙女俊俏,爷爷笑得合不拢嘴。那时的汇演好像能为家里挣工分,清贫的爷爷是发自肺腑地高

兴。

开演的那天晚上,公社里为我们这些土包子演员,准备了丰盛的晚餐。那是我第一次到饭店,第一次吃到闻所未闻的海鲜。陪同我的爷爷为我剥虾扒蛤剔鱼刺,自己却很少动筷。一生卑微的爷爷,觉得自己是陪同孩子的,不好意思多吃。公社里的一位女干部动了恻隐之心,不停地往爷爷碗里夹菜,让他也多吃点,爷爷感动地点头哈腰。

多年以后,想起这个场面我还抑制不住的心酸。

就在那天晚上,我才第一次知道大海。爷爷告诉我,这些好吃的海鲜,都是生长在大海里,大海是个取之不尽的宝藏,海边人都很富足,每天都可以吃到海鲜。我天真地问爷爷,那我们怎么不到海边去住。爷爷哈哈大笑,说等你长大有出息了,到海边安个家。村干部也开玩笑说:“长大了到海边找个婆家吧,海边人都用小鱼小虾填猪圈攒粪。”周围人都善意地对爷爷说,就等着跟着孙女享福吧。可那次,没出息的我,却让爷爷差点和村干部动手。

平日在自己的小村庄里,不知天高地厚。可第一次离开家,站在马灯照得贼亮的台子上,望着台下黑压压的人群,扭头又不见了自己的亲人,我忽然怯场了,害怕地大哭起来。工作人员忙把我抱到一边,让下一个节目先上。负责演出的村干部气急败坏,可无论他怎样威逼利诱,软硬兼施,我死活也不敢上场了,直哭着找爷爷。爷爷心急火燎地跑到后台时,我已哭得直打逗逗。村干部把一腔怒火都撒在爷爷身上,爷爷抱着我,谦卑地直赔不是。村干部还不解气,指着我厉声说:“再不上台就把花衣服脱下来,还要扣你家的工分。”被他一吓我哭得更凶了,爷爷生气了,他也大着嗓门说:“一个孩子,你至于和她发这么大火么,我都不舍得。”村干部又嘟囔了一句,还吃海鲜,虾毛吃了也可惜了。爷爷立即火了,额上的青筋都蹦了起来,他咆哮着说:“俺不要你的工分,赔你的衣服,你给我的孩子吓坏了可不行,你赔得起吗?”村干部当即语塞。事后,村里人都不相信,一辈子老实,像面团一样柔的人,怎么会发

那么大的火。

也就是从那时候起,我心中有了一个愿望,长大后一定要在海边安家,把家人都搬过去,让他们经常吃海鲜。

体弱多病的爷爷却没有等到那一天。我十二岁那年冬天的一个清晨,久病的爷爷,毫无征兆地离开了我们。头天上午,肚子已经浮肿的爷爷还和几个孙子孙女比赛剥花生,下午村里分了几根鱼,奶奶把鱼剖好腌了起来,留过年时吃,鱼杂碎没舍得扔,用小碗蒸给爷爷吃了。送走爷爷后,奶奶一遍遍哭诉:“如果知道他走那么早,说什么也把鱼做给他吃。他那么爱吃鱼的人……”儿女们听了都心如刀绞,年少的我更是泪飞顿作倾盆雨,我的好爷爷,那么疼我爱我的好爷爷,你还没有享受到孙女的孝心,你还没有住到我海边的房子啊……

斗转星移,沧海桑田,时光是改变命运的高手。一切都在变,过去的一切都已凝固成历史。许多事情在脑海中已烟消云散,但有关爷爷的回忆却不曾模糊,在海边买房子也一直是我的心愿。2008年夏天,随地方作协到南海采风,恰逢南海开发商正在售楼,开发初期有许多优惠政策,其中一项就是一次性付款,数年后全部反清房款。喜出望外,回去和家人说,都劝我谨慎,说天上不会掉馅饼,可我决心已定,我是在圆小时候那个梦想。在我的坚持下,终于买下了随时都可以欣赏海景的楼房。

潮来的时候,听见海浪拍打的声音,看见天空似下着蒙蒙的细雨,带着沁人心脾的海腥味,一直冲进我们的阳台,润湿着房中的一切。

早晚靠在露天的栏杆上,欣赏着海景,似乎与海融在了一起,心中有种大海全属于自己的感觉。

一个又一个周末,我来到海边,哀思涌动。为爷爷卑微而坎坷的一生、为他的舐犊情深、为他的悄然离去,一次次地流下眼泪。所幸的是,宽广无垠、无遮无拦的大海,以她包罗万象的胸怀,能让人的痛苦得到缓冲和解脱,能让人的心胸和视野也变得广阔无垠……



谭金芸 文登作协会员,威海诗歌协会会员,威海市人大代表,山东散文协会会员。贪恋人间真情,弘扬身边正能量,喜欢行走在文字里的感觉,在各级刊物上发表散文、诗歌、评论 100 余篇,作品偶有获奖。

## 春天在哪里

谭金芸

三月。

沿河漫步,随自由舒展的空气缓缓徜徉。

微风,微澜,微言。

波光潋滟,宛如西施清澈、明亮而迷人的眼眸。

往远处望去,水天衔接,仿佛悬挂着一张硕大的“水天一色”的名片,单纯、清爽、洁净、深沉,让人急欲化为一缕淡蓝,去留住那朵最素净的白云的脚步,让她不再彷徨。

该不会是抱龙河里栖息的龙醒了吧——太阳把目光一横过来,满河都是烁烁的金鳞在争先恐后地涌动。倘若你盯着那一道道不知疲倦的水纹多看一会儿,你一定会觉得那是万千根琴弦被无形的仙指拨弄得思绪跌宕。再看一会,眼睛就花了,恍若自己游走于水中,挥一根水草,率一群鱼儿同游……

阳光,愈发地暖了。它非常慷慨,滑落到睫毛上,面颊上,嘴唇上,也氤氲到心坎上,让整个人都暖起来了。

杨树上挂满了一串串慵懒的胡子。落到地上的,一条一条乖乖地趴着,像软软的毛毛虫在潜伏着。

今年,我很幸运,与柳同住。每天的耳鬓厮磨,让我疯狂地爱上了她。我有一个新的发现——即使在冬天水面结冰泛着凛凛寒光时,她的黯淡的瘦弱的凌乱的枝条,在凄厉的朔风中仍隐隐透着些许难得的绿意,她的灵魂深处,隐居着一个活色生香的春天哩。

多少年,没有听到柳笛的长吟了?……小时候,村里村外,男孩女孩,嘴里都含着一根粗细不一的葱绿色柳笛,在互相比赛谁吹的曲子最响,竟一直把春天吹到了石头山,东南堰,西北夯,铁帘子,杨树泊,竹篱边,矮墙上,小院里,炕头上。

现在,一群群戏水的小野鸭已把春江水暖的信息“广而告之”了。柳呢,也好像一夜之间镀了金。那是一种接近于鹅黄的色彩,其中又渗出新鲜的草

绿,似乎在召唤迎春花快快绽放。很想拽下一枝柳条,仔细端详一下,她究竟孕育了多少芽苞,柳絮儿是不是快要冲出芽苞了,然后再选出最适合做柳笛的一段,折一根柳笛来吹一吹……可是,翘了翘脚跟,抚了抚柳梢,看着生命的圣光喷薄欲出,实在是不忍心毁掉其中任何的一枝。还是顺其自然吧——过几天静静欣赏漫天柳絮编织的白色梦境,也是不错的选择呢。

听得见鸟雀啾啾,想象着他们一家人其乐融融的样子,却寻不得他们的踪影。这些小家伙,精着呢,连隐身术都学会了。从欢快的语调里,我猜测他们或许是在聊着什么笑话,或许是在谈论昨晚一个有趣的梦,或许是在与知己探讨“说文解字”的轶事,兴致蛮高。

蓦然回头,但见河对岸一片明艳。那排正沐浴在阳光下的金柳身姿分外婀娜,写不尽的柔美妩媚,道不尽的风姿绰约。那抹璀璨的金黄,瞬间醉了眸子,也醉了心海。

柳啊柳,你分明就是春天的使者呀!

那是什么?——哦,是一丛鲜亮的绿色。向阳的背风的沟沿上,满是绿色的野草。她们是什么时候冒出来的?怎么也不提前告诉我一声?是不是想给我一个惊喜?……她们已不是略带寒意的暗青

色,而是神色张扬的翠绿色了。在料峭的春风里,她们诠释着什么叫“春风得意”。春草都这么绿了,春花应该很快就覆盖着漫山遍野吧……我浮想联翩,不禁吟出几句小诗:“你蓬勃在小径旁,只为等我今天偶然路过……”野草似乎听懂了,心领神会地静默着。

绿色,真是一种千变万化的颜色,尤其是在春天里。再过几天,从山下往山上,就会看到大自然在春天的调色板上调出了千万种不同的绿色:黄绿、草绿、鲜绿、油绿、湖绿、嫩绿、葱绿、碧绿、红绿、墨绿、翠绿、灰绿、青绿、苍绿、暖绿……真是万山“绿”遍,层林尽染。整个世界,全都融进浓淡相宜的绿意之中……

前面有一小块菜园。过冬的老白、冬菜、菠菜、茼蒿、葱、蒜、韭、一朵一朵的,摇曳着,汹涌着青春的绿光。老白炖猪肉粉条,蒜泥拌菠菜,小葱炒鸡蛋,韭菜虾仁饺子……刹那间,我把满园春色全部转化为满口春味。

享受春味,也是我们对春天的感恩。不是吗?看来,春天并不遥远。她,已经悄悄地来了。春天在哪里,我庆幸,我知道。





周霞 文登区作协理事。著有散文集《退一步,云淡风轻》《倾城花开》《月出皎兮》等,作品散见《星星》诗刊《散文诗》《博爱》《山东教育》以及威海当地报刊杂志等。

## 言念土豆,温润如你

周霞

女人嘛,减肥总是不变的话题,当我成功减肥逐渐恢复正常饮食之后,在蔬菜和面食之间进行着小心翼翼的平衡,自然,土豆成了我最钟爱的食材。煎、炒、烹、炸,千变万化,土豆都能呈现出让人垂涎欲滴的美态,而且,土豆最出菜,还可以和多种蔬菜和肉类混搭,土豆总是人们餐桌上出镜率最高的蔬菜。土豆,因为大家的喜爱而无处不在。

四百多年前,圆滚滚的土豆带着大洋彼岸泥土的芬芳,从遥远的南美洲出发,陆陆续续分散到世界的四面八方,带着朴实无华的恒久魅力,赢得世界各地人们的普遍喜爱,上至耄耋老人,下至黄口小儿,无论哪个年龄段,土豆都有无数的忠实粉丝。人们钟爱土豆的美味,我猜,土豆也是完全知懂的,不然,她的环境适应能力为什么那么强呢?我想不出别的理由,只能想到被爱指引着的有情人,热恋中的人,为了爱,可以义无反顾,只要你真心爱我,我就排除万难,坚定地和你在一起。不得不说,土

豆,这种兼具粮食、蔬菜双重身份的农作物,浑身带着爱意的暖光。

土豆,圆滚滚的,盈盈可握,拿在手中,让人无端地生出无限欢喜,无论热炒还是凉拌,都叫人难以放下筷子。土豆,貌不惊人,色不诱人,肉质绵软,色泽淡黄,据说,黄色食物入脾经,运化五谷,本来啊,土豆的淡黄,是阳光的颜色,是土地的颜色,是尘世的一份安暖和踏实。

《诗经》有言:“言念君子,温其如玉”,而我想说,言念土豆,温润如你。

土豆的淡黄,不晦暗,也不热烈,就像我们遇见的那个温暖的人,他的微笑像阳光,她的话语如清泉,谁都喜欢和他在一起。世间生物,有锋芒毕露出类拔萃的佼佼者,也有心灰意冷颓废慵懒的失意人,然而,有太多太多像土豆一样的平凡人,不那么耀眼,却活得温暖自在,那种恒久的宁静,散发着感化人的无穷力量。

土豆的淡黄，也正如我们渴望的尘世之爱，不必火爆热烈，但求一份无处不在的关怀，一份不张扬却默默流动的情意。餐桌上的土豆菜，她总是静静地摆在那里，不在乎你的眼睛流连那些鲜艳的蔬菜，不在意你饕餮那些肉香，只默默等你，像望归的亲人。是呀，无论怎么贪玩的人，当吃够了大鱼大肉，厌倦了花花世界，蓦然回首，心底最温暖最想念的还是家里那盏永远的灯火。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人如此，土豆亦如此。由于各地土壤、水分、气候等多方面的差异，天南地北的土豆也会有些许不同：东北的黑土地，土质肥沃，那里气候寒冷，在这样的环境里生长的土豆，个大，皮黑，带着那个地域的粗犷和朴实；据说，山西的土豆，个大，淀粉含量高，瓤色发白，这些特点，一定也和当地纬度较低、气候寒凉等因素有关。而生长在暖温带的山东土豆，就如小家碧玉一般，黄皮、黄肉、肉质细腻而脆嫩，如今，我国将土豆产业发展“主粮化”，当不同材质的筷子夹起美味的土豆佳肴，那份柔软，那份甜意，会让人遥想滕州的天地日月。是怎样的光照，让土豆形成了如此温暖的色泽？是怎样肥沃的土壤养育了土豆的圆润？又是怎样充满爱意的眼神，看着地上的植株出苗开花，期待着泥土中的土豆慢慢长大……

如土豆一样，过一种温润的人生，真的是一种幸运。

小小的土豆，在肥沃的泥土里默默生长，储存

水分，吸收养料，不羡慕阳光下的姹紫嫣红蜂飞蝶舞，只是怀抱着一身暖意，自足而丰盛地活着，温暖而浪漫地梦想着，远离喧嚣，不张扬，不激昂，只等最爱他的人来细心挖掘，那时，幸福的土豆，在爱怜的眼神里，才显露自己最纯真最温柔的样子。土豆，拒绝了人前的光鲜和热闹，却等来了最珍贵的情意。

爱你，就默默陪你久一点，切成块，切成片，切成丝，捣成泥，变幻千百样，只想活成你最爱的模样，寒来暑往，土豆不说话，却始终在你左右。

在觥筹交错之间，我总是那个一旁沉思或者微笑的人，不会高谈阔论，只喜欢默默冥想，认真回味。虽然也曾无限风光春风得意，也曾峰回路转柳暗花明，但也遭遇过苦苦追寻却始终一事无成的窘境。人生，总有一些无比晦暗的日子，想到要逃避，决定要放弃。

生活依然要继续。只要餐桌上还有土豆，生命里似乎就还有一丝亮光。无望到极点，在沉沉黑夜里，总会蓦然想起一些过往，或许是温暖过记忆的片段，或许是曾经温暖过自己的人或事，一想到曾经的美好，觉得生活，终归还没到生无可恋的地步，我依旧可以心怀温暖，偶尔做白日梦，慢慢等待。

不管来路如何艰难，去路如何坎坷，我都希望自己低调而充满希望地活着，散发着土豆一样淡黄的柔光，有人与我立黄昏，有人问我粥可温，如此，就好！





高红伟 女,威海诗词楹联及文登作协会员。已完成长篇小说《新娘祭》、《喋血向阳山》。作品见《今古传奇·速读》《春秋》《长安文学》《参花》《历山诗刊》。发白《知音》平台的纪实故事,其点击率为当时历史之最。发白《新锐散文》平台上的散文,曾获月人气第二。2017年,东方之约诗歌大奖赛“十佳奖”、威海老年人首届诗词楹联大赛同时获二、三等奖。2018年9月,获文登区书画诗联大奖赛诗词金奖。2019年1月获“山水源杯”酒文化征文二等奖。

## 我的朋友观

高红伟

歌手臧天朔一首浑厚磅礴而又沧桑的《朋友》,之所以经久不衰。我想歌词“朋友,如果你正享受幸福请你忘记我。如果你正承受不幸,请你告诉我。”才让人感动。

人一生离不开“亲朋好友”,其中朋与友占尽我们身边的绝大部分空间。自古人们对待朋友,尤其是《朋友》歌中的那种“古道热肠”,温情中能“两肋插刀”的朋友,总是神往。

不知何时起,除却以往邻里、同学、同事和战友之外,我们身边的这友那友渐渐多了起来。特别是有了微信、QQ以后,每个人的手机里都装着成百上千的好友。

“朋友多了路好走”的话,不知喊了多少年了。正因此,我们总以为朋友多多益善。可这话细细品来,却有些功利。因它的潜台词是,当我有需时,朋友能出手帮一把。

事实上,“富贵深山有访客,贫穷闹市无人问”

的世井气,早把“好走的路”堵了。而善于游刃于天下的能人们,亦是乐此不疲。甚至“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的全裸名言,更是刷新了交友之道的现实版诠释。

一些多年无来往的朋友,忽然热情地与你打起了交道。在她一次次盛情光顾后,将保单从你这里拿走。或在他软泡硬磨下,你掏钱投了他所谓的发财项目后,等你再有问题找他们时,却不见了踪迹。这不是朋友,而是灾星。

在我的世界里,没有很多朋友。因我不是个一切来之不拒的善交际之人。其中,不愿趋炎附势,让我失去一些“朋友”;讨厌自私虚伪,又失去些“朋友”;厌恶夸夸奇谈和毫无诚信,再失去一些“朋友”。还有,我直来直去的“傻实”性格,直接药晕一些心脏小巧的“朋友”。

不过,回想我过往的每个时期经历中,总还幸运地有那么一两个就吃我这性格的三观苟同者。我

们谈得来,实心相待,彼此知道好、恶与急、需,且多年后还在彼此惦记。

有人说,是否真正的朋友,有试金石。一是紧急时,可不可以借到钱?二是当你三更半夜有急事,好不好意思将电话打给他(她),或是你能不能三更半夜甘心爬起来去为他(她)办事?

我交的朋友,我自然知道他(她)们的为人,如有需求,但凡能办到的,我定会想尽办法去做。否则会不安。

十四、五年前,一位朋友的对象因办厂子需要钱找到了我。可事不凑巧,他来的时候,我刚刚换了一辆新车停在门口。并且,小区要拆迁的消息也搅得人心不定。所以,我确实真没有多余的钱拿出来支持他办厂。

而这件事却让我内疚了很久。早知他用钱,就不着急换车了,这是我跟老公的心里话。那时,因工作原因我们已经相隔很远了,有时真想见她,却总觉得没脸找她。直到后来她找到我,当我再提此事时,谁知她根本没在意,以风轻云淡的笑谈,冰释了我久久耿耿于怀的愧疚。

我另一对夫妻朋友,十多年前的某深夜,医院急诊科用其丈夫的手机打来了电话,说看我们的号码排在最前面,并告知手机主人因车祸已进了太平间。

我与老公刚赶到,他妻子与儿子也到了。面对突如其来的灾祸,做妻子的几乎瘫倒。我们在医院

办完相关手续后,我直接将她带回家来,随后的时间我就陪着她。我知道,虽不能为她减轻任何悲伤,此时陪伴就是最好安慰。就这样,以后的三年多,只要电话里听到她的声音不对,不管多晚,我都会立刻驱车赶去。知她性格比较懦弱,总想保护她。一旦听说有人欺负她,我便立刻有撸袖子的冲动。

后来经人介绍,她认识了现在的老公。我当时看出此人前妻的一些问题,就单刀直入地将我的顾虑说出来。这人一再表示不可能发生我担心的事。看朋友比较心仪的样子,我只说一句:“这里是有娘家人的!”就不再说什么了。

他们结婚的头几年,我一直竖着耳朵听,就怕朋友被欺负。后来,我先前担心的事到底还是发生了。庆幸的是,朋友这老公还是一言而有信的男人。现在他们生活得很好了,我就不再多想她了。而她每天早上的微信问候,我倒是觉得有点啰嗦。我知道,她心里装着我。

有位年轻的哲学教授说,朋友并不是因为有用而交,不要让他承担功利之用,他(她)也不该是我们的什么救世主。真正的朋友,是志同道合的,是一切上的默契。彼此并不一定时常想起,却又无处不在。

是的,既是朋友,当彼此出现危机的时候,不需说什么,也不需什么昂贵的物质。就这样,慢慢陪在身边就可以。我的朋友,今生你既认定我,我将不负你!





刘明英 笔名英子,1973年生,中国诗歌学会会员,威海市作家协会会员,威海诗歌协会理事,环翠区作家协会理事,文登区作协会员。2006年开始接触网络,进行诗歌写作。作品散见《诗选刊》《延河》《山东文学》《当代小说》《威海日报》《威海晚报》等报刊,2014年出版个人诗集《我的城》(中国文联出版社)。

## 父亲节

刘明英

父亲节的晚上给父亲打电话,父亲已经早早躺进被窝里,他和母亲晚上习惯趴在被窝里看电视,看完电视然后遥控关上翻身就睡。父亲年近七十,但经年累月劳作养成的习惯一刻也不得闲。因为老家开发,地里的活儿不多,所以他白天就骑着他的电动车去园林打短工,说是短工他干得时间也有几年了,风雨无阻一天假也不舍得请,有时候过节回家见不着他,想让他请一天假留在家里,他也不肯。这习惯不知道是不是生产队时期干队长养成的大公无私。和父亲在电话里拉拉呱,说说自己最近的事,父亲安静地听着,偶尔插一句劝解安慰我的话,此刻的父亲给我的感觉是温和的。

小时候我特别怕我父亲,我印象里的父亲一直是严厉的,小时候的我又顽皮一些,所以也没少挨父亲的揍。如果我在炕上跳来跳去,母亲管不住的时候,只要说一句,你爹回来了,我立刻躺在小枕头上用被子盖住脑袋装睡,以此逃避惩罚。我记得我

长这么大父亲唯一抱过我一次就是我生病住院,父亲为了安慰我还给我买了一个塑料小偶人,那是父亲给我的第一个玩具,也是唯一的一个,后来我长大又给了我妹妹,我妹妹长大,玩具就被我妈送人了,现在想想还有些不舍。我现在喜欢保留旧物件和各种玩具,可能跟小时候的缺失有一定的关联。

父亲是认真仔细的人,也是一个倔强倨傲的人。父亲的东西总是习惯放得规规矩矩。他的记账本、单据,和自己用的工具都有各自的小抽屉。从我懂事起就记得父亲有个神秘的小铁盒,锁在大衣柜的抽屉里,铁盒里是许多亮闪闪的钢镚,那是母亲走街串巷卖尖虫(尖螺)攒的,但是对我来说那就像是童话里的百宝箱。我那个时候迷上小人书,买小人书对穷人家的孩子来说是极其奢侈的,父亲和母亲辛苦一年挣的钱还不够养家的,要钱肯定不会给。有一次,我偷偷从抽屉缝隙里伸进小手打开父亲的铁盒子,摸两个五分的钢镚,然后跑去两里路

远的商店里买小人书。买回来也不敢拿回家就躲在草垛缝里看完,然后顺手塞在草垛缝里。有时候放在书包里带回家,如果被母亲发现,母亲问起来,就撒谎说是小伙伴的,母亲不疑有二。我也就这样心怀惶恐,小心翼翼地守着自己的秘密度过一天又一天,终于到东窗事发,被心细的父亲发现,于是免不了挨了一顿揍,从此再也不敢了,小人书也被我妈引火用了。

父亲骨子里也是傲气的人,极少求人,但是为我毕业找工作的事也没少求过人,只是奈何我天生不习惯约束,所以总是违背了他的心愿。

父亲是极其孝顺的人,爷爷奶奶一共养了四个孩子,大伯不在身边,大姑跟大姑父闯关东去了东北,小姑家离我们家也有三十来里路,所以身边也就我爹在。我爷爷属于二等乙级残废军人,脑血栓瘫在炕上好几年,都是我爹我娘伺候着,我奶是极其挑剔的人,虽然时常也有矛盾发生,但是我爹我娘从来也没有提过分家的事,他们就这样东炕、西炕一个屋檐下住着。后来爷爷去世,奶奶不小心摔了一跤也躺在炕上了,赶上父亲出海不在家,于是就全托母亲照料,母亲也受了不少委屈。父亲不是

那种会说甜言蜜语的人,心疼我母亲的时候就是拼命干活,把母亲能干的活儿都干了——烧火、挑水、做饭等等,特别是母亲动完手术的那几年,对母亲照顾得无微不至。父亲做得一手好饭——蒸馒头、包饺子、擀面条都会,所以母亲出门就很少担心父亲会饿着。现在父亲年纪大了,又在园林干活,所以母亲也不太愿意出去了,尽量留在家里伺候父亲。有一次母亲闲聊说到父亲,说给座金山银山都不换,如果真有下辈子她还愿意和父亲在一起。

我和妹妹长大工作以后,每每往家里打电话,父母都叮嘱着好好工作,家里的事不用惦记。前段时间装修,父亲干活,母亲一个人忙里忙外,也没有给我打电话让我回去照应。往年割麦子,只要有空我都会回去帮忙收割,这两年有联合收割机,父亲也极少让我回去。今年怕是又回不去,所以给父亲电话,父亲没有丝毫的怨言,叮嘱我要照顾好自己,别太累。晚年的父亲越来越亲切、温和,终于成为我小时候渴望的样子。

和父亲聊了很长时间,我也没有说父亲节节日快乐,我觉得这样的日子和父亲说说话就很好。





于向华 女,威海市文登区人民法院监察科副科长,区作家协会会员。无形当中,走在文学与法律的边缘。在律师人面前,小有文采;在文人面前,又粗通法律——在第6期中国法学青年论坛征文活动中,撰写的论文获三等奖,并被编入2012年《中国法学》社会管理法治保障专刊,被评为第十六次威海市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在全国法院第26届、28届学术讨论会中,获国家级三等奖;在第29届学术讨论会中,获国家级二等奖。随笔《说廉》、《人生如驿》、《我将成功这样定义》等,分别刊登在《威海法苑》第12期、14期-21期及《山东法制报》、《人民法院网》等报刊媒体。

## 蒲公英花语

于向华

又是人间四月天。燕在梁间呢喃,梨园小路的两旁开满了蒲公英,或星星点点,或三五成群。

很喜欢这生生不息的小花,春暖花开的日子,它们总会如约而至。满心的喜欢,不仅仅是因为它们性平味甘微苦全草可入药,更喜欢它们甘于寂寞却又达观向上。无论田埂阡陌,它们妆点着鲁东的春意,从容率性地撒落对这片热土的挚爱。这,象极了我将要采访的扎根基层法庭的涛。

在“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年代,我和涛成为同窗。校园里散发着青春的气息、励志的情怀。因有着共同的“青天情结”,在填报高考志愿时我们不约而同地选择了法律专业。不同的是,涛展翅高飞到中国政法大学深造,我则在地方一所高校里仰视他。毕业后,我们先后来到家乡的同一基层法院。每次见面,他都会戏称在文字材料堆里摸爬滚打的我为“于作家”。

涛是重情之人,当初为了年迈的双亲,毅然婉

拒了来自北京二中院等高门槛的橄榄枝。1999年、2011年,两位老人先后离世。彼时,案多人少的矛盾,也几乎成为基层院难以突破的瓶颈。作为副庭长,涛白天开庭,晚上拟判决。作为庭室骨干,涛也曾顶着炎炎烈日调查、取证,也曾冒着刺骨寒风送达、执行。

有时,看他脚底生风的样子,我会忍不住问他是否后悔当初的选择?他便咧嘴笑:“我觉得挺好的。”

涛连续五年结案数量位居全院第一,调撤率为73.19%,所审结的案件无一缠诉上访事件发生,无一起发回重审。他,就是2013年度被评为第三届全省法院十佳办案标兵的文登市人民法院高村法庭庭长于涛。

“懋乃攸绩,睦乃四邻”。涛是农民的儿子,对农村的一草一木都有着深厚的感情。双亲的故去,更让他觉得美满家庭、和谐亲情的不可或缺。因而,不

管遇到什么案件,只要有一线调解的可能,他都会想尽百计千方来化解矛盾、打通心结。

有道是“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喜欢应对各种挑战的涛不信这个邪。他的调解工作做得实在是太好了,再难的案子,再刁的当事人,他都有办法让他们心服口服。他有着自己的一套调解工作经验——“四心经”,即“热心”、“耐心”、“细心”和“诚心”,这是他多年从事基层工作积累出来的经验。正是涛的真情实意和平易近人,就连当事人自己也常说完全是被于法官的真情所感动才同意调解的。文登市某村村民王某家有兄弟五人,因宿怨分成两派,多次发生斗殴。老母去世,丧事协调不成,停尸不出,在当地影响非常恶劣。2011年仲秋,哥哥王某怀疑弟弟王某某背后讲自己坏话,当众殴打王某某,致其鼻孔流血、休克晕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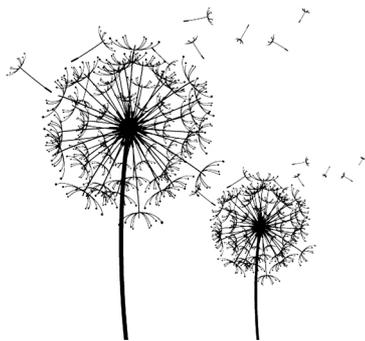
村委组织调解,王某反要弟弟认错。镇司法所出面斡旋,王某又拒不参加。村民编出顺口溜——“两王如两国,个个是狠角,官司虽不大,包公断不得”。官司打到法院,王某某扬言在法庭讨不到“说法”,就与哥哥王某鱼死网破。眼看冲突一触即发,民事纠纷稍不留神就要演变成刑事案件。

受理此案后,涛没有简单一判了之,而是耐心倾听双方诉求,在当事人絮絮叨叨中了解案情、寻找案件突破口,七天内五次深入王氏兄弟家中劝说调解,三次召开家庭座谈会,讲法、讲理、讲情。

调解结案那天,哥哥王某特地备了一桌酒席,一再邀请涛和他们兄弟几人一起把酒相庆……

当然,严肃的法律之外,也不无有趣的话题。一天,涛正走在大街上,一对夫妻手拉手迎面走来,并主动向他打招呼。定睛一看,原来他们曾是涛审结的一起离婚案件的双方当事人。当初在法庭上,面对水火不相融的两人,细心的涛发现他们并非感情确已完全破裂。经反复做工作,讲为人之义,讲夫妻之情,讲离婚对子女可能造成的伤害,剑拔弩张的原、被告幡然醒悟,遂息鼓收兵。自此以后,二人不离不弃、互谅互让,照顾老人,抚育小儿,所在家庭成了远近闻名的五好家庭……

人生一世,草木一秋。蒲公英随遇而安随缘施展,风雨压不垮,苦难中开花,并最终用爱凝聚成飞翔的羽翼。这同样也该是基层法官最深沉的表达吧……





陈晓荣 职业教师,业余爱好读书,写作。

## 登山的乐趣

陈晓荣

6月15日,全国群众登山健身运动到达文登站,四千多人参加了这次活动,我和几个文友也参加了,从文登学广场出发,穿着统一的汗衫一起登峰山。

虽然山势平缓,但是路线很长,能有10公里。为了保持体力,坚持到底,我们没有跑,而是疾步向前。邢姐身材娇小,看似弱不禁风却不容小觑,跨步前行风风火火。孙老师七十一岁,虽然年龄最大,但是步伐矫健,以前爬过泰山,峰山对他来说小菜一碟。我也不服输,攒足了劲紧随其后。

广袤的山野就是一个净化心灵的过滤器,置身其中,呼吸着新鲜空气,感觉神清气爽。灿烂的阳光透过路旁的繁枝绿叶,洒下斑斑驳驳的光影,映照着我们孩子一样喜悦的笑脸,就像路边怒放的花朵在浓荫的掩映之下忽隐忽现,明媚可人。花朵连成一片,很有气势却不张扬,一阵阵花香似有若无沁人心脾。那些花到底叫什么名字,我一边想着一边

努力与大家保持着统一的步调,每一根神经都处于放松、兴奋的状态。偶尔传来一声鸟鸣,如天籁之音在山林间回旋,又如清澈的山泉在心间汨汨流淌。林徽因说人间最美四月天,然而此时此景完全可以与花团锦簇的四月天相媲美。

一路上,我们说说笑笑,欢乐无比。孙老师说他喜欢和年轻人在一起,守着年轻人感觉自己也变得年轻了。我们也很喜欢他,兴致勃勃地听他分享出版长篇小说的经验:小说不在数量,重在质量,一定要经过多方考证,反复琢磨;一定要让读者觉着是真的,愿意接受;一定要多读书,读得多了,自然会写了。你们年轻,以后的路还很长,有的是希望,不要心浮气躁。又高又帅的丁大哥则说起自己外出采访的一些逸闻趣事。共同的爱好衍生出许多共同的话题,相谈甚欢。

路过志愿者服务点,我们要拿出票盖戳,一共盖四次。最后一次盖完戳,我竟然掉队了。看看前

面,再看看后面,一路路纵队连接成一条长龙,浩浩荡荡。有的队伍有彩旗迎风招展,有的队伍还有音响,他们一边走一边挥舞手臂,很有节奏感。文友呢?我往后跑了一会儿没找到,又回过头赶超前面的人。丁大哥最先发现了我,说:“终于找到你了。”迎着兴奋的目光,我刚要说点什么,却看到他把手伸进我的背包,问:“一开始登山就偷偷把手机放进你的背包,你没发现?”我疑惑地摇摇头又咯咯地笑起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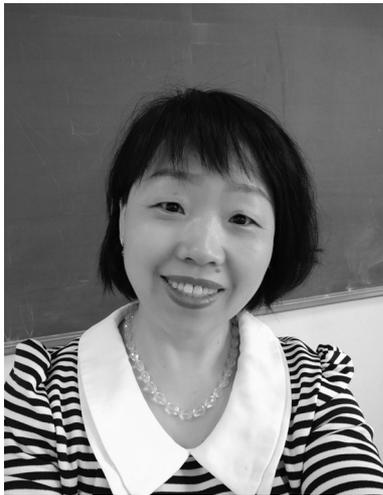
返回文登学广场时,我们用了—个多小时,每个人的脸上、身上沁出细密的汗珠,腿脚也开始出现酸胀的感觉,可是又有谁会在意呢?有几个人回来得特别早,听说他们不停地跑,只用了半小时。我啧啧地赞叹着,为他们,也为我自己。我从来没有走

过这么远的山路,因为是第一次,所以一开始自以为会半途而废,有些胆怯,有些犹豫,没想到竟然能够坚持下来,很有成就感。人生不也是这样吗,只要勇敢地迈出第一步,不停歇,不回头,就会到达理想的彼岸,只是有快有慢有早有晚而已。

临别时,我们恋恋不舍,一一握手,反反复复感叹着:“真开心呀!真开心呀!”最后,孙老师说下午回家能睡个好觉,大家也都是这么想的。

我意犹未尽,打算明天还来峰山,顺着登山运动的路线徜徉,为一朵花停留,为一片叶驻足,顺便翻出手机里的微信小程序拍照识别,把承载美好记忆的花草树木封存到记忆的相册,在冬天到来之时慢慢回味。





**荣海鸿** 山东省青年作家协会会员,威海市作家协会及诗歌协会会员,文登区作家协会会员,曾在《故事会》、《散文中国》、《两岸联合报》、《中国劳动保障报》等各类报刊杂志上发表小说、散文、诗歌、剧本等各类作品四百多篇,有多篇(部)作品获奖。长篇小说《单身女人街》获第四届“威海文学艺术奖”三等奖,第四届“文登学奖”特别荣誉奖。刚刚完成的长篇小说《家教老师和她的孩子们》,以一个家教老师的视角写出了当代教育的现状,具有一定的社会意义。

## 做梦的沙子

荣海鸿

我静静地躺在海边,抬头看着蓝蓝的天空上那薄纱似的白云轻轻地飘过,看着海鸥、海燕在天空上自由自在地飞翔。我好羡慕,羡慕白云的轻盈灵巧,羡慕海鸥、海燕有一双可以搏击风浪、翱翔天空的翅膀。而我却只能躺在这里,看向远处的小山村,看着那条宽阔的马路伸展到远方,那远方的远方肯定有一座我未曾见识过的繁华的都市。偏偏我只能躺在这里,因为我只是一粒普通的沙子!

海浪涌来,我和小伙伴们随着海浪和小鱼、小虾嬉戏游玩;潮水退去,我又静静地躺在岸边,温暖的阳光照得身上暖洋洋的。我跟小伙伴们说,我想像海燕那样在天空上翱翔,我想到远方的大都市,看看那是怎样的一番繁华景象。

“别做梦了!你有翅膀吗?你有脚吗?你不过是一粒不起眼的小小的沙子!”同伴们都嘲笑我,“好好做一粒沙子,不好吗?”

“我是一粒沙子,难道沙子就不可以有梦想

吗?”我一遍又一遍地思考着我的问题。

一对小情侣从不远处经过。哇,这是个好机会!我借助海风,飞到女孩的身上,跟着他们我不可以到城市里去了吗?小情侣一路情话绵绵,听得我都有些面红耳赤了。

“宝贝儿等等,你衣服上粘上沙子了。”

男孩儿的手温柔地抚过,我再次回到地面,眼睁睁地看着他们的身影离我越来越远。

一对夫妻带着他们的一双儿女来海边捡海鲜,兄妹俩大概是第一次来海边,他们兴奋地在海边追逐玩耍。趁小男孩儿来到我身边的时候,我偷偷藏进了他的鞋子里,这样他就可以带我回家咯。

“哇,好疼,什么东西硌我脚了!”

小男孩儿脱下鞋子磕了几下。无奈,我又回到了地面。

一只海鸥落在沙滩上觅食,我趁机藏在他的羽毛里。海鸥起飞了,它扑闪一下翅膀,把我无情地摔

回地面。

我一次次尝试着,却一次又一次的失败;每次的失败,都引来伙伴们更猛烈的嘲笑。

“笑吧,笑吧,总有一天,我会让你们看到我的成功!”

我在心里暗暗为自己加油鼓劲。时间一天一天的过去了,我,却还是那粒小小的沙子!蓝天、白云、城市、乡村……一切都好像近在咫尺,却又那么遥不可及。

海水又一次退潮了,一只巨大的蚌停留在我的身边。

“飞不上天,那我随着海蚌去看看海底世界总可以吧?”

没有多想,看到蚌再次张口呼吸,我随水流进了她的身体。蚌感受到了我的入侵,疯狂的喷水,用力狂甩,想把我甩回岸边。我用尽全身的力气紧紧地吸附在蚌肉上。蚌急了,吐出珠粉,一层一层包裹在我身上,我仿佛被关进了一个密不透风的牢笼,什么也看不到了,耳边只有海浪的轰鸣声……

时间悄悄过去了,不知道过了多久,终于有一天,蚌再次回到了海滩。

一群海鸥飞过来,用尖锐的喙拼命啄击着蚌壳,想品尝鲜美的蚌肉。不知道这里面是否有那只曾把我抖落在地面上的海鸥?

“哥哥快来,看,好大的一只蚌!”一阵脚步声停在我身边。

“好像还活着呢,我们把它砸开吧,看看里面里面的蚌肉能不能吃?”是个男子的声音。

一阵剧烈的撞击,蚌壳破碎了,我的眼前一下

子敞亮了:蓝天、白云、海鸥、大山……还有那对曾经和父母一起来赶海的小兄妹。

“哇,好大的一颗珍珠啊!”

随着女孩儿一声惊呼,她已经把我捧在了掌心,她惊喜地叫喊着:“好漂亮的珍珠啊!”

珍珠!是在说我?

我这才回过神,细细的打量自己:天哪,这是我吗?我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一颗又大又圆,在阳光下闪闪发光的珍珠!这是我,一粒小小的沙子?

是我,这就是我!

海滩上的人全都围了过来,对着我啧啧称奇。

“伙伴们,大家好,是我、是我、是我呀!”我拼命地对着沙滩喊道,但小伙伴们谁也没有认出我。他们羡慕地看着被人们捧在手心里的我,感叹着命运的不公平:为什么自己只能是一粒被人踩在脚底的沙子?

一位富商花高价从兄妹手里把我买了下来,做成了一个漂亮的项链坠子,送给他的太太。太太把我带在胸口,一时一刻也不舍得摘下来:坐飞机去旅游,遍游各地名川大山;参加各种豪华酒会,让我见识了人间繁华;乘坐游轮,在大海里劈风斩浪……可是太太,你还记得当年海边上,你丈夫——当时的男朋友,帮你抚掉的衣服上的那粒沙子吗?

无论在哪里,人们见了我,都会把我捧在手心观赏,都在夸赞我的漂亮、我的珍贵、我的不同凡响!有谁会想到,曾经的我只是一粒被伙伴们嘲笑、被人嫌弃、天天坐着白日梦的毫不起眼的沙子呢,所以啊小伙伴们,记住那句话:梦想,还是要有的,万一有一天他真的实现了呢?



王谖贞 中国诗歌学会会员,山东散文学会会员,威海诗歌协会副主席。从2000年开始写作至今,在各级报刊发表诗歌、散文、散文诗等500余篇首。2014年由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诗集《草色青青》。

## 一河芳华,十里荷香

王谖贞

初秋的暮晚,我沿着抱龙河水边的石坝缓慢行走。

晚风轻柔,荷叶碧绿圆融,荷花静美清雅。每朵荷花都以不同的姿态迎接着我。有的似大家闺秀,立在众叶之上,大大方方,枝枝高卓。有的似小家碧玉,犹抱琵琶半遮面,羞羞答答,藏在荷叶间。而早开的荷花已成青色的莲蓬。

六月出生的我,对荷花情有独钟。荷花,别名莲花、水芙蓉、水芝、芙蕖等等,我喜欢荷花这个名字,音节响亮,妇孺皆知。

自古以来,诸多诗人争先恐后,曼弄纸墨,挥笔写荷。浩瀚诗卷里,荷花,要么千娇照水,清香盈袖;要么枯荷雨声,莲子轻落。而我独对《小池》爱不释手。被誉为“一代诗宗”的杨万里,是一位写荷的高手。“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一绿一红把西湖写得气象万千,把西湖之荷写得绚丽至极。而这首《小池》,不是写荷花,是写荷叶,却耀人眼

眸,美誉千古。

“泉眼无声惜细流,树阴照水爱晴柔。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

这首诗小巧、精致,宛如一幅淡淡的水墨画。画面之中,清泉、细流、树阴、蜻蜓和刚出水面的小小荷叶,一切都是那么柔,那么细,那么富有情意。落笔虽都是小物,却玲珑剔透,意象丰盈,生机盎然。

这首经典之作穿越悠长的岁月,绽放出蓬勃的生命力。这只顽皮的小蜻蜓,是诗中的亮点,或是跃动的音符,让整首诗一下子变得明快起来。初绽的荷叶、小巧的蜻蜓,一副你依我依的样子,亮了世人的双眸,我不由地多了几许钦羨。

“小荷才露尖尖脚,早有蜻蜓立上头”,不只具有美学意义,更赋予了社会学的意义,初露头角的新人,一出场就自带一抹光芒,让人刮目。

沉思中,“阿姨,请您向东边一点。”耳边忽然响起少女清脆的声音。我转头一看,只见一位亭亭玉

立的少女扶着一位七十多岁的老太太走了过来，老太太举手投足，十分优雅。小木桥有点窄，我无意间挡了她们的路。

我急忙向东边宽阔一点的平台走去，边走边对老人家说：“老人家，您孙女真孝顺。”

老人家听到我的话后，笑意盈盈地说：“闺女，你说错了，她不是我孙女，却比孙女还亲。我孙女在美国读书，儿子在北京工作，都不常回来。”我一听这话，心里了然，对老人家说：“您真有福气。”

老人家接着说道：“是的。她是我楼上邻居家的孩子，平时经常来我家里，看望我，帮我做家务，陪我聊天。今天她来我家里，兴奋地对我说，抱龙河的荷花开了，要带我来看看。我住在路北凉水湾小区。以前我手脚利索时，荷花开了，我经常来看。去年冬天雪后路滑，不小心摔了腿，这腿到现在还是不得劲，不敢一个人走稍远一点的路。”

听完老人家的一番话，我由衷地在心中赞道：多好的孩子！

我兴致勃勃地看着这一老一少行走在蜿蜒的小木桥上，这温暖的画面，是那么赏心悦目。顿觉这一河景色，娇艳绚丽，五彩缤纷。我亦步亦趋地追随着一老一少前行。

老人家指着一朵刚刚绽放的粉红的荷花，意味深长地对女孩说：“这朵荷花和你一样美！”

女孩调皮地问老人：“我有这么美吗？”

“有有有，你比荷花还美。”老人对着姑娘明媚的小脸急速地回道。语气里盈满慈爱。

我站在旁边，看着这一河荷花，这相伴的一老一少，我心波澜起伏。多美的景色！美在荷花，更美在人。

慈眉善目的老人，活泼可爱的女孩，美丽的荷花，动静相宜，如一幅油墨画，雅致、和美、馨香。

目送着一老一少缓缓回返。我心想：姑娘，你就是一朵美丽的小荷，蓓蕾初绽，明丽清雅，妩媚动人，花香袭人，让爱和美如此饱满、生动、轻盈。

烟火人间，暖在有心，美在有情。平凡的尘世生活，情意如此丰厚，不经意间，我心澎湃。诗不在远方，就在我眼前。

“如果在心里种一朵莲花，是可以听得到它成长的声音的。”

从今后，在我心中，会有一朵莲花，清清爽爽，不枝不蔓，安安静静地盛开着。底色里有高洁不染，有素心清芬；有红尘烟火，有山河远阔。





**蔡新强** 文登区葛家镇西庄村人,大专学历。威海市青年新闻工作者协会会员,文登区作协会员。2001年创作的文登商业宾馆之歌,被文登宣传部征订在《文登之声》歌曲选集中。同年此作品还在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全国企业歌曲选集《开拓者之歌》中刊载。2017年4月出版文学作品集《晨风》。

## 长者往事

蔡新强

几年前的今天,听我的母亲说:“我的曾祖父叫蔡二宝,同村和邻村的人,都叫他是“老宝彪子”。

我的曾祖父为何得到这样的绰号呢?

听我的母亲说:“早年的曾祖父家境清贫,地无一垄,住的是破草房。一独生儿子给邻村财主扛活。他和我的曾祖母,春夏季到山上挖野菜糊口,秋冬季到山上拾柴草,我的曾祖父经常用木车推着柴草到处叫卖,卖给地主等富裕人家。

早年村与村之间,全是羊肠小路,过河也没有桥。我的曾祖父常推着一车柴草,当遇到河流就将柴草卸下来,先将木车扛到河对岸,再返回将柴草扛着过河,路过的人见到他这样便问:“你怎么不推着柴草过河?”我的曾祖父常回答:“推着柴草不好走,木车湿了会烂的。”

过了好多年,离我们村约有10公里的葛家村有了集市,他就将柴草推到集上卖。我的曾祖父在卖柴草时,人家买者出三块钱买他一车柴草,他确

不卖,他对买者说:“我这车柴草不值三块钱,我只收两块钱。”时间长了,要买柴草的人,都知道我曾祖父卖的柴草最便宜,都是满集市上找我的曾祖父买柴草。

有一年,他在村西边的荒草坡上开垦了一块沙土地。春季他栽上了地瓜,秋后他将地瓜拿到集市上卖,很多买者都看好地瓜色泽红润,个头也好,都说:“出两毛钱每斤,我的曾祖父说我的地瓜虽好,但我都是卖一毛钱一斤,虽是多人要买还是一毛钱一斤。”

有一年秋季的一天,曾祖父赶集市卖完柴草,在回家的路边坑里发现一约20斤重的猪仔。曾祖父原以为是一头死猪,可细眼打量得知是一活猪。他向四周张望,不见个人影,他守候着这猪仔,在路边等了半个时辰,也没有来找猪仔的,他便将猪仔绑在小推车上,穿村走户地寻找失主,直到去第三个村时才找到失主。那失主对曾祖父说:“幸亏您,

这20元又回来了。我这一窝是六个猪仔，今天早晨天还没亮，我是用大板车拉着猪仔到集上，路上拖拉机轰鸣，这猪仔啥时跑的我也不知道。到了集上，还是你村的一位老哥，同我商量买我的猪，我们俩合计好，每只猪20斤，每斤按1元算，我同他说这6只猪仔你就给120元吧，可他说这不就5只猪吗？这时我一数，才知道丢了一只猪仔。心里那个上火呀！……万分感谢您呀！”

办完此事，夕阳已西下，等曾祖父回到家时已是“上灯”的时候了。曾祖母问曾祖父：“怎么今天回来得这么晚？”曾祖父不知说啥好，支支吾吾。曾祖母跟问：“今天发财了吗？”曾祖父这回说：“发什么财，还破了个小财，我在回家的路上，车胎突然漏气了，我便急步推着车又返回集市上，花了两毛钱找

人家给补好了。”

曾祖父去逝前一年的一天，他把自己一辈子攒的600元钱拿出来，对我的祖父母说：“你的祖父母，早些年因病去世，他们活着的时候，一分钱也舍不得花，买吃的盐都不舍得，一点福也未享。现在社会一天好过一天，我和你母亲岁数大了，穿也不用买啥，吃也吃不多少，你从这些钱里拿出200元，送给咱村五保户蔡来桥，他无儿无女可怜呀！剩的钱你留着用。”

我听着母亲讲我家长者的往事，眼泪如断了线的珠子，叭叭地落在地上。我从心底里可怜我的曾祖父母……我不认为我的曾祖父是傻子彪子，相反，他是一位憨厚仁义、诚实有爱心的长者，我永远怀念和敬重他。





胡小君 1970年12月出生,1990年3月入伍,1993年9月入党,1994年空军工程大学毕业,文登作协会员,发表各类作品100多篇。其中,《农家书屋助我走上园艺之路》荣获国家征文三等奖,并被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编入中小学必读书目《阅读改变人生》。

## 生命的战歌在于奉献

胡小君

生命的战歌永远伴随着苦乐年华,胸怀大格局,我们的生命之花才能绚烂多姿。

70周年国庆,展示了一幅幅国家富强、军队强大和人民幸福美好的恢弘画卷。举国上下,万众一心,迈向新时代的战斗号角已经吹响,改革开放进入关键时期,人民是决定胜利决定性的因素。我曾服役的航空兵第十二师是一支英雄的部队,抗美援朝击落(击伤)敌机67架,战功赫赫,铁拳精神流光溢彩。铁拳般的凝聚力、铁拳般的战斗力和铁拳般的打击力威震长空!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我儿时的初心、使命就是当一名解放军战士,扛枪保家卫国。90年3月,我终于实现了自己的青春梦想。火热的军营生活让我深深感到奉献他人,快乐自己的神美意蕴。95年的春天,我奉济南空军31师政治部的命令,到辽宁黑山去给副师长崔恩禄办理转业手续。在黑山办理完各种手续返程中,我匆匆在大虎山上上了开往大连的

普快列车,准备从大连乘船回到威海机场。我上车不久,一位老人突然晕倒,咕嘟着湖南临湘话,车上无人能听懂。湖南湖北一家亲,我俩都是喝洞庭湖水长大的,隐隐约约能听懂一些,我通过仔细倾听,终于明白他老人家要去大连在车上突发心脏病。情急之中,我大呼求救,谁有速效救心丸?一位好心的乘客递过来药丸,我给老人倒水吃药后慢慢清醒过来,老人告诉我说要去大连找上大学的儿子,却不知道儿子的详细地址。我安慰老人,说您不要担心,我是解放军,正好也到大连下车,我帮您找。到大连车站后,我搀扶着老人费了好长时间才搭上了一辆出租车。我带着老人在大连找了3所大学,咨询了10多次,最后,终于在大连理工大学找到了老人的儿子,老人露出了满意的笑容。这件事虽然过去了20多年,但一直珍藏我心。作为一名军人,我要永远为人民服务!

生命的战歌不仅能够移山填海、人定胜天,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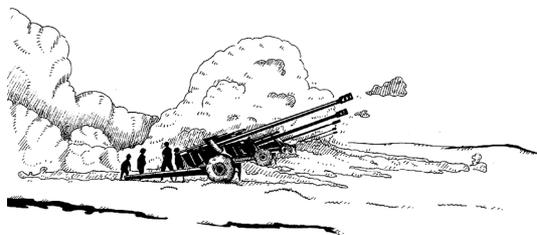
且还可以使得人们在阳光下面羽化飞升,飞到太阳底下,也可以把人抛进低级趣味的泥坑。要想生命力的发酵像陈酒一样,日久弥香,需要精神的愉悦浪漫。生命力是人间最美丽的风景,让我们微笑面对每一天,同生共行,共同健康成长发展。任何人事都触及不到我们那颗受党教育多年的革命信念,一心向党,永远做党的人。耳边时常响起一首青春战歌“像闪光的心、像指路的灯,雷锋精神照亮我心中,不怕苦、不怕累,保卫祖国练硬功练硬功,平日里愿献出丹心一片,战斗中愿献出火红的青春。”一个人活着,只有努力奋斗,奉献他人和社会才是最有意义、最有价值的幸福美好!

“马上就有新变化,年底要有大变化”。文登人民随着乡村振兴战歌号角的吹响,米山镇、界石镇和张家产镇率先垂范,走在了美丽乡村建设的前

列,起到了引领示范的作用。葛家人民在乡村振兴统筹推进的进程中,加速了光大项目和威高生态园项目的战斗攻坚;精准扶贫项目已经实现了规模化发展的态势;农村环境综合整治全速推进,每天都在发生新变化;特色美丽小镇整体建成。

“爱在葛家”是每个葛家人民的奉献誓言,用爱心传递爱心。我坚信,爱葛家就如同爱自己,要全身心地投入到乡村振兴的工作,做好宣传工作。我积极响应镇政府的号召,从农民最关心的问题入手,用事实说话、用典型说话、用老百姓最熟悉的语言和喜闻乐见的方式进行乡村振兴的宣传,提高政治站位,找准差距,尽量做到言之有物、生动活泼。我密切联系群众,在基层政府和人民群众之间架设了一条干事创业、乐于奉献的连心桥。

生命的战歌在于奉献,生命不止,奉献不息。





**曲衍涛** 1982年生于山东省文登区,现居文登。威海诗歌协会会员,文登作家协会会员。在《威海日报》、《威海晚报》、《威海卫文学》、《威海诗歌》、《文登文艺》等媒体发表诗歌、散文作品。现经营威海市昆峰装饰公司,从事室内设计与装修,曾获文登首届设计大赛优秀设计师称号。

## 中国梦·南海新区

曲衍涛

梦想得太久,总有一天要强劲地爆发。中国,拥有五千年梦想沉淀的国度。中华民族,一个古老、智慧,不懈追求的民族。在今天,一个崭新的时代。一个中国人民团结一致、克服万难,创造出来的时代。中国的梦想迎风展翅,翱翔天空。

中国梦,不是简单的梦想。他是一种创造,一种物质的高新创造,文化的继承创造,精神的升华再造。中国梦,将创造这三者合一的梦想平台,为中国走向强大奠定坚实的基础。

文登南海新区,能够在国家蓝色海洋经济圈占有一席之地。与他位于孔孟之乡的齐鲁大地,又身处著名的文登学和李龙文化的发源地文登,有着直接的关系。渊博的历史文化背景,必将使他走得更远,具有巨大的发展潜力和上升空间。

漫步在南海新区的金色沙滩,海浪时而低吟浅唱,时而引吭高歌。仿佛是在向人们讲述这片土地的美好。大海、海浪、沙滩、黑松林。这些,美好的事

物将开启美丽的未来。眼前,一座座制作精美的沙雕,已成为南海新区的文化符号与名片。在某一天,这些沙雕将走遍世界各地,它的形象与图案将成为产品设计的符号。或许,它的每一个人物,每一件故事,将成为一部优秀的影片。就像《功夫熊猫》那样,具有强大的影响力。我相信深层次的发掘与创新,能够将南海新区的金色沙滩和自然的生态环境打造成一张闪光迷人的名片。吸引世界的目光。

南海新区有着融汇古今,汇集四海的胸襟。在这里有一处,婉约清丽的园林式生活小区——“江南城”。当我走近她的时候,天空已飘起了细雨,雨水打湿了粉墙黛瓦的院墙。像是濡湿了一张用来作画的宣纸。一座座飞檐翘壁的楼台、一栋栋古香古色的楼宇。一下子,便映入了我的眼帘。小区的设计与建设力求再现苏州园林的,“亭台楼阁”、“小桥流水”的特色。通过,景致的点缀将江南文化渲染的韵味十足。雨滴缓缓地,从黛瓦上滴落,敲打着铺满青

石板的马路,这个过程像是在期待,突然出现一位身着素裙撑着油纸伞,如丁香般淡淡哀愁的姑娘。雨滴,打在我的脸上,让我相信这梦境的真实。想必在这里生活、成长的后辈们,有不少都会成为文人墨客,青年才俊。

走进“英伦湾”生活小区,一栋栋英式建筑与水质清澈的英伦湾交相辉映。令人产生,身处泰晤士河畔的错觉。沉浸于异国风情的触动之中。现在回想起来,英伦湾留给我深刻印象的是,劈波斩浪的游艇和飞跃于湖面之上的鱼儿。那是一种快乐的感觉。对于追求绅士生活的人们,“英伦湾”是个不错的选择。

在南海新区,我最喜欢的是光耀全球候鸟度假地。这里的水是活的,以喷泉的形式展现出每一滴水的晶莹与活力。这里的空气是芬芳的,夹着花香和青草的味道。游走在这里,仿佛自己也是一只候鸟(我的确是南海本地人)。终于找到了一块远离尘嚣的净土。在碧绿的高尔夫球场挥杆而出,在水质清澈的室外泳池畅游,在充满禅意的室内品茗、参悟。还有什么能够阻挡心灵对自由的向往。

一个区域的发展,需要实体经济的有力支撑。南海新区的选择是发展生态高科技工业园区。蓝岛新型建材、云计算科技园、现代重工、大唐风电等一

批高新企业相继落户。自此,一个系统和谐的南海新区初具规模。并且具备了,生态、宜居、发展的三大优势。

南海新区的发展成就,突显出新区策划者们的高瞻远瞩和独特智慧。价值的体现于文化的含量。文化的最终表达体现于物质。一座座蕴含文化品位的生活园区,一座座具有活力的高新技术工业园区的落成。令南海新区的山水之间,海天之间,散发着迷人的魅力。

一个人最宝贵的是健康的身体。南海新区最宝贵的是它的大海、沙滩、松林,以及带着咸味的空气。南海新区所有的辉煌都建立在此基础之上。一如既往地保护好南海的生态环境,科学的规划发展,突出滨海特色,将使南海新区日益深入人心,令人向往到不得不去。

中国梦,是富民强国、弘扬中华文明的远大理想。南海新区,这片梦开始的地方。在智慧、勤劳、勇敢的中国人民的努力下,必将变得更加文明、富饶、美丽。

最后,作为一名南海人,向五湖四海的朋友们发出最诚挚的邀请:休闲度假来南海;旅游居住来南海;创业发展来南海。





邢爱琴 文登区作协会员,喜欢写作和朗诵。在“情满抱龙河”  
“2018 我的故事”等征文赛中获奖。

## 甜 桃

邢爱琴

中秋节前夕接到公公的电话,说家里的桃子熟了,长得挺多,今年不卖了,全部留着自己吃,让我们有时间回家去摘,还说要是没有时间他就来送。公公经营着2亩果园和10亩农田。长年超负荷的劳作让他患上了严重的腰间盘突出,走路的时候总是弯着腰。去年又摔坏了胳膊,现在胳膊还靠钢板支撑着。接到电话我支吾着回答,不用他来送,公司忙不好请假,等周末回家摘吧。我心里却盘算着,请半天假,全勤奖全泡汤了,能买多少桃子呀!再说城里到处都有卖桃子的,想吃桃很方便,于是就想等两天再说吧。

初秋的太阳依然火辣辣地蒸烤着大地,中午下班回家我热得满头大汗,小区绿化带的银杏树叶子也都无精打采地耷拉着。我刚准备吃饭,突然门铃响了,一看公公出现在家门口!他吃力地抱着满满一大筐鲜红的桃子,双手的青筋暴起,汗珠从黝黑的额头直往下淌。我急忙要接过桃子,公公却说:

“你拿不动,我放屋里吧!”说着就径直进了屋,将筐子轻轻地放在地上。“楼下还有一筐小白菜苗,我去拿上来!”说着公公转身又下楼去了。

我家住5楼,上下都要爬楼梯,公公腰腿不好,一年也很少来我家几次。最主要的是公交车也不进我家小区,公公怎么拿来这么重这么多东西?我纳闷着,赶紧跟下楼。楼下居然停着公公的三轮车!车斗上蒙着一块布,公公掀开布,下面是一整筐择净、洗好、控干水的小白菜苗。鲜嫩的叶子吸足了水分,在阳光下绿得耀眼。旁边是一篮子鸡蛋,还有鲜嫩的韭菜……“爸,我明天就休假回家了,你胳膊还没好,腰也不行,骑着三轮车大老远的来,这么多桃子也吃不完呀!……”我语无伦次地数落着。公公却笑呵呵地说:“我在家没事,你们上班忙没有功夫,我怕桃子在树上烂了,早点摘了你们就不用买着吃啦!”

上了楼,我叫公公一起吃午饭,他却说,已经吃

过了,知道我中午休息时间短,让我赶快吃完饭上班去。我感到一阵心酸,一种不可名状的愧疚感像块石头重重地压在我心头。公公小心翼翼地把桃子一个一个地拿出来,熟透的软桃摆在一边,稍微硬点的摆在另一边。又叮嘱我,吃不完的硬桃先放保鲜里面,不容易烂。我留公公吃晚饭,他却执拗地回家了。

看着满地鲜红的桃子,我眼前浮现出三年前公公带领我们栽桃树苗的情景。那时恰逢植树节,我想带儿子种树却没找到合适的地方。公公知道了,就让我们回家种桃树。公公早早地在房东面的堤坝上选好了种桃树的地址。看着公公准备好的拇指粗的桃树苗,我疑惑地问:“这要等多少年才能结出桃子呢?”公公一辈子和果树打交道,他自信地说,“不出三年,定能挂果!”

我领着儿子半信半疑地来到堤坝上。初春的天气,乍暖还寒,干涸的堤坝上若隐若现地拱出几小簇青草。公公早已挖好了树坑,看着坚硬的土地和纤细的桃树苗,我忍不住问:“在这能栽活桃树吗?”公公不慌不忙地摆出他的理论:“桃树是一种怕涝

怕旱的果树,这里阳光充足、地势干燥、土层深厚、排水良好,天干的时候,只要多来浇水,桃树定能长好!”果然在公公的精心照料下,我们当年种下的拇指粗、一尺高的桃树苗,今年已经长到手腕粗、2米多的小桃树,并且挂果了!

晚上下班我洗了一盘桃子,一家人围在一起开蟠桃大会!我拿起一个软软的,放到嘴边轻轻一咬,甜甜的桃汁从我嘴边流出来!“家里的桃子真甜!”儿子大声喊道,“爷爷管理的桃子是最甜的!”

周末我们回老家看爸妈,其实也是带着一种感激去看公公。公公不在家,去果园干活了。我和婆婆说起公公送桃的事,婆婆说:“这几棵桃树,你爸可费神啦!几天不下雨就要给桃树浇点水,有了虫子也不喷农药,经常在桃树那转着捉虫子。施的肥也是农家肥,说这样的桃子是纯天然食品,多少钱也不卖,全部留着孩子们吃。人老了不能为孩子们做点什么,就给孩子们吃点无公害的水果吧……”

我眼里噙满感动的泪水,来到堤坝上,看着公公精心栽培的桃树在夕阳下,茂盛的枝叶向四周伸展着,如同父母的爱随年轮的增长日渐浓密。





冷鲁静 女,笔名阿冷,对文字的喜爱与生俱来,喜欢用纯粹的文字诠释眼睛看见的世界,希望可以借助文字的微芒一路前行,抵达远方,并追溯她的轨迹取暖……

## 忆 趣

冷鲁静

我出生于70年代初,地瓜于我,并没有老辈人那种刻骨铭心的记忆,但是,我对地瓜却有一种特别的感情。

对地瓜最初的记忆是在儿时,那时国家还没开始实行大包干政策,主食还是以玉米地瓜为主。我五六岁的光景,不喜欢吃玉米饼子,嫌碴粗,辣嗓子,对香甜糯软的地瓜却情有独钟,但是总吃也有腻的时候,在那物质匮乏的时代儿童食品又近乎于无,贤惠聪颖的妈妈们发明了一种独门美食——地瓜煮(同音字,方言),就是把煮熟的地瓜剥皮,放在碗里,再倒上热水,用筷子一搅合,形成一种稀溜溜粘糊糊的粥状物。做地瓜煮也是有讲究的,满满一耙耙盘子地瓜端上桌,往往就是孩子最兴奋的时刻,红瓢的、白瓢的、黄瓢的,最珍贵的要数稍微发紫的了,那简直是和田玉家族中的“黄金玉”,实属凤毛麟角。孩子每每发现一个稍微有点特别的地瓜,那份惊喜不亚于发现了新大陆,千方百计总是

要据为己有,孩子多的家庭那时为了这件事没少爆发家庭战争。

我的童年时光就是在地瓜这种温暖而质朴的陪伴中度过的,后来全国开始实行生产责任制,农民有了自己的土地,家家户户很快告别了以地瓜为主食的时代,过上了常年吃白面的幸福日子,有很长一段时间,可能是因为吃地瓜吃得太久了,乡亲们很是不屑于栽种地瓜,我也渐渐远离了地瓜,地瓜好像随岁月渐渐淡出了我的生活。

但是有一样用地瓜做的美食却一直没有间断过,那就是地瓜干。每年秋收结束,勤劳手巧的妇女们总是会晒几锅地瓜干的,这个时候气候转冷,收获的地瓜也闲置了一段时日,控去了多余的水分,变得更加甘甜,这时候就是做地瓜干的最佳时节了。煮上溜溜满一锅地瓜,用手蘸了凉水趁热剥去地瓜皮,然后用刀顺应地瓜形状切成厚薄均匀的片状,或者摆在用高粱秸秆打成的帘子上,或者就直

接插在从山上砍来的柞树枝上，插的时候不能太密，要留空隙通风，通风不好的地瓜干是容易发霉发酸的。有经验的女人会选择冬季最冷的时节晒地瓜干，地瓜被控得只剩下了糖分，煮熟的地瓜油浸的更加甘甜，此时的天气也非常给力，没有了苍蝇等虫子的侵扰，晒出的地瓜干会更健康卫生，这样的地瓜干与其说是晒干的，还不如说是冻干的，吃起来是会吃出一种特别的属于冬天寒冷的味道，私以为堪称地瓜干极品。

晒好的地瓜干还需要后期处理。寻一温度湿度都适合的地方储藏起来，这之间是要反复翻动，捂一段时间再拿到太阳底下晒，如此反复几次，过段日子再看，地瓜干表面就长满了一层雪白的霜。这是技术活，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做到的，真正上霜好的地瓜干表面被一层白霜完全覆盖，一点看不到里面深褐色的瓜干，咬一口，甘之如饴，绵软、腻滑，如果遇到极其罕见的油地瓜，就会黏住你的牙齿，使人张不开嘴，所以牙口不好的人要慎食啊。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地瓜的地位在悄悄发生着变化。她从曾经主宰人们餐桌的地位上退下，现在人们吃地瓜就像当年吃白面馒头一样稀罕。90年代，街头上开始兴起了一种新生小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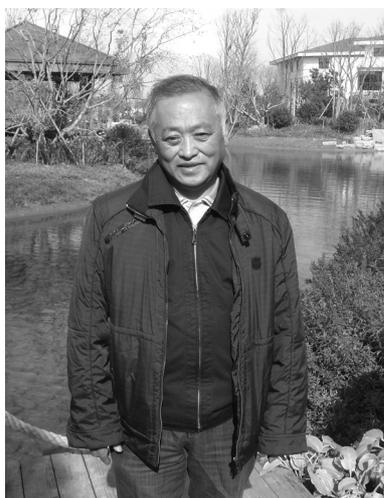
烤地瓜。那种香味，可以弥漫好几条街，飘荡在小城上空，刺激着来往行人的味蕾。

适时，我已远离家乡，去青岛求学。寒冷的冬夜，宿舍楼外的甬路上，就有一位卖烤地瓜的老大爷，每当下晚自习回宿舍的时候，都会听到他悠长的吆喝：“地瓜热乎……”那些日子，这个不起眼的小摊，曾经温暖了多少学子饥肠辘辘的胃，慰藉了多少游子思乡的心，有感而发，我写了一篇《地瓜热乎》的文章，在当时校刊上发表了，随后，很长一段时间，“地瓜热乎”就成了我在校园的一个称呼。

现在我毕业已经20多年了，当年的很多同学都分布在全国各地，鲜有联系，但是我相信，一定还有许多人会记得当年校园里那个“地瓜热乎”的典故，一定还有许多人会像我一样，在这样一个冬夜，或者某个不经意的瞬间，想起记忆深处那片融融的暖……

地瓜的地位现在更加了不得，已经飙升为养生之星，抗癌之首，用地瓜制作的食品更是琳琅满目，数不胜数，但我还是怀想当年地瓜那最本真、最质朴的模样，她像一颗久经沧桑的卵石，沉在岁月的水底，绽放着一种无华的光芒，摇曳一段斑驳，将那些暗淡的日子照亮……





于书淦 山东文登人，曾任文登侯家村党支部书记，《文登市乡镇工业报》副主任。现为文登作家协会顾问，山东省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散文家协会会员。在《人民日报》《北京日报》《大众日报》《齐鲁晚报》《时代文学》《当代小说》等报刊发表小说、诗歌、散文四百余篇（首）。诗集《心弦》、长篇小说《麻姑》被国家、省、市图书馆收藏。

## 我是共和国同龄人

于书淦

一九四九年，伴着我来到这个世界的是共和国开国大典的礼炮声，从此，我和共和国同龄共命运，一起脚步铮铮地走过七十年。

生在红旗下，带着红领巾长大。我们这一代人，虽然小时候经历过困苦的磨难，共和国是建立在饱受帝国主义列强欺凌掠夺的废墟上，一穷二白是共和国的真实写照。很难见到的日常生活用品都冠以一个“洋”字；农家的餐具碗、盘、碟都是用泥捏成土窑烧的粗糙陶器，那样条件下的童年生活就可想而知了。但是少年时，一直在学校里度过，课文里有古诗“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的悯农；有“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的英雄气概；有“亡羊补牢”、“刻舟求剑”、“农人和蛇”等富有哲理的寓言故事，潜移默化在童年的心灵。当我第一次学会用文字表达自己的情感，便提笔为共和国讴歌。尽管那些习作稚嫩，却道出了一个热血少年的爱国情怀。毕业后，我烧过砖瓦，干过橡胶制品，管

理过养猪场、建筑队，差点儿去青岛从事无线电专业，当过侯家村党支部书记，干过文登市钻床厂厂长……无论干什么，我都不敢忘记自己是共和国的同龄人。在农村，我见证了朴实农民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艰辛劳作；在工厂，我见证了朴实工人争分夺秒地刻苦攻技术难关，他们都把自己看成是共和国的主人，把自己的命运同共和国联系在一起。劳作是艰辛的，精神面貌是乐观的。多少往事历历在目，鞭策着我在共和国前进的路上走好每一步。

共和国给了我一切。出生在旧社会的父亲，总是用自己同年龄段的经历跟我相比，相比之下，更激发了我的爱国之情，我要为共和国而做。无论走到哪里，始终放不下的是手中的一支笔，一首小诗虽然不够完美，却自慰是从生活中挤出来的汁子，带着祖国母亲的温馨，纪录着祖国母亲在坎坷路上的拼搏和胜利后的欢欣。

在改革开放初期的阵痛中，我被调到一家亏损

企业任厂长,这个厂生产瘫痪,人心涣散,一派萧条景象,是共和国改革开放的宏伟气魄和泱泱大潮,激励我接过这副担子。改革开放的锣鼓催人奋进,我和职工一边整顿企业,一边探索着创造企业文化,经过全厂两年的努力,企业发展成山东省最大的钻床生产专业厂,也是文登唯一的机床生产企业。新的生活使我振奋不已,创作激情空前强烈,多少个夜晚,在机床的轰鸣声中,我深深沉思,柔和的月光唤起我的灵感:

借光

不是为了照亮自己  
而是向大地奉送

咏月的主题使我融自然哲理于生活,融诗情于厂情,假如人们都把各自的光奉献给祖国,那祖国该是怎样的情景哟!中国人又该是何等容光!在我的提议下,新的企业精神在全厂树起:工厂是我的,我是工厂的。

潜力在企业精神的激发下得以迸发,夜校的读书声,机床的轰鸣声,技术攻关的论争声,伴着祖国前进的脚步声,在我心中汇成一股巨大的热流,《钳工》一诗便是我对火热生活的抒怀:

天车吊走了  
压在钳工肩上的重负  
调温器的暖流拂去了  
脸上的油污

电动扳手进行力的组合  
图纸前聚着智慧的凝目  
每一个动作  
和着时代的乐谱

强大的机械手臂  
在这里擎出  
用新一代工人的力量  
支撑起中华民族

共和国日新月异的发展,让人振奋不已,“两弹一星”横空面世、洗刷了被欺凌的屈辱,辽宁舰驰骋万里海疆,共和国的舰艇驱敌于国门之外,大国利器让世界瞩目。科技的发展,没有任何力量能阻挡共和国前进的脚步,有人把我赞誉为企业家,有人把我赞誉为诗人,我说都不是,我是共和国的同龄人。现在我虽然年过花甲,但是手中的笔依然年轻,充满时代的激情,要为共和国写出时代的歌声。





刘向荣 女,笔名怡彤,山东省青年作协会员,威海文登作协会员。曾多次在媒体发表诗歌、散文、小说、剧本等题材文学作品。有诗歌收入《威海诗歌》十年典藏,散文《走河口》获得2014年《人民文学》第二届“观音山杯·美丽中国”全国游记征文大奖赛优秀奖。散文《爱无边无涯》获得2014年山东广播电视报母亲节征文三等奖。有小说、散文收入《威海文集》。

## 童年海之恋

刘向荣

童年因为大海变得绚烂。五六岁时,跟妈妈到前岛渔业公司收电话费,要路经约一里的海岸线,我被眼前无垠的湛蓝迷惑得神魂颠倒,出神地瞪着眼睛,似乎怕眨一下眼,整个大海就会从眼前消逝。当时怎么也想不明白,那一艘艘大大小小的船只,怎么会无缘无故在天边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呢;远处有着灯塔和海鸥的小岛上,有没有奶奶说的会在夜里用泥巴塞人口鼻的夜叉呢;那老人石,是谁的爷爷变的呀?

小脚丫让海浪抽动的沙挠得痒痒的,不大点的小人儿让海风吹得要飘起来了,兴奋的眸子和沙滩蟹一起变得灵动。临了,不得不走,还贪婪地用衣角兜了许多贝壳和鹅卵石。有了和海的第一次际会,孩提的梦里多了对大海的念想。

八岁上学后,同学红梅的姐姐海棠常常在星期天潮汛合适时去赶海,我俩纠缠着要跟她去,好不容易海棠姐才答应带我们一起赶海。第一次赶海,

我兴奋得半宿没睡。海棠姐说那个季节蛎子肥,我们要去赶海打蛎子。

我在姨家拿了小篓、蛎钩子、罐头瓶,和红梅一路小跑地变成了大姐们的小尾巴。到了海边虽然有点累,但我们马上被眼前退出的一大片干滩兴奋得一身轻松。

海水嬉戏着,浪花后排拍着前排的脑后勺,笑着后退着,靠陆地近的是一片洁白细腻沙滩,上面偶尔有沙滩蟹小圆眼的窝。再往里是一片由大石砌和小石块组成的礁石带。远远望去,留在石窝里清澈的海水在阳光下熠熠闪光。

礁石上长着褐色的毛发样的冻菜和绿艳艳的有着漂亮木耳边的海莴苣菜。有水的地方,还长着和人玩敌进我退游戏的五颜六色的海葵。各种各样的海螺,散布在石砌上或藏在石板下,有圆的座钵螺和菱形的砣砣豆,还有少见的香香螺和大海螺。

偶尔能在浮表见到的螃蟹是石甲棱蟹,那是一

种有着和海岩一样褐色保护色的小蟹,行动极其敏捷。小水湾和浅流里有少数小鱼和小虾在嬉戏。海蛎子在石头上长成一片。

深秋的海,水有点凉,不过海边的人都知道“凉水蛎子热水蛤”,这正是打蛎子的好季节。海棠姐俨然大人一样宣布着赶海的规矩“拣大的赶,小的留着长啊”。

海棠姐耐心地教我怎样打蛎子。学着她的样子,我用蛎钩子先在蛎子的薄边上敲敲,然后再在敲出的断面一启,蛎子肉便被掀了出来,右手握着蛎钩子,把蛎子丁从粘附石上的壳里起出,左手配合着,撮着蛎子肚把蛎子肉放到罐头瓶里。

由生疏到熟练,等到要满潮时,我也打了半瓶蛎子肉,虽不及姐姐们打得多,可自己也很知足了,毕竟这是第一次赶海啊,最后也学着她们的样子,在石窝里捧了些清水放在瓶里,说是用来浸蛎子,一路提着罐头瓶咣咣当当地回家,没弄干净的蛎子皮就会沉淀下去,这就是所谓的“浸”的过程。

那一次,红梅没打蛎子,她把赶海能拣到的所有东西,采标本似的采了个遍,品种是十全的,但数量不大可观,看看她湿了半截的裤腿子,谁都明白她是边玩边赶海。

红梅挨了海棠姐的数落,可她还是快乐得眉飞色舞,作为好朋友,她把她的“标本”各样的分了一个给我。回到家时,其它的都安好,只是一只小鱼和一只透明的小虾干巴了,让我伤心了老半天,那只小螃蟹好像懂事似的盯着我看,嘴里吐着泡沫,好像在说着安慰我的话。

第一次赶海是半天潮,后来又跟海棠姐赶了整日潮的海。呼呼的北风吹得海水比平日里多退了许多,海浪发怒地撞击着岩石,发出困兽一般的吼声,汹涌着咆哮着,失却了微风下海的温柔。

我和红梅随着赶海的人流往里走,看有人掀起的石板下居然有在外面很难见到的石甲红,那是一种深水才有的螃蟹,可以长成很大个的,有着一对健壮的大甲,煮熟了是橙红色的,味道鲜美极了。

我兴奋的心情,就像探宝者找到了期许已久的宝藏,赶快开始就地掀起了石板。当在小水流里看到第一只小螃蟹的时候,我手忙脚乱,弄浑了水流,小螃蟹乘机逃跑了。

我改变了作战路线,开始找没水的地方掀石板,可怪了,掀了老半天也没看见石甲红的影子,倒是抓了不少的石甲棱。红梅抓了几个石甲红,不过都很小,她告诉我要抓石甲红一般都在有水的地方,要轻轻的不能弄浑水。

我又开始在小水流和浅水湾里翻石板,又一只!有了上次的经验,我慢慢的放下石板,看小螃蟹警惕地亮起两个大甲,摆好姿势准备迎战,这时候我迅速但有点慌乱地去抓它,说时迟那时快,它的一个大甲狠狠地夹在我的右手中指上,我忍着痛把它抓了起来。

喊来红梅帮着扒夹在手上的蟹甲,越扒越紧,倒象我是螃蟹抓到的战利品,眼看着我的手指让它夹得渗出了血,红梅恶狠狠地把小螃蟹的甲掰了下来,还不解恨地把它摔在地上。

海棠姐过来教我们正确的捉蟹方法,她说下手不能满把去抓,而是要用拇指和食指去捏住蟹壳靠近小腿的地方,这样就不会挨夹了。我和红梅跟着海棠姐继续往大海里面走,抓了好多大螃蟹,我们把小的都拣了出来放了。

下午三四点,潮水像睡醒了的雄狮,岩石被它撕扯着发出声响。上潮了,海棠姐喊我们回家,我和红梅依依不舍地用留恋的眼神和大海作别。



宋 一 文登作家协会理事,威海作协会员,《作品》杂志特邀评刊员。从中学时代起就开始发表作品,迄今已在《少年文艺》《作品》《山东青年作家》《东方烟草》《威海文艺》等报刊发表各类体裁的文学作品数百篇,并有大量作品获奖。

## 往事如烟

宋 一

我不会吸烟。可是因为生命里与我最亲的两个男人,我与香烟便结下了不解之缘。

—

我与香烟的最初接触,完全源于我的老烟枪父亲。

那时,幼小的我每天傍晚都要去村里的小卖店帮父亲买烟。父亲交给我四毛钱,一盒蓝金鹿三毛八分钱,剩下两分钱我便可以用来买一颗什锦水果糖。为了得到一颗甜甜的糖果,我便乐此不疲地甘当父亲的“小跑腿”。

不久,父亲在单位升职了。有一次,父亲的同事来我们家做客,他说在他们办公室,父亲的职位和工资最高,吸的香烟档次却是最低的!临走时,他还一个劲儿地揶揄我母亲对父亲太苛刻!待客人离开之后,一辈子爱面子的母亲坚决让父亲提升吸烟档

次。父亲笑呵呵地答应着,但他每天还是照旧叮嘱我去帮他买最廉价的蓝金鹿。

父亲偶尔也会让我帮他买五角钱的大前门。后来我发现,父亲的上衣口袋里其实装着两盒香烟。别着钢笔的那个口袋里装得是大前门,这盒烟他通常用来敬别人,自己从来都不舍得抽;而另一个口袋里装的则是他自己常抽的蓝金鹿。

那时,我一直认为父亲太抠门儿,节俭的不是地方。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开始慢慢体会到父亲肩上的担子与艰辛。作为家中的顶梁柱,父亲每个月那点微薄的薪水,可是要养活我们一大家子九口人的!我的几个姑、叔都在念书,我也快上小学了,不省着花能行吗?

父亲的吸烟量具体是什么时候开始涨到一天两包的,我也说不清。总之,上初中以后,为了不耽误我复习功课,父亲极少再让我去帮他买烟了。

每天晚饭后,我在西屋写作业,父亲在东屋一

边备课一边抽烟,袅袅烟草味穿堂而过,在小屋里四下弥漫,那么熟悉,那么亲切。哦,这是属于父亲特有的味道!这是家温馨安暖的味道!

有时候父亲写着讲义就会剧烈地咳嗽不止,母亲一边忙着给父亲倒茶,一边心疼地数落他吸烟太多,不知道爱惜身体!现在想来,父亲每天默默肩负着生活和工作的重压,或许真正能帮他缓解压力的唯有香烟了。

那一年,父亲送我去镇上读高中。临走时,父亲将身上所有的钱一股脑儿地全都掏了出来,硬塞到我手里,自己仅留下十元的返程车票。他说这是他节缩吸烟好几个月才省下来的,他还一再叮嘱我不要太节俭,要好好照顾自己!手捧着这些散发着淡淡烟草味的票子,我的眼睛湿润了。

学生时代,我一直怀揣着一个小小的心愿,那就是等我毕业参加工作了,我一定要用自己挣到的工资给父亲买高档的香烟!可是多年以后,当我终于参加工作的时候,由于健康原因,父亲已经戒烟了。

遗憾犹如一部散佚的残简,再也难以串连成卷!每当我闭上眼睛的时候,脑海里常常会不由自主地浮现出父亲吸烟时的情景。熟悉的烟草味氤氲在时光深处,穿越那些烟雾缭绕的沧桑岁月,我慢慢地抽芽吐蕊,挺拔成一棵枝繁叶茂的大树;而父亲却渐渐被岁月风干成一枚多皱的枣核!

## 二

初识邱的时候,他举止斯文,谈吐儒雅,让人颇有好感。相处了一段时间之后,他开始在我面前大谈特谈什么“香烟担道义,美酒著文章。”说着就熟练地点燃了一支烟。

我说:我不喜欢男人吸烟!

他答:那我戒烟!

我问:你还有什么不良嗜好?

他答:凡是你不喜欢的,我都能改!与时俱进,听媳妇的话,跟党走!

我一下子就忍俊不禁,后来我们就结婚了。

可是结婚二十年来,我从未看见他有戒烟的实际行动,心中不免有种上当受骗的感觉。他在室内吸烟,我抱怨:“难道你不知道二手烟对我和儿子的危害有多大吗?”他不语,叼着烟默默地进了卫生间。我提高嗓门:“你再这样下去,我会老得风快!”他仍默不作声。俄而,将战场再次转移到大门外。气得我运足气力对着大门发出河东狮吼般的咆哮:“再别进来了!你和烟去过吧!”可是他依然充耳不闻。

我坚信:他之所以有如此底气!皆是因为有他的岳母大人在背后为他撑腰。不妨先来看看我母亲有多袒护他吧!

有次下雨天我们一起回娘家,母亲去楼下车库取东西的时候,猛然发现他兀自伫立在楼宇门口,迎着斜风细雨,无比深沉地吞云吐雾。母亲心里不忍,几次招呼他上楼去吸,他都执拗地告诉他丈母娘,他在家一直都这样,早就习惯了!气得母亲一进门就狠狠地数落了我一顿,末了还直骂我真不是个玩意儿!

正是因为有了母亲的力挺,于是乎,这个男人的抽烟恶习,就这样坚定执着地延续至今。

如今,儿子上了大学,家里一下子就冷清下来。想孩子的那些夜晚,我常常独坐在阳台前默默发呆。

有一天傍晚,他正色地告诉我他要戒烟了。我连眼皮都没抬一下,只是鄙夷地从牙缝“赏”给他一个干巴巴的字眼:“切!”

“真的!”他说,“这些日子,我一直在琢磨着,孩子大了,终归不能总守在咱们身边,以后的日子还得靠咱俩互相扶持!只有咱们身体都健康了,才能一起走得更远!”

我抬起头来,暮色下,他的眼眸如一湖丰盈的秋水,蓄满无限深情。时光恍然又回到了青葱岁月时,我们初相见的那一刻……

“今看花月浑相似,安得情怀似往时。”下一刻,我泪流满面。

都说往事如梦,而于我,往事如烟似乎更确切。因为懂得,一切尽在不言中!



于秀芬 文登作家协会会员,山东省散文学会会员。文章发表于《文登大众》《文登文艺》《山东商报》《家乡》《福山文学》《散文选刊》等报刊,作品收录于《2017 读家记忆年度优秀作品散文》《中国当代精选散文 300 篇》等。

## 行进中的胡杨

于秀芬

20多年前的春天,我有幸走进祖国西北边陲新疆,住在鄯善场站电影组大楼。大楼的北面是一片戈壁滩,傍晚,我常常一个人穿过场站的北大门,去看那一望无际的戈壁滩。

茫茫的戈壁滩浩瀚无边,戈壁滩上遍布着颜色不同大小不等的石块,绵延至我视线触及不到的远方。内地省市里随处可见的肥沃土地、草木葳蕤和鸟语花香,在这里找不到丝毫的踪迹,更没有城市的繁华与喧嚣。此时,湛蓝的天空与七彩晚霞相交辉映而变得更加绚丽多姿,戈壁滩也被笼罩一层炙热柔和的光线。大漠日落,带给我一场前所未有的视觉与感官冲击,美得令我窒息。天地间静谧无声,却无声胜有声。双脚踏在滚烫的砂石上,感受着戈壁滩的粗犷与豪放、壮美与阔远,此时我多想把自己的身心放空,融入到它宽广博大的胸怀。一颗心也仿佛早已冲破身体的束缚,信马由缰纵横驰骋,脑海中不由得浮现了“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念天地

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的句子。眼前,除了偶尔邂逅一两棵紧贴着戈壁滩生长的骆驼刺外,更有给我的心灵带来巨大震撼的胡杨。

沙漠戈壁滩上,有水的地方就有丰美的胡杨林,干涸缺水的地方让植物望而却步,胡杨是不常有的。所以当这棵小胡杨闯入我的视线时,我惊喜的心情难以言表。这就是传说中的胡杨吗?我心中默默地问自己。相距千里之遥,却依然能够相见相识,这是怎样的一种缘分。我怜爱的目光慢慢地抚过它的枝叶,仿佛远在他乡遇到相识多年的故友与知己,内心倍感亲切。为了适应干旱少雨的自然环境,为了减少炎炎烈日下树木水分的蒸发,胡杨不仅叶片革质化,枝条上生长着短绒毛,而且生长在小树嫩枝上的叶子细长如一枚枚柳叶,大树老枝条上的叶子却宽大圆润得像杨树叶,整个生长过程经历了凤凰涅槃一样的蜕变,一棵树上竟然长出了不同形状的叶子,稍不注意,会让人认为是两种不同

的树生长在一起。枝叶在空中洒脱翻飞,树根则拼命地扎根于深深的地下,汲取水分养分,为广袤寂静的戈壁滩带来盎然生机。

突然间狂风大作,竟然没有丝毫的预兆。猎猎北风锋利如刀,仿佛古代战场上射出的剑弩鸣镝,带着一种厚重的金属回响声,卷起戈壁滩上的砂砾狂啸而来,吓得我赶紧缩头拢衣,蹲下,生怕被这疯狂的沙尘暴卷了去。身边的胡杨树干陡然被吹成弯弓形,纤弱的枝条在空中仓皇地左右摇摆,“呼”得一下子被粗暴地甩向地面,飞起的砂石在狂风裹挟下无情地抽打着树干,日积月累地侵袭,幼小的枝干早已伤痕累累,筋骨毕显。北风稍微停歇片刻,胡杨又倔强地恢复了原来挺直的身躯。距离它不远的地方,是几棵枯死的胡杨,虬劲粗壮的树干,盘旋扭曲的纹理仿佛在诉说着岁月的沧桑。残破断裂的枝干,一半坚强地深深扎根在地下,站成一个永恒的姿势,坚定地守望着自己的家园;一半残枝断节散落在树下,以匍匐的姿势感恩曾经给予自己生命的戈壁滩。

戈壁滩上的胡杨,每一棵的生长姿态都各不相同。唯一相同的是皴裂粗糙的树干下,它们都有一颗极其聪慧的心。透过胡杨极度扭曲却又昂首向天的身姿,我似乎看到了它体内潜在的那种不屈不挠

的精气神。世世代代的胡杨,在经受种种困苦、饱受了许多磨难后无怨无悔,依然传承奋发向上的精神,坚定地成长为一棵棵奇迹般的大树。每一棵胡杨,无论是生长着的,还是干枯的,都是戈壁滩上笑对逆境的勇士,视死如归的英雄,令我感动落泪并深深地敬仰。

台湾女作家李乐薇说,“树的美丽也不逊于花,花好比人的面庞,树好比人的姿态。树的美在于姿势的清健或挺拔,苗条或婀娜,在于活力,在于精神!”是的,在我看来,胡杨的美不仅仅在于秋天金黄的树叶,更在于它面对水源逐渐消失、面对焦灼烈日烘烤和风沙肆无忌惮地侵蚀,却自始至终彰显出来的蓬勃向上的活力,在于它“活着千年不死,死后千年不倒,倒后千年不朽”的精神。胡杨,用三千年的生命在大漠和戈壁滩上抒写了一段永恒的生命传奇。

胡杨,信念坚定如磐石。天山南北,大漠戈壁,到处都有它狂野不羁的足迹。无情的岁月可以凋零它丰润的模样,但是尽褪繁华的它却因不屈的灵魂而千古流芳。

夕阳西下,长风突起,不死的胡杨魂又在戈壁滩上驰骋飞扬。





孙黎女,闲暇时喜欢读书写字,享受文字带给心灵的那份启迪、温暖与宁静。

## 棒槌声声

孙黎

从小到大,听过无数种声音,却最难忘那棒槌声。梆——梆——梆——,坚定而悠长,常在梦中回响,在心灵深处震荡,荡皱了几时故乡那清澈的河水,以及河水中映着的,母亲举起棒槌一下一下敲打衣服的身影。

老家村东有条河,南北贯通,河水深浅不一,洗衣服的人身后就紧挨着河岸,岸边栽种着很多槐树,其中以长得与人般高的棉槐居多。一到夏季,河岸青草猛蹿着长,又高又深,混着棉槐条子,密密匝匝。有时洗着衣服,特别是中午,甚至可以听到草丛里传出蛇吃青蛙的怪异声,深幻莫测,害得我担心蛇会从身后的深草丛里窜出偷袭正挥槌洗衣的母亲。

母亲太忙,在缺少少物的贫困里,每天天不亮就点起煤油灯开始一天的忙碌。在外面,要和男人一样扛镢拿锨推小车挣工分;在家里,要做包括爷爷奶奶在内的全家十一口人的一日三餐,要养兔喂

畜,要推磨碾谷,要洗衣缝补……母亲的忙累以及对爷爷奶奶的孝敬,一直伴随着我们兄妹的成长,也让我们早早便懂得了付出与感恩。

四岁那年夏天,我跟随母亲去村东河洗衣服时,就蹲下执意要帮忙洗,一双小手学母亲的样子,努力搓洗着毛巾。不料,身体的晃动令双脚没踩稳洗衣石,整个人瞬间掉进水里,忽上忽下,胡乱扑腾。事情发生得太突然,母亲慌乱中想也没想就下水去拉我,却没顾及到脚下,不小心被边上的青苔滑倒,亏得母亲一只手里还握着棒槌,情急之下,把棒槌的手柄处伸向了我,冥冥中,我竟也握住了,被母亲救了上来。

从那时起,我对棒槌有了深深的记忆。上世纪六十年代的农村,市面上基本是看不到洗衣粉和肥皂的,我发现每次洗衣前,母亲总是先烧些温水,然后加点食用碱来浸泡衣物,剩下的就全靠棒槌的敲打洗污了。

凛冽的寒冬里,整天操劳的母亲手指上总会出现几道裂开的血口子,为不耽误干活,平时都用剪开的松狗子茧套住包好,这样的一双手在冬天洗衣时更是遭罪。至今我都无法忘记那些画面:母亲用棒槌费力地在结冰的河面上砸开窟窿,拿着棒槌的双手冻得红肿,一盆衣服洗下来,双手早已冻僵,不得不赶紧夹进腿弯儿处暖和暖和……那时,唯有棒槌真正帮助了母亲。

八十年代我参加工作,业余第一件事就是在小城各个商场寻找并挑选洗衣用的橡胶手套。第一个月工资发下来的当天,我就迫不及待地去百货大楼把看好的那付黑色长胶皮手套买了。当我下班骑着二八自行车连夜赶回家,拿出手套和剩下的工资交给母亲时,一向寡言的母亲显得激动不已,一个劲儿地说,日子真是越过越有奔头了……

是啊,日子真的是越过越好,越有奔头了,可岁月无情,母亲却越来越老了。我坐月子那年,母亲已年近古稀。

那时正值寒冬腊月,父母把唯一的火炕腾出来给我,母亲还要一天几次地去东河刷洗尿布。躺在

温暖的土炕上,我仿佛能清晰地听见东河传来的阵阵棒槌声,眼前浮现着母亲那尽显佝偻的单薄身躯,在寒冷的北风中,正费力地举起棒槌,一下,一下……我躺不住了,不顾父母的劝说与反对,坚决地返回了自己家。

棒槌声声,震得我心生疼!

后来,姊妹们有心接父母到各家住,可母亲总说自己能动,哪儿也不去,固执了一年又一年,等我把母亲接来小城的时候,已是父亲过世,母亲也已九十高龄,且重病后生活无法自理。

一起生活,母亲每每洗脸的时候就总爱唠叨:好好的毛巾,都让你们用洗衣机洗得发板发硬,想想以前咱家的毛巾,不管用几年,哪一条洗出来不都是铮娇绵软……我知道,母亲是在念着棒槌的好啊!

棒槌,几乎陪伴了母亲辛苦劳作的一生。或许,在母亲眼里,早已把棒槌视若自己心爱的孩子了,而在我心里,棒槌曾敲打记忆深处的那些岁月往事,总能让自己在后来平淡的日子里,对身边生活生出无比的爱,还有感恩。





丁柏钧 全国首批观赏石鉴赏师，中国观赏石协会首届会员，威海市诗词楹联协会、文登区作家协会会员，文登区融媒体中心编导。1992年诗文首次发表，获各级征文大奖多次，现有近百篇作品散见国家、省市级报刊。

## 石界有奇缘

丁柏钧

无巧不成书，无缘难成事。两颗心能够擦出火花、演绎出惊艳的浪漫绝唱，若撇开了缘分，是不会有结果的。范伟的那句傻乎乎的经典台词“缘分啊，多少钱？我买呀！”刺痛了多少失缘的无奈，又挑逗了多少结缘的欢愉？

缘为何物？缘是遇见，终生难觅却相遇；缘似梦幻，倾心舍得梦成真。轻描淡写的一句缘分啊，是冥冥中不随人的意志而改变，既看不见也摸不着，却硬生生地把看似不相关的人和事，鬼使神差地拗合到一块儿。这也许就是神话里常说的天意难违吧！不服？不服你又能到哪儿说理去？

有些不怕事大的，常把一些有缘无分的闹剧搬出来，存心晒人家的老账，揭人家的老底儿，戳人家的疮疤，还狠劲地往伤口上撒盐。本来那些痛彻心扉的血淋淋的笑柄，就叫人捶胸顿足恨不得找个窟窿钻进去了，你再在那儿找抽型的起哄，还准备叫人活吗？

都说藏石讲石缘，这话一点不假。我就与心爱奇石鬼使神差地失之交臂过。

1992年，我到奇石产地发现一块心动之石，图案酷似穿着虎皮裙的孙悟空半身像，可惜直到天黑也没能谈妥价钱，只好灰溜溜地返回旅馆，本打算次日凌晨5点启程返乡，可是一整宿诱惑的馋虫钻得我辗转反侧彻夜难眠。天不亮就爬起来，决定再闯一次“威虎山”。

第二天一大早就来到卖主家，没想到这婆娘突然变了卦，不讲信誉了，硬是比头一天她自己说出的价钱又提高了很多。这倒还不算最要命的，最让人接受不了的是，正当我与这婆娘讨价还价之际，门外一辆轿车戛然而止，进来三个人模狗样的家伙，一眼就盯上了我以心相许的这块“孙悟空”，几乎没怎么还价就交了钱，据为己有了。这些可恨的家伙还你争我抢、疵毛撅腩地把石头捧到院子里，对着太阳光奸笑着、嬉闹着，好像存心气我似的。这

次眼看就到嘴边的“唐僧肉”，前前后后不过十分钟，就这么不翼而飞了。真是哑巴吃黄连、打掉牙往肚里咽啊！谁也没法理解我当时的心有多痛！你说，这叫我到哪儿说理去？

垂头丧气地回到家，闷不作声也罢，一吐露出难以压抑的遭遇到，叫老父亲劈头盖脸地好一顿臭骂。

这类“失街亭”的事真的不止一次两次，回过头来想想，别的花言巧语什么也不用说了，只能自欺欺人地抱怨“与己无缘”啊！再说，这种缘分所致的事它也不归我管啊！

收藏了三十多载奇石，不可思议的结缘偶遇则数不胜数。

千禧龙年，我准备参加一场石博会的当夜，做了个奇怪的梦：在文城东南方的抱龙河上空，一条巨龙盘踞在一团洁白的祥云之上，见头不见尾。梦中的我惊讶道：“这不就是传说中的秃尾巴李龙爷吗？”第二天在石博会上果然见到了与梦境投缘的一块奇石，约五六百斤重。石头的四个角凸出一尺多长，如四条螭龙或龙龟探头探脑，不由得联想到四海归一、天下大同的寓意。顿觉这就是缘分，是上

天有意安排给我的，哪怕是花血本也要买下！2012龙年，奇石界几位专家凑在一起，给我估了个天价400万。近来又有人说，此石象征着祖国完全统一，其身价应与960万平方公里疆域同提。你说，缘分给了我多大的偏爱啊！

走进奥运北京奇石展那次，七八个石痴蜜蜂采蜜似得冲到一堆尚未清洗的戈壁石前，如饥似渴地淘起宝来，时而用水把奇石喷湿，对着太阳找感觉。我没扒拉几下，就淘到一块玛瑙黄碧玉金蟾。这块金蟾石的两只眼睛圆鼓鼓地凸显出来，上下嘴唇间一道黑痕，很有一张一合的动感。再细看，石蟾嘴巴下竟嵌有我的姓氏——金色的隶书“丁”字，其圆润的笔划，规范标准，似书法大家的墨宝，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

石海茫茫，我一个“丁”姓后生，竟能在今生今世得到老天爷眷顾，将亿万年前早已拟好的姓氏玛瑙石赐予我，除了缘分，难道还有别的更贴切更有说服力的词语来诠释吗？

成也缘所倚，败亦缘所伏。正如曹雪芹的《枉凝眉》所言，一个是阆苑仙葩，一个是美玉无瑕，若说没奇缘，今生偏又遇着它。





于 强 笔名子强，寓意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作品有诗歌、歌词、散文。仓央嘉措诗歌协会会员，威海诗歌协会会员，威海文登作家协会会员，诗词楹联协会会员，作品曾在国内多家报纸杂志刊出。

## 妈妈味的韭菜盒子

于 强

前段时间我在微信朋友圈，发了妈妈包的韭菜盒子图文，想不到短短的时间引来诸多的点赞与评论，也许是大家对于韭菜盒子这种充满乡土气息的食物格外青睐，亦或是大家对这暖暖母爱诚挚的感慨，总之让我小小的幸福感瞬间爆棚！一篇《妈妈味的韭菜盒子》也就呼之欲出，让我由衷地抒发一下内心的感怀吧！

韭菜又名阳起草、扁菜，中医认为具有补肾、健胃、提神、止汗固涩等功效，它适应性强，抗寒耐热，全国都可栽种。春天到来的时候，万物复苏，阳气上升，到处生机勃勃。我认为此季节最鲜的菜当数头刀的韭菜，满畦娇绿，根茎略紫，短茁肥嫩，一派欣欣向荣。历代文人都把春天的韭菜形容成蔬中珍品，古诗词中描写的就很多“一畦春韭绿，十里稻花香”，这是清代著名文学家曹雪芹《红楼梦》中写的。杜甫《赠卫八处士》中也有，“夜雨剪春韭，新炊间黄粱。主称会面难，一举累十觞”。还有宋代诗人刘子翠诗

句“一畦春雨足，翠发剪还生”，还有如此很多描写韭菜的诗句。

以韭为肴的菜品很多，因为一份久远的回忆，个人觉得最美味的当数妈妈包的韭菜盒子。最早韭菜盒子在我们靠海那边叫“夹角”，有现在这种半月型的，还有两张擀好的面皮儿中间包上菜馅对在一起的那种圆形的。

记忆中最早吃韭菜盒子是在我上小学五六年级的时候，那时八十年代初，经济水平低下，食材稀缺，物资匮乏，能吃上顿里外都有油的，类似韭菜盒子，炸麻花或者油饼这种食物真是太奢侈。妈妈是一名勤劳优秀的人民教师，有次听别的同事告诉怎么包“夹角”，回来就试着做给我们吃。妈妈第一次包没有经验，按照包饺子的一面与馅调和的，边包边烙。结果是我和姐姐两个站在锅边，用苞米外层晒干的壳（我们叫棒棒萼）接着妈妈烙好的油津津，外焦里嫩的韭菜盒，是你一个我一个，烙一个吃一个，

妈妈都烙不及我们两个吃的,根本没等放到盘子里。到最后不懂事的我们全部都吃光了,父母连什么味道都没品上,没办法只好另外做的面条。那个年代食物匮乏,肚里没有多少油水,能吃上一顿这样的食物确实是一种奢侈。妈妈在当年是所谓的“民办老师”,那时的“民办老师”一人都任好几科,平时课程都是安排的满满,晚上还得在学校办公,备课批作业,工作特别忙累。那时候只休一个星期天,还要为全家洗衣服做饭,有时候还要帮忙打理门口爸爸种的小菜园。那时候的人好象都没有时间精力去研究吃的,饭菜当然就是比较简单的。但贤惠勤劳的妈妈总是极力用有限简单的食材,变着样子给我们做着可口的饭菜。

斗转星移,时光荏苒;白驹过隙,光阴如梭。转眼间到了新时代,妈妈的“民办老师”早已“转正”,现在已经退休了,我们都长大成家。现在条件好了,我们想吃的时候就随时可以包,却怎么也包不出妈妈包的那种味道。前几天的时候妈妈又招呼我过去吃饭,说是包韭菜盒子,我就细心记录了详细的过程,以便广大食友参考。

首先把面调好,和包饺子的面调法差不多,稍软一点,只是记得要比包饺子的面准备的多一些量,把面调和揉好醒着待用。把准备好的小菜园头刀韭菜精心挑捡洗干净,切得细细的。早市买新鲜的(我们威海人俗称“色虾”)鹰爪虾,去壳剥好鲜虾仁,切小段备用。提前用温水发好的黑木耳洗净切小丁备用。先起锅,放点油,打好的蛋液摊匀,注意火候小一点,把鸡蛋煎的娇嫩的,然后也切成小丁。把所有备好的馅儿准备好后,都放到一起。然后倒点花生油,放上少许盐和耗油搅合,其它多余的调味品什么都不用,要的就是原生态的鲜味。面切好摊饼,擀成类似平时包子大小均等的面皮,就马上

包,这样才能保证馅汁的鲜度,妈妈包的手艺一绝,总是能最多的把菜馅装进去,到现在我都觉得好神奇。烙的时候,一定要注意火候。火大了就糊锅了,品相就不好了,小了不熟,韭菜就有辣味,这真是一门技术,特别是用大锅的时候,烙的高低水平直接影响着韭菜盒的口感。好在现在都有电饼铛,虽然一次烙的少点,但操作方便而且不用多少油。当烙的两面金黄,少闷一两分钟,韭菜盒的鲜香就会溢出来,可以出锅了。当看到外焦里嫩,色香味俱全的韭菜盒上桌的时候,让我垂涎三尺,夹上一个,咬开一口,满满的带着油亮汤汁的馅。那碧绿的通嫩的头刀韭菜,鲜美的粉白相间的虾仁,娇黄色的鸡蛋饼,黑色的木耳丁,一场饕餮的视觉和味觉盛宴,混合在一起的鲜香,挑逗刺激着你舌尖上的每一个味蕾,让你唇齿留香,再再地弥漫着整个口腔,人间的美味莫过于此!大快朵颐,三下五除二,一个进肚,再来一个,一口气七八个就干掉了,又找到了当年的感觉。妈妈微笑看着我,说“慢点,烫啊,也没有人跟你抢!”抬眼看着妈妈已爬满皱纹的眼角流露着慈爱的目光,一瞬间我发现有妈的感觉真的很好!当我们慢慢长大了,妈妈却渐渐变老了,当我殷殷拳拳的赤子之情还没报答母爱的时候,妈妈却头也白了,腰背也微驼了。

如果说人世间最真的情是亲情,那么亲情间最无私伟大的爱就是母爱!无求回报,点点滴滴,孜孜不倦,春风化雨。当下流行的一句话说的真好,“再好的香水也干不过韭菜盒子!”虽然是一句调侃的话,但从我的角度看,也可以理解为这是一语双关的诠释着妈妈味的韭菜盒子就是天底下最简单,但却是无法比拟的爱!妈在哪里,家的方向就在那里!

人间有味是清欢!



姜爱华 文登区作协会员,故事动力高级终身学员,作品散见于《文登文艺》《山东青年作家》《知识窗》《年轻人·职教与就业》威海晚报等刊物报纸。

## 妈妈的“谎”言

姜爱华

“爸爸,快把虾头给妈妈,妈妈喜欢吃虾头,不爱吃虾肉。”6岁的小宝两眼盯着他爸手里正在剥皮的虾叫道。我惊呆了,多么熟悉的语言。小宝像极了小时候的我,而我像极了我的妈妈。

在外人眼里,妈妈是一个善良厚道之人。可在我心里,我对我妈却是“嗤之以鼻”,因为在我面前她经常说“谎”,奇怪的是,常常还让我信以为真。

比方说吧:小时候,因为我爹在外面上班。逢年过节,家里都有鱼吃。每次吃鱼的时候,妈妈都是那句话,妈妈不爱吃鱼,你们仨把好肉都吃了,别剩哈。我相信了,争着抢着把鱼肉给吃光。可每次姐姐吃的最少。有一次,吃完饭,我趴在窗窝处玩,却看到了妈妈站在锅台边咂吧鱼刺、鱼头。看她吃得津津有味样子,我猜想可能妈妈真的喜欢吃鱼刺鱼头。此后,每次吃鱼,我都招呼哥哥赶紧把鱼肉吃了,尽早让妈妈吃上鱼头鱼刺。每当这时,姐就会翻着大白眼珠子瞪我。我不服气,“姐,你干嘛瞪我?你

问问妈,我说的对不对?”妈妈忙不迭地应着:“是是,秋说的没错。”姐大喝一声:“秋,你彪吗,妈舍不得吃鱼肉,为的是让我们多吃点。这点事,你都不懂……”只见姐满眼水雾,妈别过脸去,而我则一脸懵逼。

比如:妈没事,别惦记妈,不用常回来。可每次打电话说要回家,她总是老早就准备好我爱吃的饭菜,蛋菜等大包小包的摆了一地,等我带走。然后站在门口等我回来。见面的时候却唠叨着,“就把你闲的,没事老回来干嘛。”听起来好像不想闺女似的。听邻居说每次我走后她都会上平房上看我走得不见人影,还舍不得回去。她就是这样“口是心非”

说起妈妈的“谎”言,几天几宿也说不完。可最让我记忆犹新的还是那2块5毛钱的故事。

那年,家里给哥盖房,结婚生子,姐出嫁。家里不但没积蓄,饥荒拉了一大堆。为了还债,妈妈恨不得把一分钱掰成两半花。

那年 88 年,我上初三(妈妈在哥家看孩子),3 月的一个周五的晚上 7 点半左右,我写完作业,蹲在灶前烧火热饭,只见妈妈一瘸一拐地推开家门,喊道:秋,你看,妈给你带猪头肉了。边说边从包里拿出一块装在方便袋里的猪头肉,放在菜板上,切好盛了一碗。我闻着肉香,立马跑过来,顾不上拿筷子,捏起一块就往嘴里送。咂吧咂吧嘴,哇,真香!过了年,头一次吃肉。看到肉,我眼都亮了,不住嘴地连吃了几块。连喊过瘾!我捏了一块送到妈妈嘴边,(只见妈妈额头上沁满了汗珠,按理说春天乍暖还寒,再说妈妈还坐车回来,不至于出汗啊。我纳闷着)妈妈把脸转到一边:“妈不爱吃肉,你使劲吃哈。”肉香的诱惑,我顾不得想太多。我端起碗,拿起筷子,大快朵颐起来。我忽视了妈妈为什么一瘸一拐的问题,忽视了妈妈额头沁满汗珠的问题。

晚上睡到半夜的时候,我被妈妈的呻吟声惊醒了,爬起来,焦急地问:“妈别吓我,你怎么了?”妈抬起手指了指脚。我掀起被子,只见妈的脚脖肿得老高,脚底也有多个水泡。我吓坏了,赶紧找了一贴膏药,给妈妈在脚脖处贴上,问妈妈到底咋回事?妈妈直摇头,说没事。经不住我软磨硬泡地追问,妈妈把事情经过娓娓道来:

几个星期没回家看上学的闺女了,我惦记着你还有没有吃的了。想起你,我着慌了。早起我就商量你哥,让他明天请天假,我回家给你蒸锅馒头、包子,你哥同意了。

中午,我因为想着家里的你,心慌慌的,饭也没吃几口。2 点半的时候,你哥拿了一张车票回来,让我坐 3 点 20 的客车回家。我一路走,一路想,坐个车还得 2 块 5 毛钱,这些钱够我买块生肉回家给孩

子包包子了。可车票已买了,没办法,我还是上了车。就在车快开的时候,我看见车下有因没买到票坐不上车的而急得团团转的人。我忽然有了卖票的想法,心想着票卖了,买肉的钱就有了。于是,我下了车,把票卖了出去。

想着孩子吃着满口肉的包子,我就感觉特高兴。我哼起了小曲,脚下也如生风般越走越快。

一路上没见有卖生肉的。走到张家产的时候,看到路边有小贩在卖猪头肉。我就想着秋最爱吃肉了,于是,我毫不犹豫地掏出卷成球的那 2 块 5 毛钱,换成了香喷喷的猪头肉了。

天越来越黑了,我着急忙慌地靠右边向前走,不敢回头看,就怕有坏人跟着。不想,走着走着,前面来了一辆汽车,车灯亮的晃眼,本就靠道边的我,向旁边一闪,掉进了路旁的小沟里了,右脚脖子扭了,我费老劲才爬出来,疼得我脚不敢下地,我硬撑着走回来了。

我一手用毛巾擦着妈妈湿漉漉的额头,一手摸着妈妈肿胀的脚踝。想着妈妈为了省出 2 块 5 毛钱的肉钱,宁愿脚底磨泡也要走 40 多里地。我泪流满面,呜咽成声。妈妈伸出手,拍了拍我的后背,“别哭,我没事,已经不太疼了。”我知道妈妈又说“谎”了。

真的不疼吗?反正我是不信的。物质匮乏的年代,妈妈不爱吃鱼、肉吗?我不信。妈妈不想我吗?我更不信。我只爱吃虾头,不爱吃虾肉?闺女现在信,将来肯定也不信。

不养儿难知父母恩。自从当了妈以后,我才读懂了妈妈,明白了妈妈所有的“谎”言里都藏着深深的“爱”!



邢志浩 山东省威海市文登人。做衣坊一女子。疲劳之外以文字解乏。愿用文字里的欢喜肩负生活。爱我所爱,予我所予。用文字经营自己的生活。

## 茶生活

邢志浩

我对茶的喜欢,不如说对吃茶氛围的喜欢,还有吃茶间得来的温暖和感动。

早几年我写过很多与茶有关的文字。也学到了很多与茶有关的知识,那些茶具、茶宠、茶的文化,在那时候就是很纯粹地吸引我。后来延伸到对吃茶环境的喜爱,对吃茶人的喜欢。

所以,一起吃茶的人,必然性情相投,总会有思想上的共鸣,有认知上的追求。这些年,一起吃茶的大都有着奋进的思想,有努力的目标,谈话里总会收获到力量与财富。满满的积极向上的能量,被吸收,转换。也有,暖暖的人间真情。

一日,在茶馆里闲坐。看茶汤清亮透彻,不及唇边,便有暖暖的香甜。一转头,一个端着茶杯的姐姐在橱窗外,一闪而过。

对我,却是惊鸿一瞥。那一瞬间,被优雅的气质袭中的感觉真是奇妙啊。与这样的姐姐聊天,说话,是不是很幸福的事情?

真是如心所愿,姐姐端着茶杯进来了。只是看姐姐举手投足,就知道姐姐有智慧,有见识,有爱。她开口说话,就温暖扑面。端着盏,听她聊茶的话题,说母亲的话题,那么熨帖,那么舒服舒心。姐姐的挺拔修长,端庄大方和茶汤一样清澈明了,一样香香甜甜。

姐姐说她的14楼的故事,听得我心底柔软。她住在11楼的老母亲,瘫痪了5年,89岁的老妈妈像极了一个孩子,每日里被他们兄弟姐妹5个照顾着。每个午后,姐姐都会推着妈妈到14楼享受暖暖的阳光。他们像对待小孩子一样照顾老妈妈,就像他们小的时候妈妈伺候他们一样。每天的晚饭,他们都是热热闹闹一大家子人在一起吃,在11楼妈妈家。他们在努力唤醒妈妈的记忆,哪怕妈妈只能记起他们中任何一个孩子。

看姐姐说话的神情,满满的自信与骄傲。怎么不骄傲呢?一个69岁的女儿照顾89岁的老母亲,

那么得心应手,真是一件自豪的事情。在姐姐的心里,老妈妈就是一个可爱的孩子宝,他们做儿女的宠她,溺爱她。

有妈妈在,他们每日的奔波之后,就有一个共同的家可以急切地赶回去。

有妈妈在,他们就都是小孩子。哪怕妈妈也变成了小孩子。

姐姐的话让我想起了龙应台的背影,想起了龙应台照顾她的妈妈的细碎片段。亲情,就是世界最长情最温暖的阳光。甚至让身边的人,也被照耀。

续茶,继续跟姐姐聊。这有温度的姐姐就是一束光,让我也感觉到了暖。

对茶我是没多大研究。喜欢也就是能守得一隅静谧。可以安静地看一会儿书,听一段古筝曲,想一想可以想念的人和事。这吃茶的环境,必是内心里喜悦的一块净土。一走进去,自然就安静了浮躁的内心,端茶吃茶,一目了然的清澈与干净。

至于茶的名贵与否,似乎对我没有什么很大要求。我只愿意喝自己喜欢的茶,喜欢的就是最好的。最好的茶也喜欢与身边的人分享,让更多的人与我一样,享受茶的香,茶的甜。喜欢那间闹中取静的小茶室,不被世俗浸染,安静地守着那一方小天地。任一叶一水间的糅合。于是,总会约了三两好友,在茶室里闲聊。听一些茶的故事,学习茶的礼仪与文化。尤其喜欢那些茶的名字,念起来一如走进了唐宋,

走进那些诗情画意里。

“暖玉生烟”,出自唐代李商隐的“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你能想象得出一首诗生出一款茶吗?你念着暖玉生烟,是不是就有着人间烟火的暖,此生此世的情。那一枚叶,遇到水,真的就生出了烟火的香,人间的暖。

开到荼蘼花事了,烟尘过,知多少。为着美好事物的不终结,取一款“荼蘼未尽”多好呀。于是这一款茶亦是我的心头所爱。一抹茶香,一缕情长,一脉永连。来来来,既然我们红尘相识,何妨一路走下去,在这美好的生命旅程,携手,到老,不离,不弃。亲情如此,爱情如此,友情亦如此。

尘世里奔跑,总难得有时间去茶室坐一坐。偶尔去市里办事,也是打茶室门前一过,匆匆看一眼,在心里就有了一见的欢喜。

某一个深夜,经过茶室,看它闪亮的招牌赫然闪过“茶生活”,瞬间有一种被生活追赶着,想歇个脚的冲动。回到家,随手泡,氤氲茶香就围拢来。就想起那个优雅有气质的姐姐,想起她 14 楼的故事,想着无数个深夜,无数个家庭里的亲情故事,爱的故事,原来都是可以在茶水间去慢慢体会,细细品味。何尝不是生活里的喜悦,生活里的香甜。

茶,就这样走进我的生活,有一日也或许会走进你的生活。





冷凝女,原名纪秀美,山东散文学会会员,山东威海文登市作家协会会员,曾在《中国青年报》《学校刊物》发表过文章。后热衷网络创作,在《红袖添香》《中国文明网》《搜狐媒体平台》《散文吧》等发表诸多文章。后开始纪实文学和散文创作,作品见《婚姻与家庭》《文学月报》《东方散文》《威海晚报》《文登数字报》等。

## 我们谋生亦谋爱

冷凝

我是在一次义卖现场邂逅文登区爱心联盟的群主王敏,当时他正带领着爱心志愿者在金都广场义卖。正是春风肆虐的季节,风暴旋转着尘埃刮得天地一片混沌。路上行人匆匆走着,偶有驻足的,爱心志愿者们都赶紧拿起商品不遗余力推销。义卖的商品五花八门,新旧不一,一问才知道这些商品都是志愿者从家中拿来无偿奉献的。

我所熟知的社会福利机构,无一不是托起老年人、残疾人、孤儿的服务,每一项托养福利事业都彰显了国家人道主义和扶贫济困的中华传统美德。我不解国家拥有这样的福利政策,爱心联盟如何还需要劳心劳力义卖筹钱呢?

见我疑惑,王敏给了我一个电话,他叫殷晓忠,从小失了母亲,父亲种地依靠微薄收入把他养大,只盼着早点成家立业,谁知上班不到一个月车祸导致高位瘫痪。父亲欠下债务仍无法让儿子直立行走,遂伤心欲绝让他自生自灭。

我小心翼翼拨通殷晓忠的电话,他声音洪亮,没有半点对不幸生活的沉沦。他说,十年前一场交通意外永远不会走路了,社会低保那点钱杯水车薪,不及医药费的万分之一。当时家徒四壁,父亲日夜以泪洗面。他万念俱灰、一心求死。是爱心联盟的志愿者来到他的家中,送他轮椅,送他去医院做康复理疗,十年如一日,每个月都带着生活补助看望他,让他和他的父亲重塑生活的信心。虽然他腰部以下没了知觉,但是凭借双手和大脑,他要承担起父亲的晚年生活。放下电话我悄然落泪了,想不到这世界还有这么难的人。

爱心志愿者杨晓楠告诉我,2000年时,他在北京儿童医院看见一对夫妻为了给孩子省下医药费,一天两个人就着白开水只吃一个馒头,当时他含着眼泪把身上所有钱都掏给了他们。他说我们的国家并不富裕,福利政策只能保证低保生存,有太多人在不幸中煎熬,我们不能见死不救。除了工作,他把

时间和精力都用于做公益活动,捐出的钱物不计其数,但是他却说,每当我看到那些无助的眼神,我都深深地自责,我的能力太有限了。

爱心联盟的管理员徐爱红,义工八年,她就想捐助一名失学儿童,有人为她引荐农民邓海山家。邓海山,车祸被撞成植物人,父母没有经济来源,两个女儿要上学,他的妻子苦苦撑起这个家。从此徐爱红在这个家倾注大量的心血,她带领志愿者们捐钱捐物、寻医问药、康复理疗。邓海山醒来了,虽然他失去记忆,但是生活能自理。每当他看见徐爱红去,都会露出阳光般的笑容,见她走偷偷藏起她的车钥匙。徐爱红理解他的恋恋不舍,可是她的心还牵挂着一个母亲离异下落不明、父亲车祸身亡的初中孩子,他那年迈的爷爷奶奶撑不起他的未来。

爱心志愿者楚晓霞,一个来自青岛的随军家属,只在文登工作了三年,得知邓海山的遭遇,从此包揽了他的大女儿上高中和大学的费用。就算现在已经随丈夫离开文登,依然每月负担着孩子的生活费。她低调得不肯透露出自己半点信息,我从她人嘴里得知,她是一名教育工作者,她的善良和素养感动了我。徐爱红说,像她这样默默捐款捐物的人不在少数,很多人不愿意留下信息。确实有些志愿者拒绝我的采访,他们只给我留下一句话:“只图心安,不图回报。”

在我的潜意识里,能够做爱心志愿者的经济基

础都比较好,可是接近他们我惊讶地发现,他们就是一群平凡工作岗位的人。他们一面谋生,一面参加公益活动,放弃的全是自己休息时间。其实好多志愿者本该是被关爱的群体,却一面努力谋生,一面不辞辛苦做着爱心公益。像王海龙,这个听力残疾的青年,开着甜点店只能维持基本生存,周末却放下大好挣钱机会去参加公益活动;管理员何经平,上无片瓦,下无存粮,骑着电动车为环卫工人送水送温暖,大街小巷都留下他爱的足迹;都基英,每次公益活动都是主动开车拉志愿者,遇到捐款也是当仁不让,若不是丈夫全力支持,她那不过两千元的职工退休金都不够她献爱心;毕翠景,善良的单亲妈妈,婚姻坎坷,却微笑着携母亲、妹妹、孩子,三代人走在爱心公益的路上……

我实在无法一一列举爱心志愿者们演绎的这些人间真情,从2009年创建伊始到现在,爱心联盟组织发起数千次活动,数万人次参加,捐款捐物累计达百余万元,志愿活动遍布城乡。公益项目包括残障青年、孤儿、白血病患者、尿毒症患者、助学、植树、环保、献血、义卖、爱心课堂、国学培训、图书馆及养老院义工等,他们传递爱心,传递正能量,温暖着角落里的人,谱写着大爱之歌。

生活不易,人生无常,我们不但要脚踏实地地走路,还要用心走好路。其实人生就是一场修行,我们谋生亦谋爱,只为遇见更好的自己。





**董 强** 笔名泉石。山东省散文学会会员,山东省楹联艺术家协会会员,威海市和文登区作家协会会员,威海市诗歌协会会员。曾在《时代文学》等刊物与众多网络平台发表小说、散文、诗歌数百篇,有多篇编于各类文集。

## “哲人”增哥

董 强

“增哥”,是按照村里的辈分叫的,是我家东面胡同的一个邻居。增哥是个石匠,近一米八的个子,年轻的时候绝对是个仪表堂堂的帅小伙儿。我记事的时候他四十多岁的年纪,整天在西山石窝子里打石头。人民公社时期,打了石头除了盖房子,盖地瓜窖子,盖氨水库,还要准备修大坝、建扬水站、砌地堰子,需用石头的地方太多了。增哥的脸和手臂成了酱赤的颜色,身板显得很结实,像个铁塔。握鍬子、钢钎和锤把的手粗糙而有力,像一双坚实的铁钳子。有人说增哥一辈子打的石头可以堆一座山,那些年村里人盖的所有新房,可以说每一座上面都有增哥打的石头。后来因为凿石头时被石渣子刺伤了眼睛,增哥的视力严重降低,才从采石场回到了生产队。

论干农活,增哥照样是把好手,正如乡亲们说的:“那真是牛上就牛上,场上就场上”,意思是掌犁耕田、播种、收割、扬场、晒粮样样精通。队长每次安

排他带领一帮人干什么活,就尽管放心好了,他都会认真负责,指导大家保质保量干得利利索索,保你一百个满意。

他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性格比较倔强,话很少,偶尔说话,一板一眼,好像板上钉钉,不容置疑。增嫂个子矮矮的,性格温顺,家里的事情肯定是增哥说了算。他们家有一大群孩子,男孩六个,女孩两个,除了自己生的,还收养了亲戚的一个女孩。记得我在小学读书的时候,他们家里只有增哥和大儿子在队里干活挣工分养活全家。家底本来很薄,多亏了新社会在生产队的集体里,起码地瓜粑粑能混饱肚子。有人曾与增哥聊生活,聊到“养活那么多孩子不犯愁么?”增哥只淡淡地说:“愁么愁?每一个孩子头上都顶着一个天,脚下都踏着一片地呢。”家里六个男孩渐渐长大,大了就要说媳妇、盖房、结婚。在那个年代,盖一栋房子、办一次婚事是极不容易的事情,都会累掉一层皮,想想要六次“赴汤蹈火”,会

是怎样的滋味。有些人光想想就会头皮发麻。然而增哥从来没有怕过,似乎在他的字典里根本没有那个“愁”字。大儿子结婚之前,他将省吃俭用多年的积攒全部拿出来盖了房子,并体面地为大儿子举行了婚礼,之后,增哥便召集全家人“开会”,讲了他的一个重要决定:凡是盖房的事,必须聚集全家之力,全家同心,其利断金。等老二盖房的时候,老大不可袖手旁观,必须全力帮助。再等老三盖房的时候,老大、老二全力帮助,以此类推,这成为一条家规。想想父亲为一家人劳心劳力,含辛茹苦,实属不易,做儿子的谁也没有理由开脱自己的责任啊,所以他们都在成家之后将父亲的这一决定执行得坚定不移。还有一件事真能看出增哥的性格。上级政府每年会对村里特别困难的家庭发放救济金。有一年村干部将救济款送到增哥家,增哥干活回来,知道了这件事,拿着钱,毫不犹豫地去了大队部,找到相关领导,把钱原数还了回去。他说:“上级的好意我全领了,但我家不需要救济,我们有能力解决自己的问题,把这钱给那些需要救济的人吧。”无论领导怎样说服,增哥也执意不变,最后领导只得随了他的心

愿。回来后,他私下里对邻居说:“我们家需要钱,但更需要名誉,没有钱可以慢慢挣,名誉毁了一切完蛋。我还有儿子没说媳妇呢,住疃住村的,谁家的闺女爱找‘吃救济’的户呢?”谁听了都觉得增哥说得在理,多有骨气、多么明智的增哥!

后来,增哥的儿子有的当了兵,有的进城找到了工作,有的在镇兽医站工作,有的在村里种庄稼,相继立业成家,个个都挺出色,女儿出了嫁也都很贤惠、勤劳,日子都过得挺好。尤其改革开放以后,“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他们头上的“天”更高了,脚下的“地”更阔了,他们的日子都过得更好了。

去年清明节,我回老家扫墓,在山上看到增哥、增嫂的墓,在光阴变幻之间他们已先后故去,埋没于黄土草木之中。逝者如斯,有些耐人回味的往事,却像水流中的金沙沉落河床一般积淀于心底。想起增哥曾经说的一些话、做的一些事,觉得他真像一个哲人。他一生虽然没有做出惊天动地的大事,然而平凡中蕴含着伟大,每当忆起,都会感到他的灵魂闪耀着熠熠的光辉。





于永清 中共党员,退伍老兵,文登作协会员,山东大学(威海)植物学野外实习指导老师,界石中学校外辅导员,威海市五老志愿者先进个人。

## 不忘初心

于永清

1936年7月31日,王亮带领刘福考等七名红军游击队员顺利铲除了汪疇东三庄村罪大恶极的汉奸江全德返回途中,与敌人发生遭遇战,刘福考为了掩护战友们突围,身负数弹,肠子流出体外,他看到战友们都脱险了,强忍剧痛,掩埋好枪支,顽强的向家中爬去,为了不被敌人俘虏,刘福考祈求父亲将自己处死。

最年轻的昆崙山红军游击队烈士刘福考牺牲时年仅21岁。残忍的敌人用刀砍下刘福考的头颅,挂在汪疇集的大树上示众。就在这白色恐怖笼罩着胶东大地的时候,刘福考的遗孀王国兰坚信中国革命一定会胜利,没有退缩、没有被敌人的屠刀吓倒,拖儿带女找到地下党组织,年仅23岁的小脚女人做出了惊天地泣鬼神的决定,坚决要求入党,继续完成丈夫没有完成的革命大业。

1939年10月11日,王国兰经组织批准秘密入党,为了迷惑敌人,更名王淑贞。她是一位了不起的

贤妻良母,是一位值得敬仰的胶东女性。

王淑贞(王国兰)1916年5月9日出生,她信守着当年动员刘福考参军时说过的:你放心去吧,我永远是你的人,会替你打理好这个家。今年105岁的她,终生没有改嫁。不忘初心,从无奢求,勤勤恳恳为党工作。

王淑贞家在村南头,靠近房边挖了个大菜窖子,上面盖了松枝杂草,昆崙山有不少人家都有这种窖子,敌人并不怀疑。同样是菜窖子,别人家是用来放白菜和杂物的,王淑贞家的地窖子成了昆崙山区地下党组织的秘密活动场所,很多决议都在这里拍板,很多文件都从这里送出。干部开会,她就带着孩子挖野菜、做针线打掩护,亲自为她们端水送饭,有什么重要文件就直接交给她亲自去送。她的下一站是村东那座小荒山,离村大约三华里,山上有座山神庙,庙后有几块大石头。那时的信一般分三种,没做标记的是普通的、插鸡毛的,表示十分重要,要

赶快送，插着一根鸡毛和一只火柴的表示十万火急，不惜一切代价也要送出去。

白色恐怖下的胶东，敌人无孔不入，为了更好地伪装自己，装呆卖傻，在大街上无故就打孩子，别人家不要了的东西就当宝贝一样拿回家，不梳妆打扮披头散发，乡亲们以为她真得吓傻了，女人见了瘪瘪嘴，男人见了也不感兴趣，春夏秋冬来复去，没有一分报酬，没有一句赞扬。为了蒙骗敌人，有时挽个大簪插上一支山花，情报挽在簪里，遇到可疑的人三摇两晃的就混过去了。说来轻巧，开始送情报可不是这架势，三里多路，荒草乱石，不被蝮蛇咬也得摔几跤，有一次刚把手伸进石缝里，几只野鸽子扑棱扑棱地飞走了，她一旋蹲在地上，拍拍自己的胸口，娇声骂道：畜生，你也来欺负老娘。几年过去，女儿七八岁了，孩子懂事了，自己也有了个伴。解放前夕，一个寒冷的冬夜，上级送来一封信，她大字不识一个，一看上面的标志心就绷紧了，这肯定是一封很重要的信，她把儿子托付给婆妈，帮女儿穿上红色的破罩衣，套上爸爸留下的棉袄，自己披上蓑衣，小脚上再套上一双猪皮绑，用一件破褂子包好了头。手牵着女儿一步一步向小东山山神庙奔去。

闫家泊子在连绵起伏的昆嵛山东麓，虽然有山，比起大山里还算是个小平泊，四处没有遮挡，西北风不停地嘶叫，雪面子打着转转向衣服缝里钻，年幼的小桂玲（女儿，享年82岁）浑身发抖，不停地把手送到嘴边哈几口热气，又怕被狂风吹跑，急追几步，牢牢的把住妈妈的蓑衣，信终于送到了，王淑贞警惕地环顾四周确信没有盯梢的，把信放进石棚缝里转身要走，正当这时从石头后面站起来一个人，机灵的王淑贞一把把小桂玲推向下坡处，自己琢磨如何应对脱险。来人急忙扶起桂玲说：大妹子，不用惊慌，我是初村来的联络员，因为紧急，各个联络点接到通知，都有人在等信，早就听说交通线上有个女能人，今天终于见到你了，你的任务已完成，

快领着孩子回家吧。

王淑贞高兴地扔掉了伪装的破蓑衣，背起桂玲就走。快到村口时，来了一阵狂风把她母女二人刮倒，淑贞怕女儿的哭声惊醒熟睡的乡亲，抱起孩子一溜小跑回到了家中。

懂事的桂玲没有哭，用冰凉的小手摸摸妈妈憔悴的脸亲了一口。妈妈幸福地笑了说，快找根烧火棍帮妈妈敲敲这干绑头上的冰（昆嵛山人用猪皮缝制的鞋子，冬天在雪地里穿既暖和又舒服）淑贞费力脱下猪皮绑，露出一双穿着鞋的三寸金莲，上面冒着丝丝热气。

被窝里暖烘烘的，小桂玲俏皮地拱在妈妈怀里，用一双冰冷的小手在妈妈的胸前不停的摸索取暖。她娇声娇气的问妈妈：，你为啥这么傻，不给我们找个爸爸，我想上学穿花衣服。妈妈笑了笑，用手点了一下桂玲的脑门，你真是人小鬼大，想的还挺多，记住，你只有一个爸爸，一个一切献给了革命的好爸爸，妈妈也是党的人，今后一旦找不到妈妈，你不要哭，一定要带好弟弟，昆嵛山一定能解放，革命一定能成功，等解放了，你和更多的孩子都能上学，吃饱饭穿好衣。女儿不知道什么时候早已熟睡，淑贞看看熟睡的女儿笑得像一朵花，想想昆嵛山就要解放了，解放了祖国会是什么样自己又能干什么，想着想着，她也进入了甜蜜的梦乡。

1941年1月8号，八路军山东纵队五旅十四团和五支二团向盘踞在昆嵛山的“抗八联军”郑卫屏、秦玉堂、丛镜月发起攻击，激战三天，昆嵛山解放了。

201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七十周年大庆，躺在病床上的王淑贞在家人和志愿者的陪同下观看国庆大阅兵，看看如此强大的祖国，又看看被孙子精心装裱在镜框里珍藏了八十多年的入党志愿书，泪花滚动：断断续续地喊着“祖国万岁！”



于美芹 笔名于童,女,文登市作家协会会员。2004年重新开始文学创作,先后在《少年文艺》《微型小说选刊》《章回小说》《青岛文学》《山东电力报》《威海文艺》《威海日报》《威海晚报》《文登文艺》《故事家》《新故事》等报刊发表中、短篇小说、诗歌、散文、童话、故事等100多篇首。长篇小说《李龙传奇》由文联出版社出版。

## 老胡同

于美芹

记忆里老村有一条胡同,胡同肯定不是村子里最古老的,却是最特别的。

老村的结构同现在的村庄完全不同,整个村子只有一条或两条东西主大街,从大街的两侧延伸进去的一条条胡同,每条胡同都是独立的,里面住的人家大都是一支一族血缘最近的那种打断骨头连着筋的至亲,最多也不超过四五户。胡同的深浅是由家族的大小决定的,胡同很窄,一个大人张开双臂差不多能摸到胡同两边的墙壁。墙壁上交错竖起的门楼,每个门楼就是一户人家。

老胡同的墙大多是用大大小小的青石交错砌成,青石或方、或圆、或菱角,墙缝里的泥土经风吹雨打,脱落了大半,石头和石头之间却像齿轮一样咬得严丝合缝,偶尔暴露出来一两个拳头大小的石洞,很有可能隐藏着小秘密。胡同的路面也是石头铺的,有些凹凸不平,因为年代久了,路面的石头被脚底和小车轮打磨得光滑油亮,一场大雨过后,石

头路面上闪耀着瓷器般的光芒。

我记忆里最深刻的这条胡同,有两托宽,墙高高的,墙面是用一色青砖砌成的,青砖又大又厚,墙缝是用洋灰抹的,整齐、光滑,将每一块交错的大青砖分割成了一个规则的长方形,整个墙面平整干净。

奶奶说,这条胡同里原来住着于姓一小族,之前也是苦力出身,祖祖辈辈都是做泥瓦匠的,是远近闻名的高手。到了他们爷爷辈上,一场意外只剩下弟兄两人,两间破草房,地无一垄,两人靠着泥瓦匠的手艺,便过上了四海为家的日子。本来以为这户人家从此在村子里就绝户了,可是很多年后,弟兄俩又拉家带口,衣锦还乡,用金条买下了原来两间破草房周边的地皮,大兴土木。从县城运回来的青砖,盖起三进三出的两套院子,弟兄俩一条胡同,一个坐东,一个坐西,成了村里的富户。

两家的两个儿子也是子承父业,是那种盖高楼

大厦的瓦匠，两人常年在沈阳盖楼，沈阳解放前夕，弟兄二人在一个大户人家修缮楼房，因为雇主匆忙逃命，他们意外地得了一箱金条和一些珠宝，兄弟二人决定带着金条回家，谁知道天有不测风云，他们在机场被逃难的人群挤散了。后来才知道带着金条的哥哥阴差阳错地上了飞往香港的飞机，又转机飞去了台湾，弟弟带着珠宝回到了老家，他怎么也没有想到，因为去了台湾的堂哥，他的命运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土地改革时期，堂哥家剩下的人口一夜功夫都跑了，他家被划成富农，搬出三进三出的院子。这条胡同成了集体的财产，我记事儿的时候，这里就有代销店、卫生所，还有偶尔开门的托儿所。

这条胡同也因为特殊的地理位置，而成了全村的文化和物质中心。胡同的两面墙上，留下了我们村所有孩童儿时的印记。

清楚的记得东面墙上，用白灰刷的大半个墙面上，用红漆刷上去的不同时期大红标语。标语下面高高低低地写着歪歪斜斜的各种字体和图画，有粉笔写的，有红砖块划的，有石笔写的……最耐久的是红砖划的，笔画深深地划在青砖上，再大的风雨也洗不去。倒是粉笔字，当时漂漂亮亮的，一场风雨就模糊了。石笔字是最多的，因为我们当时都用石笔。个子高一些的还可以在红色标语空间的白墙上用黑笔写字，比如：“我长大以后要当中国人民解放军！”“我长大以后要当人民警察！”“我长大以后要当人民教师！”等等。甚至有写上打倒某某某！然后用红粉笔在名字上打一个扁扁的叉，就是枪毙的意思，凡是写过这样字的，旁边肯定会紧跟着一行竖

决打倒某某某！！名字上也会有一个扁扁的叉，这两个人肯定是死对头。

黑笔是干电池中间的芯子，小的时候能有一根电池芯子，是非常难得的，手电筒有限，干电池也有限。姑姑有一把手电筒，姑姑金贵的像宝贝似的。

记得我跟姑姑要了很久，姑姑才给了我一节旧电池，我的电池是蒲帮我打开的，蒲剥掉电池的外壳，手里一根小手指粗的炭芯，我俩都兴奋地笑了，蒲的笑脸上也是一脸的黑灰，蒲拉着我飞快地跑到胡同。

已是黄昏，胡同里没人，蒲前前后后看看，做贼似的踮起脚尖，在墙的白色边沿认认真真地写了一行字，我当时还不识字，就问蒲写了什么，蒲趴到我的耳朵上，小声地说，我写了“我长大以后要当赤脚医生！”蒲说完脸上露出了难得的笑容。蒲问我长大了想干什么，我想了想说要像姑姑一样做代销员，我想吃很多好吃的东西。蒲叹了口气对我说，她也很想做代销员，可是当赤脚医生可以给她爹治病。我让蒲帮我写上去，蒲说自己写才灵，因为村里有一个叫新强的青年，在这墙上写了“长大要当飞行员！”结果春天就被招走了，所以蒲才这样迷信。我不识字也不会写字，我又想在这墙上留下点什么，于是，蒲从后腰抱着我，我勉强地能够到白色的墙，划了一条很长很长的直线。我看着这条不太直的线，对蒲说，这就是代销员。

稍大以后虽然也在胡同的墙上写过划过，可是记忆里蒲的梦想和我划的这条直线，却深深地镌刻在我的记忆里……



孙文娟 山东省青年作家协会成员,威海文登区作协理事。作品散见《草原》《幸福》《时代文学》《山东文学》《中国诗赋》等杂志报刊,2013年文登日报社联合组织开展了“仁孝文登”主题征文中获二等奖;2015年威海文登区委宣传部、区文广新局、文登日报社、文登广播电视台联合开展原创诗歌征集赛获一等奖。

## 霜华已满地,岁月不言寒

孙文娟

初冬的朝阳透过窗帘洒进来,照得满屋生辉。他伸了个懒腰,躺在仍有余温的火炕上环视着,屋里的每一件器物仿佛都在朝着他笑。上足了弦的老钟走得清脆响;印着“农业学大寨”字样的镜子格外逞亮;贴满山水挂历画的墙看起来也是那么亲切那么顺眼,就连窗外落了一层霜的红瓦也泛着喜悦的光……,由内而外的愉悦在他身体的每一个细胞里跳跃。

他一边怪自己怎么养成睡懒觉的毛病,一边匆匆地起身穿衣。他得赶紧起来把院门打开。昨晚回到村里时,在村路口遇到了发小老张,说是今天要过来找他玩。他要备上好茶好酒,迎接老张,还要再打几个电话让他的那些老友们都过来。

借着回家窖白菜之名,他在跟儿女们打了招呼后,回到了自己的家,临行前女儿送他坐上回乡的大客车,一再叮嘱他:“白菜窖完赶紧回来哈,回家注意保暖别感冒了。”

近八十岁的他,去年秋天在忙地里的农活时,不小心崴了脚住进了医院,儿女们这个时候是真正地意识到了:他年纪大了,独自一人在家,身边是该有人照顾了。出院后,儿女们不顾他的反对,硬是在城里给他买了房,装了修,今年夏天便把家给布置好了。房子布置好之后,儿女们开始动员他搬到城里,他嘴里答应,可迟迟不见有行动。他留恋他的老屋,屋里的每一件器物甚至是空气,都是他的牵绊,都有他不愿离开的理由。儿女们开始催他住进城里了,他总是借着孙子、外甥都在读高中,儿女们是最忙最累的时候一拖再拖。

其实,城市于他可以说是青年时期的一个向往、一个梦。十六岁那年,他报名参军被部队选上了,因为他是家里的老大、是顶梁柱,母亲的一句“你是要你的妈,还是要去当兵?”的两难选择,彻底浇灭了他当兵的念头。父亲早逝,他扛起了家庭的重任,努力把他的四个兄弟姐妹都送离了农村,到

城市里去工作生活。而他自己则因为错失了那次当兵的机会,只能扎根村里,结婚生子。但他对城市的向往与憧憬却始终没变,他告诉儿女们一定要好好读书,离开农村到城市里生活。儿女们懂事听话,如他所愿地都在城市里安了家。

屋檐水点点滴滴,好的家风是能够耳濡目染的,多年来,他的城市情结一直深藏在儿女的心里,孝顺的儿子儿媳知恩反哺,把自己在城里的婚房写在了老人的户头上,让他老两口有机会脱离农村户口,免交一些农业税,并且他也因此获得花五万元买一份养老保险的机会。

儿女们都成家立业了,他老两口的日子也一天天地变好,他开始筹划着存一些钱,过些年也到城里去买房,跟儿女们住得近些,等他们老两口年龄大了儿女们照顾起来方便。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老伴的一场重病花掉了老两口所有的积蓄,到最后是人财两空。对城市的向往,随着老伴的离世也灰飞湮灭,儿女们请他住到自己的小家庭里,他死活不同意;劝他再找个老伴,他找出各种理由拒绝。老伴走后的几年,他慢慢地习惯了在老屋里守候儿女们回家看望自己,习惯了在老屋里回忆曾经的风雨人生。儿孙们一回家,老屋里便有了欢笑,快乐都能把老屋挤得吱吱作响,这个时候他是最快乐的;儿孙们临行前,他总是把自己种的土产品塞满儿女们的大包小包,尽量做到与老伴在世时一样的

境况……。就是在这长长的牵挂里,在这无私地付出中,在这长期孤独之后短暂的天伦之乐里,他开始喜欢上这种状态,也变得越来越不愿离开他的“老窝”了。

刚一入冬,在儿女们的一再劝说、并且答应他城里乡下两头住的情况下,他同意搬到城里了。搬家那天,他执意要带上一盆花,说是那盆花是老伴生前最喜欢的,他带上的或许是老伴留下的一个念想。可能是心情不好,也可能是暖气房住着不适应,进城的当天他胸口一直发闷,女儿让他躺在铺得整整齐齐的床上休息一会,在儿女们收拾屋子时他偷偷地抹起了眼泪。女儿把窗户打开,刮进来初冬的些许新鲜空气,他才慢慢地好了起来。

接下来的几天,儿女都尽量抽时间来陪他,怕他刚刚搬到城里住会感到孤独。他内心里是感动的,嘴上却不停地念叨:城里的一切都要花钱,城里没有村里的那些熟悉的朋友,城里没有暖和的热炕头……

“小雪”的节气如约而至,他回到了他的老屋,他的那些老友也纷纷地赶来与他一聚。老友们欢聚少不了小酌一杯,满面红光的他借着酒劲在老友们面前一直夸赞儿女们孝顺,其它的几位老友也不住地称赞自家的儿孙有才能有出息。几位老人无拘束的暖笑,融化了窗外那满地的霜,成为滋润大地的一脉甘泉。





**周诗萍** 一个喜欢琴棋书画诗酒茶的女人。最开心的事：跟喜欢的人做喜欢的事。纯洁、善良、真诚是人生的座右铭。愿以文会友，品茗香之清气，扬人生之正气。文登作家协会会员，十多年来，在国家、省、地方各级报刊发表散文、歌词、诗歌等作品四百多篇。作品多次获奖。歌曲发表在酷狗音乐、土豆网、优酷网、中华演出网等。

## 失踪的蓝鳗龙

周诗萍

可爱、活泼、漂亮的小蓝鳗龙突然失踪了，在它从小鱼缸搬到中鱼缸的半个月后。

两年前老公从市里最大的观赏鱼市场买回来三条小蓝鳗龙，为了这几条小鱼，他特地给它们买回一个别致的小鱼缸。为了鱼缸里的色彩更加鲜艳，老公不仅给小鱼缸贴上了花草背景，还特地又买了几条花色小鲤鱼和小金鱼混养。

有了这些多彩的小鱼儿，小鱼缸那叫一个漂亮。老公喜欢养鱼，在这之前，家里已经有了一蹲2米多高立体的大鱼缸和一蹲1米半的中鱼缸。大鱼缸里养的是鹦鹉和地图，中鱼缸里养的是一条漂亮大尾巴的花斑鱼，一条乌黑的黑玛丽鱼，浅黄色的金龙鱼和一条默默无闻的清道夫鱼。

时光每天都均匀地分给这些可爱的鱼儿，它们各自生活在属于自己的鱼缸里，尽情游玩觅食。老公每天按时给这三缸心爱的宝贝喂食，每隔十天换水一次，达到每个鱼缸都有充氧系统，定时清理鱼

缸内的垃圾，让所有的鱼儿都能够欢快地畅游在这份干净舒适的环境里。

在所有的鱼儿里，我最喜欢的是这三条蓝鳗龙，因为蓝鳗龙鱼性情是比较温和的，并且有着独特的两根长长的胡须，宝石蓝的皮肤上闪烁着五彩斑斓的花纹，特别是它的眼睛，总让你觉得它在跟你说话，让你看得心生爱怜。可是蓝鳗龙特爱打架，说不定哪会儿两条鱼就撕咬起来，有时还会出现打群架。也许是鱼缸密度太大，容易让它们打架，很快两条小蓝鳗鱼先后被战死了。小鱼缸里只剩下唯一一条强壮的小蓝鳗鱼和几条金黄鲤鱼互相厮守着。鲤鱼跟蓝鳗鱼还算和谐，没发现打架现象。

春节前几天，老公坐在沙发上端详着小鱼缸，突发奇想。在我不注意的时候，就把小鱼缸里的鱼全部归类进入了中鱼缸。当我发现时，蓝鳗龙已经在中鱼缸里欢游着呢。中鱼缸面积大了，蓝鳗龙终于舒展开了翅膀，自由自在、上蹿下跳、无拘无束

地畅游起来。看着小蓝鳗龙那欢快的样子,我也就不说什么了,虽然老公在撤销小鱼缸之前没有征得我的同意,心里难免有点责怪。

很快就到了年除夕了,老公和儿子都回老家过年去了,我留下陪八十三岁的母亲一起过年。老公不在家,喂鱼就是我份内的事了,老公出门之前还特地嘱咐我每天早晚各给鱼喂食一次。因为不太习惯,开始总会忘记给鱼喂食,每当跟老妈吃饭时,会忽然想起来鱼还没喂呢!然后先去喂鱼再回来吃饭。

每次喂食,蓝鳗龙总显得很文静,不争不抢,但是总能乖巧地吃到鱼食。看着它那一对长长的胡须不停地摇摆着,喜不自禁,疼爱有加。原来在小鱼缸里这只蓝鳗龙可是抢食高手,如今在这有着比它大几倍的花斑鱼和黑玛丽面前,蓝鳗龙倒显得温顺起来了,少了些勇敢而多了些智慧,总能在那几条大鱼的空隙夺取食物,并且不少吃。看来蓝鳗龙是很聪明的。它似乎懂得在什么环境用什么方法取胜。喂食鱼儿总是很开心的时光。

转眼到了大年初五了,老公和儿子都回来了。一进家门,放下行李,老公第一件事就是去看他的鱼。突然问我:“蓝鳗龙哪去了?”一听这话我被惊得发呆,顺口说道:“在啊,怎么了?”说着就往中鱼缸那走去,“咦?怎么蓝鳗龙不见了?早晨喂食还好好呀?奇怪了!”我正纳闷时,老公说:“可能被这条大花斑鱼吃了”“啊?不可能吧?你把鱼缸里的鹅卵

石搬开看看,有没有藏在那里面了?”我边说便给老公找工具。“不用了!肯定被大花斑鱼吃了”老公坚定地说。当时我看着那条大花斑鱼就来气,用眼睛狠狠地瞪了它几眼。心里却难受得不得了,嘴里不停地叫着:“蓝鳗龙啊,你在哪里?你怎么失踪了啊?”

蓝鳗龙失踪了!那两晚上做梦都梦见它,在找寻它。可是每当再给鱼儿喂食时就会狠狠骂上几句大花斑鱼,你为什么要吃蓝鳗龙呀?就这样过了三天,又到了该给鱼缸换水了。老公这才在那堆参差不齐的鹅卵石里发现了那条可爱的蓝鳗龙,当他把蓝鳗龙的尸体放在手心给我看时,我的眼泪止不住了,心酸地抚摸着蓝鳗龙哭泣着念叨:“可怜的蓝鳗龙啊,都怪我不好,为什么没有早点搬开那堆鹅卵石呀,你是被那堆石头绊住了,不出来而丧命的啊,呜呜……”伤心没有后悔药,我真想责怪老公,都是因为你错误的判断,才葬送了可爱的蓝鳗龙的性命!自以为是害鱼匪浅啊!

蓝鳗龙失踪了是假象,是它的主人自己设定的假象!如果老公能够不那么自以为是,也许蓝鳗龙就有最佳解救时机,它也许就不会死。如果第一时间,我能够坚持自己的判断,自己动手去搬开那堆鹅卵石,也许蓝鳗龙也不会死。可是悲剧发生了,才知道后悔。关键时刻多么需要当机立断,而不是郁郁寡断!





宋吉英 女,文登区作协会员,《滨城文学》副主编。作品散见于《世界日报》《中国社区报》《山东文学》《齐鲁文学》等报刊。

## 爱在远方

宋吉英

人生的旅途中,你我的巧遇在一个美好的春天,成了爱的方程。美的延续。你时常带我去大海边,看初升的太阳,落日的余晖,水中的渔船、空中飞舞的海鸥……那一道道靓丽别样的风景,勾画出美好的诗句,永远也读不完。

当初我真不知道如何读你,你那宽厚坚实的臂膀,你那回眸的一笑,你那深情的目光……令思恋与关怀向空间四处无限伸展。

在婚姻的殿堂,是你牵着我的手。在亲人和朋友们的面前,说出了爱的真言。交杯酒注定了爱的永恒。在爱的诗笺里收藏。相信这段时光永远不会发黄。

结婚不久,事业的安排,朋友的邀请,你要去南方打工。当时夏天的热情,驻进了我空荡荡的空间,演绎出火红的思念。我时常独自坐在夜的深处,望着天上的星星,地上的明灯,往事随风,尘缘似梦。顺将所有的繁星推到梦的边缘,照亮那颗思念的

心,猜想绵绵,写进诗行。

每当斜风细雨飘洒你的梦帘,我就在雨丝里捕捉着每一个晶莹的日子。弯弯眉月,会不会从今宵起,你不觉得你我好久没去那美丽的海滨小城了吗?

我喜欢写诗,悄悄地寄诗给你,什么是诗?诗是什么?我不知道,但我知道诗从人的灵感中诞生,诗使你我相识相认。你曾写过江南雨季,我曾写下北方雪花飘飞的思绪。两地的季节,辨认着诗的远方。我认真的在时光的磨盘里,为我们的细节打理成章,将内心产生美好的诗句慢慢收藏。花开花落,月缺月圆,岁月消瘦了,直到秋风路过了你,路过了月光下你曾栽的那些小花,我用笔为它们轻轻地描画。

不知不觉,秋风有些凉意,失去你的温情,我的叹息如同落叶无奈的飘零。飘舞的忧伤,也许因为还在依恋你我相识的那个迷人的季节。面对着一杯

茶水,令我的思念更加加倍。我多想多想踏上直达的火车,让真诚永远陪伴着你,欢快地度过每一天。你曾在信中提过,等春节才能回家带我去你那。期待的漫长,可中秋的月儿难圆这无边的期待,明亮的月光显得格外凄凉,秋虫低音浅唱倾听地凄凄惨惨。你可知道荒野此时可有小花绽放的孤独,深深的庭院可有寂寞的角落。空中的鸟鸣震落下我美好的幻想,两隔相望也能成为人生的浪漫?

在这收获的季节,心里总是有些烦躁。瑟瑟飘落的树叶,使我那本不平静的心又泛起波澜。一颗诗心,让我更加急切的想离开孤独,走进你的世界。枫叶正红,默言的秋风吹落一地。我捡起一片珍藏在内心的最深处,沉默无语,唯能把感情洒落在这片叶子上。

一个人的世界,没有喧哗,没有灯影,慢慢发现,清静的空间成了时间的寂寞。花谢花开。揉搓着相思,蹉跎了岁月。用力追求,甜蜜抚平内心的忧伤。陶寻醉意。花开的季节,美好的风景。秋菊正艳,醉美人间。秋风再起,又一次飘落着片片黄叶。

叶落秋尽,你为我写下长相思厚积如山,在这薄凉的世态里,我夜夜焚字取暖,在你遥远的祝福里,抵抗寒冬。寒夜的烛光更加暗淡,令人沉思,令人所向。所有的日子挂满了渴望。遥远的距离在内心深处慢慢缩短。读着你的首首小诗,醉意又恋心头,诗意的存放着截然不同的意境。终于待到年味近了,鞭炮声响起来的时候,你终于回来了。再次地拉着我的手欢快地告诉我,带着爱的心愿,陪我一起在南方,永度美好的春天!





孙念军 文登土著,工农兼半。嗜书如命,毕生以书为侣,一日无书,寝食不甘。亦喜文学创作,偶尔有习作见于报刊。2016年出版长篇历史小说《绿蚁》。文登区作协会员、威海市作协会员。2018年加入山东省作家协会。

## 也说松坡

孙念军

丛松坡是一个传奇,一个末代匈奴的传奇。

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作家陈全伦如此描述:他行走在荒凉的大漠,行走在冰冷的边塞,他到过祁连山,到过居延河……像一个行者,像一个探险家,像一个狂徒,更像一只野狼。寻找自己的归宿。散文家丛桦笔下的丛松坡,是一匹虬须横生,横刀立马,弯弓搭箭的现代版匈奴。

颇有些狷傲的威海籍作家徐承伦,在丝路百城《威海传》中,描述了一个文登土著布衣丛松坡:挺拔伟岸之躯,洒脱潇散,侠骨朗月之性涣然莹然。每每与朋友酌,把酒慨歌,海阔天空,浑雄快哉;谈古论今,慷慨激昂,抨击时弊,嫉恶如仇;见月伤心,对花落泪。

我觉得这些也只是管窥一斑。

对一个人,对一个有思想深度的人,没有深度的理解,是很难做出正确结论的。正如红学家研究红楼梦,许多人都以为读懂了,其实大多是自说自

话。真正懂得红楼梦的,古今中外只有一个人,只有曹雪芹一个人。

我之所以解读丛松坡,多是占了近水楼台的便宜。我和松坡是世为通好的小同乡,两村之间只隔着一道丘陵。追溯到母系那里,松坡的先祖与我的外祖当是伯仲叔季的亲缘。追溯到其令尊珍滋,我与老先生属忘年交,青年时与其就有高山流水之约。

珍滋先生雄豪、旷达、博学、友善。除了敬仰先生的人品,我更看好的还是他的学养。先生驾鹤西去多年,至今忆起他那笔颜体行书还历历在目。松坡肖父,诗词文赋都不乏生花妙笔,这和其家族文化传承有关。松坡的祖父不惟是村社间的文化人,还是松坡研究家族文化的蒙师。近些年我住在女儿家,与丛氏祠堂毗邻而居,有闲便去讨本书看,找杯茶喝。

早年我与松坡只是神交,上世纪末他在镇上做

新闻时印象就很深,后来在珍滋老先生那得到了一部《丛氏源潭》,更不免刮目相看。老先生告诉我松坡在做大事。“修修宗谱也罢,也是完了先祖一个夙愿。现在好好的工厂也不干了。一门心思要把天下的丛氏族人聚集到文登寻根问祖。挣的钱都出书和筹建什么研究会了。”老先生历经劫难,心有余悸不理解儿子。是的,在那个刚刚开禁,人人想钱,奉权钱为圭臬的岁月,人们对松坡的无私狭义确实很难理解。

如此壮举,在世风日下物欲横流的年代,无疑是惊世骇俗的奇葩。这不仅让我想起“自伤伤世如癫狂”的诗句。而这个不甘沉沦的匈奴后裔,却执著于改变道德与诚信缺失,执著于弘扬中华民族文化。然而,这样的执著赢得的不尽是鲜花和掌声。人们往往以世俗的目光睥睨世界。或言:松坡把海外富商捐助的巨款装进了腰包。或言:松坡把村里的家谱卖给了美国,得了一笔大钱。

愤慨、郁闷、释怀。九九八十一难,孙悟空跳出了八卦炉。松坡悟了:在奸相蔡京都被当做财神供奉的年代,这不是很正常吗?松坡对着挂满槐花的大树放开喉咙大笑起来,震落的槐花洒满了庭院。他明白了,彻底想明白了。索性破釜沉舟关停工厂,做起了专职家族文化践行者。

1996年发起成立丛氏家族文化研究会,2001

年出版《丛氏源潭》多部;2013年主编发行《中华百家姓氏源潭》,王、张、李、刘、邱源潭丛书。发起成立香港、台湾、韩国世界丛氏宗亲研究会。

愚公移山,夸父追日。不以功名累其心,不以富贵累其心。一个人感动几个人,几个人感动一批人,一批人感动一个民族,一个民族引领全世界。松坡成功了。三十年风雨兼程,赢得了家族文化复兴。雪山、草原、大漠,黄河上下,白山黑水,大江南北,大海之滨……数以万计的匈奴后裔,满载着回归的中华民族道德诚信,朝着太阳升起的地方,像虔诚朝圣的穆斯林向古县文登纷纷涌来……

丛松坡声名远扬誉满全球,先后被张、李、赵、刘、金、鲍、谭、余、邱等多家姓氏宗亲会聘为顾问。

是什么力量促使丛松坡,如此痴迷于中华民族文化复兴?这个让我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前几天终于找到了答案。松坡答凤凰网记者问,一语道破了天机:血缘宗族崇拜就是炎黄子孙的信仰,家族文化弘扬的道德精神就是中华民族传承五千年的魂。世事如斯,思古忧今使我无法卸去身上沉重的包袱。如同一个宿债的背负者,虽然孤独,但我别无选择。

这就是一个中华民族文化复兴者的独白,这就是一个慷慨激昂的丛松坡,一个真实的丛松坡。





于洞丽 女,1978年生于山东省威海市,现居文登区,自由职业者,文登作家协会会员。在《威海晚报》、《文登日报》、《文登文艺》发表过短篇小说、散文。喜爱文学,尤爱散文。

## 整理幸福

于洞丽

2020年冬末初春,我们的祖国遭遇了前所未有的考验,一场新冠肺炎让我们停下了奔波的脚步,自封于家中,开始了与以往不同的生活。

居家的日子,为了打发大把的时间,先是在抖音上学习各种美食,家庭版小油条、油炸麻花、陕西凉皮、休闲小零食锅巴……直到有一天,发现体重在嗖嗖的飙升,这才停止了对美食的折腾,还是重新过回正常的日子吧。

近日,除了打理一日三餐外,我又有了新的计划,我要把家中的每个房间的各个角落重新整理一遍,顺便除旧留新,将陈年旧物整理出来。

撸起袖子说干就干,先从储藏室开始,将杂物一一整理,有序的放到储物架上,忽然发现角落里有一个玻璃物件,拉出来一看,原来是一个五十公分左右的长方形玻璃鱼缸,鱼缸的边角用不锈钢条包裹着,虽不是时下流行的超白玻璃,却也晶莹剔透,只是蒙上了一层淡淡的灰尘。我忽然想起这是

父亲亲手制做的鱼缸,父亲去世已十年有余,因为想留个念想,就跟母亲索要了这个鱼缸。手工制作的鱼缸不是那么精致,细节并不完美,望着鱼缸底部裸露的玻璃胶,不禁想起了父亲粗糙有力的大手和给玻璃打胶时的专注神情,泪水止不住的流出,是的,我想念父亲了。擦干眼泪,把鱼缸取出来清洗消毒,等疫情过后把鱼缸利用起来,养上一缸鱼,自此以后,观鱼以解思念之情。

收拾完储藏室,开始整理书房,整理书架的时候,一本厚厚的金色书皮的《安娜卡列尼娜》映入眼帘,翻开第一页,空白的位置写着:祝妹妹生日快乐!噢,这是十七岁那年姐姐送我的生日礼物,那时的姐姐已经参加工作,知道我喜欢读书,她用她第一个月的工资给我买了这本名著作为我的生日礼物,多年以来,我对它爱不释手,读了一遍又一遍。翻到末页,这本书的价格是三十三块九,这在二十多年前是笔不菲的数目啊,这份深厚的姐妹情谊

我一直珍藏,无论期间搬了几回家都不曾落下。

在书房的柜子里有一个盛饼干的铁盒子,里面有厚厚的一沓信封,信封已经发黄,信封上写着我的名字和地址,一封封的拆开,里面是他年轻的时候给我写的信,那时候还是热恋期间,他在地工作,再忙也会坚持每天给我写一封信,信中皆是思念之情,恋人之间甜蜜的情话尽在其中。把信放回盒子里,看着它,幸福感油然而生,他,就是我现在的爱人。

最难整理的要数儿子的房间,儿子已经摒弃了小时的玩具,取而代之的是满满一屋子的书。房间里书堆成小山,书桌、床头、柜子,到处都是,再也找不到童年的痕迹,此时的儿子正在客厅专心上网课,我悄悄地把玩具箱拿到了储藏室小心珍藏,这是他童年的美好回忆。尘封在箱子里的玩具中夹杂着一些橡皮和水彩笔,支离破碎的玩具几乎找不到一个完整的,手中把玩着小小的玩具,仿佛看到了儿子恍若昨日的小脸和稚嫩的童音,时间没有停留,而是一如既往的奔到了今日。儿子已经十七岁,个子高高的,脚上的鞋比我爱人的都要大上两码,但无论他走到了人生的哪个阶段,永远都是我最爱的孩子。

整理洗手间的时候,发现儿子的牙刷有点脏,

给他换了一把新的牙刷,将牙杯用清洁刷仔细清洗,做这些事的时候,我仿佛看到了儿子初学刷牙时手持牙刷笨拙的模样,嘴角不禁流露出淡淡的微笑。

整理着爱人的衣物,就像看到他被岁月亲吻过的面容?,我轻轻将它们抚平,抚平他工作的压力,生活的重担,抚平岁月留下的无情印记。

整理阳台和客厅的花花草草,清理掉发黄的叶子,客厅茶几旁边有一株四十多年的君子兰,与我同生同龄,几十年一直坚韧挺拔,这也是父亲留给我的珍宝。看到它便不由想起童年的种种,父亲爱花,院子里郁郁葱葱,月季、栀子花、蟹甲兰、灯笼花……竞相斗艳。而我,遗传了父亲,继承了他诸多的爱好,譬如养花、养鱼、品茶。

一天之中,家中的所有物件在我的整理之下不再凌乱,都说生活就是一地鸡毛,在我看来,生活其实是一箩筐的幸福,点点滴滴,无处不在,在家中的每一个角落,生活的每一个琐碎,原来,我的幸福是这么的小这么多的多,多到我无法去细数、一一去回味。二零二零年,我许愿,祝愿疫情快点过去,祝愿疫情下的武汉早日康复,祝愿奋战在前线的英雄们平平安安,祝愿我的祖国早日度过难关,这将是最大的幸福!





肖永政 1961年生,1983年大学毕业后从事教学工作,后进入《威海晚报》当记者,旋即进入《威海日报》当记者,2006年为《威海晚报》编辑。在上述两报发表过数十篇纪实文学报道。

## 顶层厮杀

肖永政

我刚踏进阁楼的门,“空袭”就发生了。

不知从何处飞来的两只大喜鹊,像打架老手一样扑向正在天台晒肚皮的花猫“咪虎”。八个月大的“咪虎”哪见过这阵势,一个激灵翻身躲过,同时“嗷”地一声尖叫示警。我听到没有出门相助,而是忍着同情在楼内偷观。

第一波“空袭”没得手,这对喜鹊分左右站在阁楼顶上的屋檐角,居高临下对着花猫叫骂。沙哑的嗓音伴着不知为何而生的怒火,就如一对骂街的泼妇,不停地“喳喳”乱叫。

看浑身颤抖的花猫动也不敢动,喜鹊又发动了新一轮袭击。它们像一对长、僚战斗机配合密切,轮番低空掠地,并在最低点时用尖喙猛啄花猫的头部和背部。啄中的喜鹊一边得意地高声“大笑”,一边拉起复飞。在第三次被啄中时,惊慌的花猫终于忍不住拱身向阁楼门开溜。眼见手下败将要逃,两只喜鹊连忙飞向前面阻挡,花猫一看不妙,向中间院墙

边一滚,不等喜鹊拉起再来,以墙为掩护一溜烟窜进门里。

一脸惊魂的花猫一进门,先放心地重重打了个响鼻,正当它抖擞全身毛发,要发泄一下这碰上的晦气时,一转身看到伏在窗台上的我,它猛地长长叫了一声,那神气分明是说:啊!原来你躲在这儿,对本主子见死不救啊。

晚上,受伤的花猫躺在全家人面前,摆出一副奄奄一息的可怜状,谁喊它,它也不理。拱背时骄傲的最高点被啄去了皮和毛,黑白各半的耳朵印上红色伤痕。此场面增大了家人的公愤:和平“居民”在自家领地晒太阳,为何得不到应有保护?顶着压力,我只好说“咪虎”虽然是全家的萌宠,可与喜鹊毕竟是动物间的搏杀,适应的是丛林法则,人类不应涉足过度。家人对此无法接受,但“咪虎”听了却睁开了眼、竖起了耳朵。熄灯后,它不顾伤痛,在房间里不断地匍匐、虎跃、撕咬,丝毫没有上午战败的沮

丧。

春天的天台不是每周都有这样的生死擂台赛。但只要双方见了面，“虐猫”就成了喜鹊的“拿手戏”。听到天台上吵成一片，我就知道新一轮厮杀又开始了。随着时间的推移，天台开放的时间越来越长，傍晚也会听到吵闹声。我常想，这何时有了个了结呢？

这天，从外面进到楼群空地，就见三五个邻居仰头向我家单元楼顶观望。有人说喜鹊喳喳闹的，得有多大的喜气啊。我暗自笑了笑，准备悄悄过去。不料对面顶楼的一位女邻居叫住了我：“是猫上了天台？当心别让喜鹊杀了！”哟，真有高人。我连忙请教。她说，去年此时就是这对喜鹊夫妻，对，这俩口子合伙诱杀了她家的胖蓝猫。

我顾不上道别，一口气爬上顶楼，如同这位女邻居所述的场景发生了：对于胆子变大的花猫，俩喜鹊不再发动“空袭”，而采用和缓的方式，一步一步地向天台楼板的边缘溜达，引诱花猫在虎跃中，跌下二十米的楼底。女邻居的蓝猫就因受到自以为到嘴的诱惑，在跳起捕捉的瞬间，喜鹊却一仄身子闪开，蓝猫重重地把自己攒下楼去。虽经宠医全力救治，仍然不治身亡。

“咪虎”紧瞪眼前仇敌，两只后爪在楼板上不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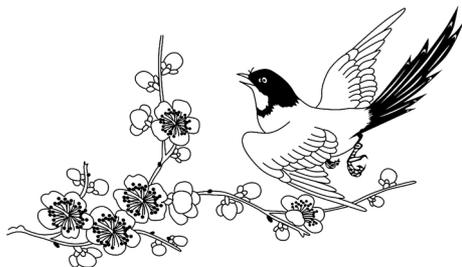
攒动；喜鹊一方似乎是丈夫的一只，趾高气扬地来回溜达，当它第N次向楼外转过头时，“咪虎”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扑去，我当即失声喊出：完了，完了！

咬住公喜鹊翅膀的“咪虎”，发出了低沉的怒吼，公喜鹊因没能成功闪身而发出了悲鸣，在离楼外仅几厘米处边缘挣扎，引来了母喜鹊拼死援救。一只在前拼命向楼外拽，一只在后催命般向前啄，夫妻俩的目的十分明确：拽拉出楼顶，让这该死的天敌溶化在这春天的空气里。

“咪虎”口咬着公喜鹊，四只爪子紧蹬楼板不向楼边滑。由于受力大，身体构成了空前的“弓”形。在这生死关口，救夫心切的母喜鹊跳起来，向“咪虎”怒睁的眼一口啄去，“咪虎”急闪头松了口，公喜鹊一个趔趄跌下楼。母喜鹊一看丈夫脱离“虎口”，连忙蹿上花墙尾随而下。等我跑上天台，与一嘴鹊毛的“咪虎”向楼下看去，只见公喜鹊在飘着羽毛的楼底空地上，一瘸一拐地悲号，看到母喜鹊到来，连忙硬撑着起飞，会合一起离开了这个伤心之地。

我和“咪虎”目送着它们升空远去。

生死战后，我再没见过这对也许正在哺育期的喜鹊。





吕以泮 字文泉,号昆崙野叟。1956年生于文登,从事过中等师范教育、地方党报编辑、记者,现任文登区作家协会顾问。自上世纪九十年代始在各大报刊发表各类文学作品500多篇,在社会上有着很大的影响。其中《春闹桃林》、《石榴花开》、《荷塘晨曲》、《秋色·秋意·秋情》、《故乡情》等作品曾被各大网络广泛转载,深受广大读者的喜爱。

## 暖流

吕以泮

连续十多天的梅雨天气,让人心情烦闷,加之疫情干扰,航班很不正常,机票买了退,退了买,再退再买,反反复复多次,至今也没有个准信何时有机回国,心情更加郁闷……忽然,时值中午,收到了一份快递,让我感受到母亲的温馨,也正是这丝丝温馨,冲淡了心中的郁闷,一股暖流在全身涌动,眼圈在不知不觉中湿润了,心中默念:“祖国万岁!”我是2019年10月为给女儿看孩子滞留国外的,当时世界还是风平浪静,人们还是各享生活的甜美。然,时隔不久,网上爆出武汉疫情严重,国人为之惊愕,举国上下齐心奋起抗御,我也将微信钱包里仅有的钱捐了出去,祈祷祖国安定人民安康。国人经过几个月的努力,终于将疫情遏制住,可没曾想,此后世界各地纷纷报告出现疫情,且欧美等国愈演愈烈,竟然达到不可控制的地步,使人谈“疫”色变,人人自危,人们生活及社会秩序失去了常态化。由于航班受限,不得不一再延误归程,思乡之情不用言

表。

正在心情郁闷与情感炽烈交揉混杂让人难熬之际,6月20日时近中午门铃响起,我透过监控荧屏,见是一快递员手拿包裹站在院门前,知是来送邮件的,我立即按通通话键,用生涩的日语说了句“请进”,旋即快递员便推门进来,她来到我的面前,面带笑容地用手指着邮单上的“中国驻日本大使馆”,欣慰中带着些许敬佩地对我“唔哩哇啦”地说了一大通,我没学过日语,根本听不懂她说的什么,只是根据她的面部表情在心中揣测,她大概是对我们的政府关心人民的一种赞许吧!但不管怎样,这是涉及大使馆的邮件,寄的什么,为什么而寄,这些我都不清楚,因此我不能胡乱接收。我怕误事,急忙将女儿喊出,让她与快递员交涉。一阵“唔哩哇啦”的对话过后,女儿接过包裹,送走了快递员,我问女儿快递员说的是啥意思。女儿高兴地说:“老爸厉害,你的日语水平大有长进哟!”女儿的回答肯定了

我先前的揣测,看来这位快递员送这样的邮件已经不止一次了,对我们的政府关心人民一切为人民着想感受颇深。女儿拿着邮包进屋,打开一看,里面两盒一次性医用口罩和一封中国驻日本大使馆“致旅日侨胞的一封信”立马展现在眼前。女儿迅速地展开信件,郑重地用普通话一字一句地念道:

“亲爱的侨胞们:

初夏六月,生机盎然。这本是一个美好的时节,但新冠肺炎疫情给我们的工作和生活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影响和考验。

疫情发生后,广大侨胞迅速行动,慷慨相助,积极筹集抗疫物资支援祖(籍)国,彰显了血浓于水、风雨同舟的家国情怀。我们向各位侨胞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和衷心的感谢!

当前,日本疫情形势依然复杂,我们十分牵挂大家的健康与安危。为了让大家更好地做好个人防护,确保健康平安,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和中华海外联谊会筹措了一批防护口罩,为帮助大家战胜疫情尽绵薄之力。相信只要我们心手相牵,齐心协力,就一定能够早日战胜疫情,迎来胜利欢聚时刻!

中国驻日本大使馆  
2020年6月吉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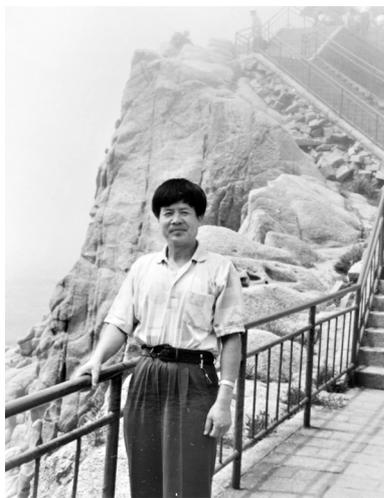
女儿在抑扬顿挫地读着,似有一股暖流在屋内

回旋、激荡,使我们每个人周身热血沸腾,这是一封洋溢着关怀温馨的信件,女儿的眼眶泛红了,老伴的眼眶泛红了,我的双目也罩着激动的泪水,这是祖国通过大使馆送来的温馨,是祖国母亲对漂泊在域外子民的关爱,在这种情况下,有这种非同寻常的关爱,又怎能不让人感动呢?!正所谓“危难之时见真情”,在新冠肺炎疫情肆虐全球的日子里,我们的祖国没有忘记我们,我们的党时刻关怀着我们,无论我们在何时何地,祖国都没有抛弃她任何一位子民。正如先前在网络上看到的祖国派专机接留学生回国,大使馆及政府有关部门反复指导海外侨胞如何转机回国等,这都无不体现着祖国对侨胞及滞留海外人员的关爱,这份关爱涌动着浓郁的温馨,这份温馨又怎能不使身居海外的游子们为之感动呢?!我再看一眼那非同一般的口罩,再读一遍那涌动着暖流的信件,心潮起伏,久久难以平静,浑身热血沸腾,似有一股暖流在激烈地撞击着心房——“我爱您祖国!我爱您祖国!您的富强是我们国人的心愿!”

午饭时,我们全家还处于激动中,那份温馨的暖流久久地在每个人的体内蠕动,慢慢地升腾出一股巨大的能量,更增添了我们战胜疫情的勇气和信心,祖国永远在我们心中……

2020年6月21日写于横滨





王德松 山东文登人。副研究馆员。山东省博物馆学会理事，山东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威海作家协会会员、文登作家协会会员。发表过小说、报告文学、散文等。著有《天福山丰碑》《路从这里延伸》《文登学子著述录》《梁氏庄园》《古镇高村》，主编《文登文化志》。

## 致敬天福山

王德松

打开电视，文登台正在报道：区委张宏璞书记带领有关部门负责人，奔赴天福山起义孕育的“济南第一团”所在部队，联合举办纪念天福山起义 82 周年新闻，军地携手赓续天福血脉，传承红色基因。触景生情，心中涌起波澜，天福山是我心中的珠峰。曾经负责守护革命遗址的我，有幸拜见了参加天福山起义的前辈们，一件件往事，让我深切感受到，是先烈和前辈们的高贵品格和无私无畏的精神，铸造了巍巍天福山。

1997 年，迎来天福山起义 60 周年。为搞好筹备，年初我们将编纂出版天福山起义文集的计划，上报市文化局。局党组研究，完全同意我们的方案。于是，敬请参加天福山起义的前辈们撰写史料的邀请信发出的同时，采访同步进行。

我采访的第一人，是刘中华将军。他出生于文登营镇西字城村，海军东海第六舰队司令员。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少将之一。天福山起义时，任“三

军”一大队三中队指导员。

刘老将军住在青岛海军干休所里。时年 78 岁，初次交谈，他乡音未改，声音洪亮，精神矍铄，思维敏捷。

刘将军从早期参加革命讲到天福山起义。他语重心长地说：“天福山起义是在中华民族危难之时举行的，它不仅创建了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打响胶东人民武装抗日的第一枪。更重要的是从天福山走出来的部队，在战火中发展壮大，成长为独立建制的 27、31、32、41 四个军，对中国革命做出了卓越贡献。从历史角度看，其影响非常深远，从全局高度看，其意义十分重大。目前，在世的老同志不多了，你们要赶快采访、收集、抢救史料……”老将军的谆谆叮咛，像铁锤一般敲击着我的心。我当即表示：“刘老，请您们放心，传承天福精神，我会竭尽全力。”

刘老把自己珍藏的《27 集团军军史》《开国将

星》和他撰写的《夕阳集》回忆录送给我。同时把撰写的《天福山抗日武装起义的历史意义》的文章交给我,这篇热情洋溢的6000余字的文章,是他收到我们的信后,开始撰写的。那时他正在住院,治疗眼疾一个多月期间,边打点滴,边朦胧着眼睛吃力地写作。这些文字,深情款款、感人肺腑。

读着刘老和众多前辈们提供的丰富史料,我看到三军将士们在炮火硝烟中,前赴后继谱写的一部部不朽传奇。我心潮澎湃,热血沸腾,敬仰之情鼓舞我们加快编纂速度。

加班加点,昼夜奋战,历时半年,一部40余万字的《天福山丰碑》结稿。

盛夏七月,我顶着酷暑,带着文稿,兴冲冲地奔向青岛,使我感到十分意外的是,在刘老家,迎面见到一位与刘老年龄相仿,身材魁梧,面带微笑的老人。刘老介绍:“这是东北工学院党委书记、中纪委理论研究员柳运光,曾任胶东特委委员、天福山起义组织者之一,三军政治部副主任。为了帮你看稿子,我特意把柳老从沈阳请来,刚下飞机。”然后向柳老介绍“这是我家乡的小王,为天福山的事情来的”。我深深地鞠了一躬,急忙上前紧紧握着柳老的手。一位年近八十岁的老人,不辞辛苦,自费从千里之外赶来审阅文稿,这种对天福山挚爱深情,对革命事业无私奉献之举,感动得我热泪盈眶。

三天两夜,两位老人看完文稿,严肃地对我说:“我们建议,把文稿中的修饰语言去掉,实事求是地记述天福山起义,让人们了解起义真相,知道天福山对中国革命的伟大贡献。”

按照二老的嘱托,我们忍痛割爱,重新修改,将文稿浓缩到24.1万字。

8月20日,我再次来到青岛,与早已等候的前辈会面。两位老人不顾劳累,交替审阅。两天一夜看完文稿,脸上露出满意笑容。

柳老说:“这样实事求是写很好,真实再现天福山起义历史事件。你们为天福山做了一件大事,我代表起义的老同志,感谢你们!”“这是我们应该做

的,应该感谢的是两位前辈!”接着,我把市委领导恳请柳老做序的愿望讲明。

柳老回道:“市委要我作序,那我要在序言中把理琪、吕其恩、于得水、宋澄、于焯、张修己、李紫辉、孙端夫这些英雄人物的名字写上去,让读者引起重视。首先是中共胶东特委书记理琪,是他点燃起天福山起义的烈火,创建起一支英雄的‘三军’部队,他是天福山起义的灵魂人物。吕其恩是北方局党组织派来的代表。于得水是地方革命武装的代表,他带来的昆崙山红军游击队,是起义的骨干力量。宋澄是我们党早期在这里开辟工作的代表。于焯要特别一提,他为革命贡献很大,而被错杀,组织为其平反,说明我们党是伟大而勇于改正错误的政党。张修己是农民革命代表,李紫辉是妇女代表,孙端夫是我们党统一战线的代表……总之,天福山起义队伍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由社会各界人士参加的革命组织。”

序言敲定后,柳老严肃地说:“这本书,如有人提出非议,让他找我柳运光好了。”一句话道出一份担当精神,这份担当,高山仰止。

从天福山走出来的将军,时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国防部长迟浩田为本书题写“纪念天福山起义60周年”贺词。海军上将李耀文为本书题写《天福山丰碑》书名。刘中华将军、张玉华将军、刘汉将军、41集团军张序登将军、27集团军钱国梁将军,原中共胶东特委委员、中纪委理论研究员柳运光,山东省人大副主任苗枫林,山东省文化厅厅长于占德等前辈为本书题写了贺词。

这本全面系统记述天福山起义壮举的文集,凝聚着众多革命前辈的心血,展示了天福山革命精神成为中华民族精神的一部分,浓缩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段多姿多彩、壮丽辉煌的历史,彰显出天福山是一座伟大的山,光荣的山,英雄的山。英雄不朽,历史不朽,精神不朽!

致敬天福山!



徐广远 山东省音乐家协会会员,威海市音乐家协会、诗歌协会会员、威海市文登区作协理事。发表诗歌(歌词)散文 400 多篇,通讯报道 600 多篇,作品散见于全国各级报刊。《你是一片海》、《相聚》《一辈子不能忘》等多部作品获奖。

## 梨花风起忆母亲

徐广远

每到清明临近总会有淡淡的莫名的哀愁。想念故乡,想念母亲,想念母亲住过的老屋,想念母亲留给我最后的样子,还有母亲一大堆的唠叨。尽管每年的清明不能回家给母亲上坟,可我的心已经早早地飞回故乡了。

我记事时,正是文化大革命的后期,还没有联产承包,每个大队有四个生产队。我们家属于一队,父亲在生产队当队长,每天上午和下午,父亲都围着半个村喊一圈“上地了!”社员们都会带着工具一起集合然后去地里干活。母亲自然少不了,和其他社员一样劳作,为了给父亲脸上争光,她总比其他社员干的都多,拾棉花、栽地瓜、割小麦、收玉米她都能超过别人。她说,别人能少干咱不能,因为你爹当队长。

生产队的活忙完,母亲就会到玉米地里去薅草,每次都是一大包直到背不动为止。那时,我常常跟母亲去,夏天的玉米地不要说干活了,只要进去

就是一身汗,就这样母亲会坚持整个夏天。母亲把薅来的草,在家的小院里晒干,两分钱一斤卖给生产队喂牛,为的是能给孩子们买些纸笔好念书。

母亲总是说,我和你爹都没有文化不识大字,你们一定要好好念书,把书念好了才有出息。只要你们能上学,再苦再难也要供你们。

除了薅草,母亲还给生产队喂猪,也是为了多挣点工分,到秋天多分点粮食。喂猪的活又脏又累,特别是在冬天,母亲都会挑着担子去喂猪,手冻得像馒头,她从来没有怨言,从来没有放弃过,就这样直到生产队解散。现在想来,母亲的肩上分明是挑着家庭的重担,挑起孩子们的梦想。

提起九奶奶,村里的人都会竖起大拇指。九奶奶就是我的母亲,她大恩大爱大德在五花槐村一直流传至今。我们村和我同龄的人有十几个,这些孩子大多都吃过我母亲的奶水,那个年代,农村的每个家庭都一样贫穷。有的家里孩子多劳力少,每年

生产队分的口粮都不够孩子们填饱肚子,基本上每家都青黄不接。吃的是地瓜叶咸菜、地瓜面的窝窝头、喝的是地瓜面的面条,有的孩子饿得直哭,实在没有办法大人们就会把孩子抱到我们家,九奶奶就会满足孩子们的需要。

母亲能给人家接生,这在村里也是出了名的。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生孩子是不去医院的,都在家生。每当哪家的媳妇快要临盆了,男人们都会把九奶奶请过去,给他们接孩子。每次接完孩子,母亲总是喝一碗热热的挂面,从不吃人家的鸡蛋,说留着给坐月子的人吃。东家过意不去,三天后给母亲送去三五个鸡蛋表示感谢,母亲竟会原封不动地给人家送回去。这就是傻傻的九奶奶,我的亲娘。不管春夏秋冬也不管白天黑夜,只要有人叫,母亲都会答应马上去。孩子顺利地来到人间,收拾妥当回家的第一句话就是,又是一个大胖小子,脸上灿烂的笑容就能把黑夜划亮,满身的疲惫都会随着新生命的到来飘散。

高中毕业后我参了军上了军校,从军校再到部队,一直是与母亲聚少离多。早些年在军校时,每年都有两个假期可以回家,那是和母亲居住最长的时间,也收获了幸福与快乐。毕业到了部队总是因为工作忙,不能常回家看看母亲,也都是因母亲生病住院,家里发来电报才能回家。母亲出生于1927年,她一生经历了民国时期、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新中国成立等一系列的社会变革。能吃的苦,母亲都吃了,能遭的罪母亲都承受过。

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母亲拉扯我们兄弟姐妹五个吃不上穿不上积劳成疾,岁在己亥母亲永远地离开了我们。母亲的仁爱、慈祥、善良、做人、做事都一直影响着我。清明时节梨花又要开了,染白了山岗染白了我的村庄,对故乡的思念对母亲的缅怀就像那一树一树的梨花在我心头绽放。下雨了,让雨水掩盖我的泪水,让长长的想念在梨花风起季节回想。





于诗斌 退休教师,从事中小学教育近四十年。退休后,我把写作当做休闲和娱乐,以充实余年。写作可以修身养性。

## 远 方

于诗斌

回望五十多年前的往事,有的早已从我的记忆中溜之乎也,有的也淡化得模糊,但我就读于文登九中(张家产中学)的一段过往还经常浮上心头。

1960年我考入文登九中,是建校的一级学生。

我们班在学校的西北角。站在教室外,放眼西方,高天、小河、山岚、平川历历在目。

课间休息时,教室外西山头的一块空地是我们男生的天地,我们在那里嬉笑打闹,尽情地放松课堂上紧绷的神经。有时我们中的小博士会兴致勃勃地八卦一些奇闻轶事。记得有个同学说,年长的邢老师,在解放前是一名乡村小学教师,他起草了昆嵛山起义宣言。之前,在我的印象中,邢老师是一名普通的老教师,穿着随便,还有点邋遢。自从知道了邢老师的这段历史,我对他特别敬重,爱听他的历史课。我不善言辞,是说笑说天地的局外人,但对类似的八卦感兴趣,屡听不厌。

学校西南方的远处是一道平川,两边是丘陵。

平川里散落着一些村庄。当晨曦初露或晚霞降临,炊烟袅袅,雾气氤氲,村庄、田野若隐若现地笼罩着薄纱,真似缥缈的仙境。我常想,什么时候能够远足这里,览胜于怀,该是多么欣慰的事!

学校的正西方是因寺桥村,村西的远处是一座较高的山岭,南北走向。初中三年,我有不少时间和情感是和这山结缘。闲余的时间,我常常注目眺望,看着对面山坡那片茂密的树林、模糊的灌木丛、裸露的岩石浮想联翩,构想一些美或不美的故事。

金风吹拂,万里霜天,果实累累的秋天不必说;

北风劲吹,漫天飘雪,银装素裹,千里冰封的冬天不必说;

熏风习习,暖意绵绵,细雨如油,万物复苏,生机勃勃的春天也不必说;

我钟情于一切的一切都繁茂茁壮、活蹦乱跳的夏天。

盛夏时节,艳阳高照,雨水丰沛,植物的光合作用

用发挥到极致,它们茁壮生长,用压抑不住的力量繁荣着大地。

盛夏里,那道山岭变戏法似的郁郁葱葱起来。绿茵遍地,肯定是密密匝匝的草丛、低矮的灌木,你拥着我,我挤着你铺就的。

我的想象生出了翅膀,恣意翱翔于天地之间。我想,那茂密的草丛和灌木应该是野兔、山鸡以及其他小动物、昆虫们的天堂吧。那里可以庇护着它们,免受掠食者的侵扰,尽情地享受天伦之乐,放心大胆地甜蜜着悄悄话,繁衍子孙后代。

自然界没有掠食者该多好。万物和谐相处,各自本着种群的生存之道,生息繁衍。造物者偏偏造出另类来平衡生态。生物学家讲的物竞天择,是滴着殷红的血的理论。人类也有另类,他们闭着眼睛寻找理由、编造种种借口去侵略、奴役别的国家。人类遭受的战争劫难太多了。

山腰那片茂密的树林,远远望去高出地面许多,可以想象树木的高大、挺拔、粗壮。树冠连成一片,遮天蔽日,如巨大的伞盖庇护着炎炎夏日下的生灵。盛夏里的这片树林,是神秘的、魔幻的。

早晨,太阳爬出东边的山,它的光几乎垂直地射向西山的那片树林。树冠下有了光亮,树干隐约可见,挺拔、傲气;其他的景物若隐若现、似有似无、模模糊糊,这是朦胧的美。课本里学过《小石潭记》,

我想这里会不会也有个小潭?潭水清澈见底、鱼戏游人;小潭周围鸟语花香、祥和静谧;远处溪流潺潺,乐韵入耳。这应该是神仙的住处吧!

中午,阳光几乎直射,浓密的树叶遮挡了光线,远望过去,树林里黑黝黝的,少有光亮。此时的山林里会上演些什么故事呢?有没有妖魔鬼怪兴风作浪,有没有神兽巨蟒出没,有没有狐仙或黄大仙和憨厚的公子上演凄婉的故事?听说这山的不远处有一座豹子山,应该有不少动人的传说吧。我小时听了不少灵怪故事,面对此景把它们想象到这丛林里是自然的啰。

到了下午和傍晚,山岭遮挡了阳光,没了光明,直面那片树林,显得幽暗恐怖。别让晦气替换愉悦,只好不理它。

下了晚自习,走出教室,向右拐,第一眼看到的是横在西方的山,如一头狰狞的巨兽蜷卧着,我总是加快脚步走向宿舍。因为学校刚建,没有围墙,四面敞开,孤零零地处在野外。学校又建在一座寺庙的旧址上,四周环山,在漆黑的夜晚好像处在巨大的黑洞里,心生胆寒。

远方,天天演绎着同样的故事。

我的年龄增长,学识增多,见识也在变化。但唯有一点没变,对远方美好的憧憬、向往没有变。现在回味当初的情景,心里仍然甜甜的。





张策秀 1995年山东工业大学毕业,2016年开始文学创作。有小说和散文刊于《山东文学》《山东青年》《脊梁》《亮报》。

## 马山渠的坚守

张策秀

我是在去年一个暮春的傍晚,经不住偶然透过公路边层叠树叶的空隙,第一眼看见马山渠的牵挂,走近马山渠的。彼时,太阳正如泰戈尔笔下的守财奴,收拾了最后一袋金子,躲在马山渠渠尾的山包下,露出灿烂的笑脸。

马山渠是连接马山两个小山包之间的水渠。两个山包,一个东北方向是渠首,山势较缓;一个西南方向是渠尾,山势较陡。马山渠并没有直线连接两个山包,而是顺着山坡的走势建成了一个反写的L型。马山渠属于石拱桥桥身,桥身上面架设水平渡槽。渡槽全长310米,共有21孔。一孔30米的主跨,把当时文登市区通向南海诸镇的主干道环抱身下;20孔14米的副跨,越过两个山包间所有的沟壑与主跨跃然凌空托起一条空中水渠。马山渠整渠全部用青石砌成。站在渠下,清晰可见一块块长短、大小几近相同的青石,经过岁月的打磨,浑透着铮铮的力量,或立或卧,泾渭分明的排列在一起,共同架

构起矫健的渠身。在渠尾与山体连接的部分,周围满是夹杂着去岁枯掉的和春风刚刚吹生的野草,脚踩上去,枯掉叶茎的折断会发出“嘎巴、嘎巴”的脆响,仿佛宣誓又一个新生命的开始。

我便是在这里登上马山渠渠尾的。

马山渠的渠尾,直插进一大纵柞木条中,与泥土融为一体,没有明显的分界点。只能判断出一面是青石渡槽,一面是依稀可辨开挖山体而成的沟渠,蜿蜒向南。马山渠的渡槽,底宽九十厘米,高七十厘米,外部是青石,里面由水泥抹成平面。渡槽槽体两边各宽四十厘米。槽体的宽度正好适合人在上面行走,以便渡槽发生淤堵的时候能及时清理。渡槽里久无人迹。随风而入的泥土这里聚集一堆,那里聚集一堆,决不出人意料地生出一丛丛野草。只是野草是去年的,早已干瘪枯萎在一起。刚刚过去的一场春雨,滋润了干枯的野草丛中一粒粒顽强的野草种子,仔细找寻能发现在每一簇干枯的野草丛

中都有几星嫩绿的芽体,奋然向上伸展着自己的身姿。大自然的魔法刀功把槽身的水泥亮面剔透干净,只留下沧桑之至的粗砂表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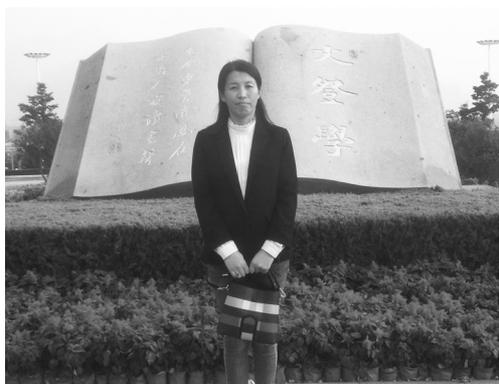
我慢步在马山渠渡槽中,目之所及,手触摸的尽是青石和水泥,然我的心却在震颤!是什么触动了我的心房?夕阳下,我在渡槽里探身远望L型渠身的另一端,一块块青石映衬着落日的余晖,犹如一幅幅人物肖像特写。此刻,每一块青石都幻化成一位刚毅果敢的汉子。他们或沉思、或凝望、或平静如水、或慷慨激昂。不远处的马山渠渠首山包,被一片翠绿包裹着。我循着渠首的位置,一直走下去。突然间,我发现一座翠绿的山,一架青色的渠身,在夕阳的映照下,一个无比和谐的境界呼之欲出。渠因山而建,山为渠担当了坚固的基础;渠向着渠下嫩绿的麦苗憨厚地笑着,嫩绿的麦苗向着头顶的渠使劲地伸展着千万只小手。我忘记了是我在渠中,还是渠拥抱了我。

当我走到东北方向渠首的时候,太阳完全落山了。回望身后的马山渠如一个小巨人,面北而立。两臂齐肩平抬,右臂肘屈成90度向前,左臂向左平伸。自它建成,马山水厂的水便顺着巨人的血管,穿过巨人的胸膛,跨过两个山包间的沟壑,流向干涸的土地,流向农人的心田。上个世纪的一九八零年,它便站在这里,三十多年直站成一座令人萧然起敬的雕塑!

对比中国上下五千年,横亘东西南北浩渺宏大的水利建筑史,马山渠微末一样,廖无记载。据马山村老者回忆,马山渠是上个世纪一九七八年的五月份开始建造,短短310米渠长,动用人工近千人,耗时两年。在没有现代化施工机械的马山渠施工现场,汇聚了整个文登的能工巧匠。一块青石想契合到桥身中,需要经过长时间的手工打磨。手工打磨

的工具只限于锤头和铁钎。“叮叮当当,叮叮当当”,一天,也许两天,甚至更长的时间,一块青石在石匠的手中逐步变得棱角分明,进而才能融入渠身。正因为此才有了现在渠身的块块青石仍然亲密相拥,让人不觉联想到一位古稀老人整齐洁白的牙齿。至于当时人们对建造这样一条渠的热情和期待,完全可以用“战山河”三个字展开想象。老者最后告诉我,建造马山渠,马山村牺牲过一位村民,是在连续的劳作中,营养没有跟上,从高高的脚手架上摔落下来,磕碰到青石上。村中一位远在海外的华侨得知修建引水渠的消息后,捐款一万元,支持家乡水利建设,造福人民。马山渠建成后,只使用了两年半的时间,即一九八三年全国开始实行联产到户,农民单干,马山渠便停止了使用,直至今日。在马山渠建成使用的两年多时间里,充分发挥了其水利枢纽的作用。通过马山渠下游众多的小水利设施,巧妙地运用了水的虹吸原理,使米山水库的水得以滋润文登以南万亩良田。

但从废弃的马山渠那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昨日生活的镜像。正如看过威海刘公岛上的炮台,内心便直达风云漫天的甲午海战,爱国将士沧海折戟;摸过澳门大三巴牌坊浑厚的立柱,耳边便响起七子之歌,方知MACAU不是我真姓……走过马山渠短短310米的渡槽,我感受到了当年中国最普通劳动者流下的汗水和对美好生活的渴望,这就是马山渠存在的现实意义!它沉默在一方小山之间,从没有喧嚣,用可以穿透时光的力量,越过沟壑与深渊,抵达我们层层栅栏与藩篱的内心。与之相对,轻身走过,你能听到渠身上的每一块青石都在诉说着过往;每一条水泥填补的缝隙,都留下一段至真至诚的故事……



杨晓燕 文登作家协会会员，文学爱好者。喜欢简单，朴素的生活。生活是最好的老师，世间是最好的道场。正心、正念、正知、正觉，人生就是一场有趣的修行。

## 心之所念

杨晓燕

“故乡于我，是一个念头，一枚长在心上的痣。越走越远时回望故乡，些许陌生，但它又是心底的烫，我更愿意和它保持恰当的距离，然后在历经山河岁月后，一转身看到它在我面前，彼此热泪盈眶。”每次读雪小禅这段对故乡的描写便能深切地感受到她对故乡那种滚烫的热爱。故乡于我，更是一种痛，一种远嫁的女儿心心念念故乡的痛……

我出生在北方一个农村家庭，二十多年前，高考失利，无颜故乡父老，于是倔强的我毅然背起行囊悲壮地离开了家。那时的离开是头也不回的，决然的。甚至都不曾回头看看父母挽留的眼神，只想离开，走得远远儿的。

两年后，当我沉浸在大城市带给我生活上的满足和优越时，收到了父亲病危的通知，那一刻我才恍然，原来我是有故乡的人，我是有根的人。坐了三天火车，回到家父亲已经入土为安了，我是从一进大门便跪着，一路哭着爬到炕前的，使劲摇着母

亲的肩膀一遍遍追问：“父亲去哪儿了？父亲去哪儿了……”可是无论我怎么喊都没人能回答我的问题。此后的几天我病倒了，躺在炕上不吃不喝，脑子里全是父亲慈爱的样子。母亲担心我，硬拽着我出去走走，熟悉的一幕幕映入眼帘：一望无际的雪地，在夕阳下泛着温暖的光，澄澈湛蓝的天空接纳着我所有的悲伤，还有雪地里那一群嬉戏的孩童，这一切那么熟悉，那么熟悉……

母亲说父亲临走的时候遭了很多罪，始终咽不下最后一口气，亲人们都知道他的牵挂，附在他耳边说：“你放心走吧，老姑娘会回来的”。于是父亲安然长逝。听到这儿，我再也抑制不住满腔的懊悔痛哭流涕，一向被父亲视为掌上明珠的我想像不到父亲临走时是怎样的煎熬和期盼。我跪倒在雪地上，像个孩子一样嚎啕大哭，我知道是我错了，不管走到哪里，我始终都是故乡的孩子，父母的牵挂啊。

多年后，我在异乡成家生子，而母亲随哥哥在

老家生活。女儿七八个月大的时候母亲不远千里来看望我们,我知道母亲喜欢孩子,更加喜欢这个唯一的外孙女。看母亲哄女儿睡觉的样子我都特别幸福,仿佛看到了我小时候母亲哄我睡觉的样子,我也时常陶醉在这样的幸福里。可是天有不测风云,就在母亲来我这里三个月后总是说腰不舒服,我还以为是带女儿累的,但腰疼的症状越来越严重,坐卧不安。后来我找了个中医,每天带她去做按摩,理疗等项目。许是母亲怕拖累我,对我说想回家,我自然是不同意的。可母亲饭也吃不下,觉也睡不好,每天就是盼着回家。看着母亲日渐消瘦的脸庞我又心疼又不舍,最后还是在她一再坚持下送她回了老家。母亲回家后不到半年的时间就因病永远地离开了我们。接到消息时,我不顾一切的往家赶,等我到家时,母亲已经躺在了临时搭建的灵堂里,看着母

亲苍白瘦削的脸庞,我再一次悲痛不已……

父亲和母亲都走了,我对故乡却更加眷恋了。经常会在梦里泪湿枕巾。特别是冬天下雪的时候,会一个人去雪地里走走,脚踩在雪地上的吱吱声是那么熟悉又亲切,好像是踩在故乡的土地上。有时候想得紧了,便会收拾行装,来一场说走就走的归乡之旅,直到真正踏上那片我心心念念的故土时心才会安稳下来,我想这就是故乡对于每一个游子的意义。

在这个世界上的某个地方,它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与你血脉相连,在故乡温柔的雪里对它诉说我的思念,我们都曾变成故乡的过客,我们也最终都是故乡的归人,不管我们走的多远,或是刚刚出发,我们始终都是那个被故乡养育的孩子。我深深地爱着你,我的故乡,我的亲人……





焦红波 男,七零后,高中毕业后在中央警卫团服役十年,转业回地方后在政府部门工作,爱好散文和短诗,作品散见于各级刊物。

## 旧时饮食风俗

焦红波

小时候,我听爷爷讲过我们村周边一些地方旧时的饮食风俗,虽是久远的往事,但还是整理一下,让我们的后辈们知道那些传说和规矩的由来。

过去,胶东许多山区农村的土地多为山耕薄地,百姓多是靠天吃饭,因而收成较差,收入较少,凑合养家糊口尚可,遇有红白喜事过年过节,需要张罗宴席,便会捉襟见肘。在这种窘迫的条件之下,我们的劳动人民发挥了他们丰富的想象力,想出了许多好的办法,让酒席办得既有面子,又有欢乐,久而久之,便成为了一方的饮食风俗。

传统鲁菜的作法是:红烧,即高汤勾芡加酱油,汤汁红润油亮,加以葱花、香菜点缀,色香味俱佳。因为是红汤,所以就有较好的遮盖作用,许多菜品的本色就可以被遮盖。智慧的人们就是利用鲁菜的这个特点,发明了红烧鱼、红烧鸡等。也许有人 would 问:这叫什么发明?别急,关键的一点来了,这些鱼、鸡等不是真的,是假的!许多人又会产生疑问:造假

的有什么用?假的怎么吃?

当时,由于物质条件极差,人们的收入很少,请客吃顿鸡、鸭、鱼的简直就是一种奢望,没有多少家庭可以承受得起,特别是偏远的山区,由于交通不便,鸡、鸭是自家养的,还可以勉强对付;吃新鲜的鱼,那就是极难做到的事情了,有时有钱也买不到。可是人们请客的时候都想要个脸面,假的鸡、鸭、鱼等就应运而生了。这些鸡、鸭、鱼多是木头刻制,有的做工还相当精美,栩栩如生。他们最早的时候是出现在祭祀的供桌上,过年过节的,不能忘了祖宗,更不能委屈了祖宗,上供讲究的那“四大盘子八大碗”的怎么着也得凑够数;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没那么多东西怎么办?只能用那些木头的鸡、鸭、鱼来凑数了,淋上红汤,点缀上葱花、香菜,几道高、大、上的美味立刻难辨真假的上桌了。后来,为了凑数,这些假的鸡、鸭、鱼也被偷偷地端到了酒席上,排场是有了,假的终归是假的,那就要求陪客的想尽一

切办法不能让客人识破。于是主副陪就轮番展开三寸不烂之舌去杜撰一些客随主便、入乡随俗的规矩,让客人尽可能的多喝酒少吃菜。以吃鱼为例,他们会根据客人的座次和鱼头的朝向规定了:头三尾四,背五肚六。也就是说,根据座次的不同先喝相应的酒,才能吃相应部位的鱼肉,许多的客人听了规矩就望鱼却步了。真有酒量大的喝了相应的酒想品尝美味,主副陪又会以各种理由百般阻拦,为的是不能当场露馅丢丑。

慢慢的,人们就都知道了其中的蹊跷,便纷纷仿效,及至到后来,假的鸡、鸭、鱼和盘子、碗、托盘、

饭匣一样,成了邻里之间相互转借使用的必备物件。

如今,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得到了极大的提升,人们从过去的下顿有什么可吃转变成现在的下顿想吃什么。哪些假的物件如今已经被丢弃在被历史遗忘的角落,但是那段艰苦的旧时岁月是客观存在的,我们以及我们的后代都不应该忘记。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时代的进步,想想过去,回看今朝,铺张浪费之风真的不能有,我们应该珍惜祖辈们给我们创造的一切,珍惜当下的美好生活。





付光强 公司职员。文学爱好者，文登区作协会员。曾在豆瓣阅读以青衫秀才为笔名发表《大时代》《青青陌上桑》等长篇小说。

## 父亲躺在树荫下

付光强

七月的太阳火辣辣地炙烤着大地。一望无际的绿油油的田野里，一座坟茔，一棵椿树如巨伞翠莹莹地撑在无垠的大地上。父亲躺在树荫下，上身赤裸，高挽着裤腿，健硕的躯体散发着幽幽的悍气。他头枕着锄头和草帽，脖子上搭一块看不出颜色的手巾，手里捧着一本书，正看得如醉如痴。父亲一大早就来到这里，他在地里干了三个多小时，太阳就升高了，毒辣辣的。但庄稼人锄地就是趁着这个毒日头，锄禾日当午嘛！父亲却扛起锄头来到地头的坟头树下，斜靠在坟头上，看起了书来。中午的田野那么宁静，阒无声息的茫茫的绿色天地间，只有父亲孤独一人。这个不怎么靠谱的庄稼人，他忘记了自己是来干什么的，忘记了身处何地，忘记了周围的一切，沉浸在自己短暂而快乐的读书世界里。

很小的时候我就知道，家里有很多书。我喜欢这东西，这上面有古怪的图案，有的看上去让我新奇，有的看上去让我害怕。更重要的是，这东西撕起来让人充满了乐趣。小时候没什么玩具，母亲就在家里随便找本书扔给我。我捧着一本书执着地撕

咬，一玩就是一天，母亲则放心地去干她的活。至于家里为什么有那么多书，后来我知道，那都是父亲从学校的图书馆里偷回来的。父亲对自己偷书的历史毫不隐瞒，还曾多次自豪地向我炫耀。父亲是“老三届”，读中学时正赶上运动。他是学校图书馆的兼职管理员，有图书馆的钥匙。图书馆里好多书都要被当做“糟粕”、“毒草”烧掉，父亲利用职务之便，从学校偷偷地背回了好多“有毒”的书。可惜的是，这些书虽然逃脱了被烧掉的命运，却成为妈妈用来哄我的玩具，没能逃过被我撕咬的结局。直到我懂得书是好东西、不能糟蹋的时候，那些书已被我毁掉大半了。

在村里，父亲是个人物。海阔天空，古往今来……说什么都是一套一套的；象棋下得连十几里外的人都骑车上门来找他对弈，全村的青年高手差不多都跟他学过棋；一进入腊月，找父亲写对联的人就排起了长队，他写的对联贴满全村人家的门上；乒乓球、篮球也打得特别棒……但父亲算不上个好庄稼人。我家的地总会比别人家的草多，苗也稀疏

些,这个一打上眼就能看出来。人们走到这里,都会笑着说,这是廷功(父亲的名讳)家的地。不过,我们家的收成,从来没有比那些寸草不见的人家少过。说不清是老天爷照顾,还是父亲读书多的原因,反正常常如此。父亲为此很是得意。但母亲不喜欢父亲看书,在她眼里,父亲应该先把地种好。作为一个农民,天天捧着一本书,那就是不务正业。所以,父亲去田里干活的时候总是鼓鼓囊囊地在兜里揣一本书。他干活劲头很猛,活虽然干得粗糙点,但半天能赶上别人一天。他在地里一通猛干,然后就找个树荫坐下来看书。在田野里看书,没有母亲的管束,也没有外人打扰,他难得的清静。并不是所有的地头都有一座坟茔,也不是所有的坟茔上都有一棵椿树,父亲的树荫也不都是那么舒服。但父亲的境界很高,哪怕是一棵庄稼或者一片叶子,也足以撑起父亲心中的那片绿荫,只要他兜里有本书。

为了躲避母亲的追剿,父亲想尽了一切办法藏书。那可是真正的藏书,床铺底下、粮食缸里、大衣柜里……凡是能想到的地方,都能找出书来,有时候甚至会把书藏到别人家里。父亲这种狼狈的局面,到我长大后才慢慢改变。我也喜欢读书,没办法,有那么一个父亲,你就不可能不喜欢读书;况且,从小糟蹋了那么多书,不读点书对得起谁呢?父亲终于找到了他的铁杆盟友。在家里,我是唯一一个可以专注地读书而不被干扰的人,母亲就喜欢我读书的样子。父亲终于不再到处藏书了,我就是他的书架。我也像个书虫似的不停地往家里倒腾书,这倒省了他很多事。很多时候,我们父子都是一本书他看完了我看,我看完了他看,有时候还因观点不同争得面红耳赤。因为书,我与父亲便有了更多心灵上的默契,我们是父子,也是哥们和朋友。

父亲曾是一个很有理想的人。他上学时的聪颖在我们那一带很出名,如果不是那场政治运动,他一准会成为大学生,成为真正的知识分子。中学毕业回到村里后,他曾发誓要写一部《水浒新传》,就从金圣叹腰斩《水浒》的七十回往后写……可是,造化弄人,父亲一辈子就是一个不怎么出色的庄稼人。这个农民站在漫山遍野的大豆高粱里,却抬头看到了蓝天白云。他为自己繁重而平凡的生活找到了一点寄托和乐子。如果没有这点趣味,生活将是多么黯淡!因为读书,父亲的世界就不再显得像牛马般沉重,他在繁重的劳动中保持着一份洒脱和飘逸。读书也让他枯燥烦闷的生活多了一丝梦想的清新和活力。无论多么繁重的劳动,无论多么困窘的

生活,父亲总能保持内心深处的一份超脱和淡定。可这些,在农村人眼里,那就是一个另类,一朵奇葩。父亲就是一朵盛开在家乡西山脚下的奇葩。很多人尊重他,也有极少数人鄙视他。尊重他的人尊重他的善良真诚、慷慨仗义和见识不凡;鄙视他的人鄙视他不务正业、异想天开;甚至于我,都曾有过“这是不是个完美的父亲”的困惑。但无论是谁都承认,他是一个好人,一个有见识的人。也许他不是个出色的庄稼人,但他是一个快乐的、有追求的农民。

2018年元旦,父亲永远地离开了我。他的离去就像他洒脱不羁的性格一样,说来就来,说走就走,让人猝不及防没有任何思想准备。父亲曾和我约定,等他七十岁时再来文登和我一起生活。父亲的身体一直都很棒,吃饭顶个棒小伙子,一年到头连个感冒都不曾有;而且心宽体胖,乐天知命。每次给他打电话,手机那边总是传来啪啪的落棋子的声音。我总是会心地笑着,我丝毫不怀疑这个老头会活到一百岁。谁想到这个不靠谱的农民,就那么倏忽间消失了。我失去了他,我失去的是所有的语言和文字都无法描述的爱,留给我的同样是所有语言和文字都无法描述的苦涩与悲伤。我站在这个没有他的世界里,才明白,他才是我人生中最大的骄傲和依靠。现在,他像山一样崩塌了。我环顾四周,只觉得孤独无依,惶恐无助。而生活,却要我也如山一样挺立。

父亲没留给我什么财富,他留给我的只有那在寂静无垠的田野里读书的身影,这已如雕塑般雕刻在我脑海里了。烈日下他在现实中,树荫下他在理想中;现实中他是一个农民,理想中他是个读书人;他是农民中的读书人,是读书人中的农民。但无论是哪个他,都是真实的、热爱生活的他。也许他一生就是这么充满了矛盾,可人生去哪里寻找理想中的完美?!我那并不完美的父亲才是最好的父亲,他的不完美正是他人生独有的精彩的一部分。他是一棵树,温和沉静善良阳光,在我的世界里为我撑起一片永远的绿荫;他是一座山,巍峨雄壮粗犷豪迈,是我的精神依托和信仰;他是一尊佛,宽厚仁慈随性豁达素位随缘,启悟我关于生活的哲理和人生的真谛。

那些曾让我无比热衷的华丽表象都枯萎碎裂在时间的审判中了,而亲情,才是照亮人生之路的唯一灯塔。父亲坐在树荫下,手里拿着一本书,微笑着看着我。他说,嗨!孩子,人生无论你身处何地,总得给自己留一片绿荫……



王红磊 一名教师,一名文学爱好者,一个在追美路上虔诚的朝圣者。喜欢看唯美的景致,唯美的文章,唯美的让人心动的故事。希望用笔传递出人间大美,用笔书写出世间大爱。作品以散文见长,散见于各地报刊杂志。

## 怀念一场纷纷扬扬的大雪

王红磊

对于家居北方,阴历十一月出生的我来说,雪已经不仅仅是一种简单的自然现象。

雪飘洒在我人生的最初端,从我的童年到少年,从少年到青年,再到中年。雪总是在每一个冬日如约而至,纷纷扬扬,飘飘洒洒,像一首回环往复的轻音乐,悠然地飘进心里。

可是2020年的雪要从何讲起呢?是从大雪节气里的那场雨讲起,还是从冬至时节的那次零星的小雪讲起,然而这都不是,这都不是一场完完整整的真正的雪。于是站在寒冬腊月里,看着被雨濡湿的泥泞的路面,对一场大雪的怀想从便心底蔓延开来。

怀念一场纷纷扬扬的大雪。那应该是怎样的一场大雪呢?

也许,这场大雪是在夜半悄然降临的,伴着轻风悠然飘洒,或急或缓、窸窣窸窣,在静寂的午夜,演绎着一场绝世的舞蹈。也许这场大雪飘洒在寂寥

的午后,它是风华绝代的舞者,也是最伟大的抒情家。

或许就像刘长卿目睹过的那场大雪吧,“日暮苍山远,天寒白屋贫。柴门闻犬吠,风雪夜归人”。天穹、飘雪、远山、茅屋,像一幅被黑夜渲染的、黑白交织的水墨画。那被雪铺展的辽远的山,被雪光映照的寂寥的屋,以及遥遥的犬吠声和神秘的夜归人,透过悠悠的暗夜直抵我的内心,我感受到的不再是那份苍凉,而是天地间、飘雪下,人心灵深处的那份宁静与释然。

或许就是徐志摩心中所渴求的那样的雪花吧!托江南的朋友邮寄一袋西湖桃花,也许只有徐志摩才会有这样的创意,他那颗爱美的诗心盛贮着大自然一切的美好与灵动,从始到终,从未改变。他的雪花,在半空中潇洒,飞扬、飞扬……有忧伤,执着,有爱与希望。雪花“盈盈地,沾住了她的衣襟,贴近她柔波似的心胸……溶入了她柔波似的心胸!”纷纷

扬扬的大雪,就像爱的告白,消融的岂止是陆小曼的心胸,那是千古一切有情人的心啊!

怀念一场纷纷扬扬的大雪,怀念雪后推门而出,白得耀眼的世界。白得那样纯粹,静得如此脱俗,凉得沁人心脾。世界因为落雪,而有了更加鲜明的轮廓,温婉的、流畅的、圆润的轮廓,勾勒出了万物的祥和。

大雪初霁、人迹稀少的清晨,踏着松软的积雪,漫步于林间小路,“咯吱、咯吱……”的踏雪声回响在空旷的山野,宁静而又辽远。心也无端地沉静下来,如雪般澄澈、清明。有时回归初心就是这样简单,只需要一场纷纷扬扬的大雪和一颗孤独而又欢喜的心。一切喧嚣的、功利的、世俗的都会消失殆尽,只留下生命的真与纯。

辽远处依稀传来了“咯吱、咯吱……”的踏雪声,他是谁?他是《诗经》里走出来的孤独者,他是忧愁而又疲累的征人,此时正踏雪归乡。“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多年征战的艰辛与苦痛,如脚下的积雪正悄悄融化。任纷扬的大雪飘飞,归家的欢喜才是他的初心。家、亲人、温暖是他永远不变的归宿。

落雪的日子里,总会忆起那个孤傲的垂钓身影。“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在天地无限的寥阔中,一舟一人,垂钓的是孤独,寥落,清高与超凡脱俗。功名利禄身外事,觅到深处是归途。或许,柳宗元只有在天地茫茫的飘雪中,才会忘却贬谪之痛,才会真正找到属于自己的心灵归宿。

怀念一场纷纷扬扬的大雪,就是怀念那份澄澈与清明,那份人与自然的宁静与祥和。

可是,2020年之初,新冠肺炎蔓延,美国爆发致命流感,澳洲蝙蝠入侵,非洲蝗灾大战……自然正以它的满目疮痍来昭示着它对人类的愤怒。曾经人类取自然之精华,天地万物之灵气,而孕育、壮大,从而一步步走向文明。如今人类将注定与自然共生、共融,就像冬天之于飘雪的依赖。没有大雪的冬天将失去灵魂;没有对自然万物的敬畏,人类将失去归宿。

那么就让我们许下一个宏愿:愿世人摒弃一切狭隘与自私,一切世俗与功利,一切肆虐与索取……以一颗澄明、祥和之心迎接冬日里那场纷纷扬扬的飘雪吧!





曲军英 女,1980年生于山东省文登市一个沿海小村,文登区作家协会会员,曾在《威海晚报》《文登日报》《小学生语文》等发表过散文。

## 父 亲

曲军英

父亲躺在诊所的病床上,眼睛一直盯着右上方的点滴瓶。我摸着父亲粗糙的手,黝黑又干瘪,小拇指有些向内弯曲,这是辛苦了一辈子的手。可能由于打点滴的原因,父亲的手有些微凉。

父亲这次发病很突然,面部一侧发木。与其说是突然,不如说是病情有些严重,超乎他自己的可控范围了,要不然他依然会选择“扛”过去。我和老公决意带父亲在区中心医院做了彩超、CT等一系列检查,确诊为脑梗,幸运的是发现较早。医生建议住院治疗,勤俭了一辈子的父亲不愿花冤枉钱,执意带着药回家,在诊所打点滴。

“这是我第一次打点滴。”父亲缓缓地说。我和老公都很惊诧,细细回想父亲以前的确没住过院,除了因为劳作的原因腰腿经常疼痛以外,偶有感冒咳嗽,而且大多时候要么“扛”过去,要么找偏方药材解决。点滴“啪——啪——”有节奏地滴落,不知是不是也在父亲的心里敲出一圈圈涟漪,打破他内

心的宁静。

一天的奔波,父亲慢慢睡着了。我仔细端详着父亲,脸上的褶皱很深,褶子深处的皮肤此时舒展开来,颜色明显偏淡,伏在脸上一点都不和谐,似乎被小孩子涂鸦恶搞了一样。看着躺在病床上的父亲,我突然有一种陌生而又宁静的感觉,我见到的父亲都是忙碌的,一刻不停地忙于生计,像这样能够仔细端详父亲还是第一次。

印象中父亲是讲理的。记得初中的时候,有一次我单独帮父亲卖水果,临近中午时分一个纹着身的男子来到瓜摊前左挑右挑,豁坏了好几个瓜之后才挑中一个扔钱就走,我那时胆子小,认为纹身的人不是地痞就是流氓,不敢言语。这时,父亲正好过来叫我回家吃饭,看到这场景,平时没多少言语的父亲与他理论,我第一次看到父亲脸红脖子粗地与人争吵,真害怕他们打起来父亲吃亏。不知男子是惧怕了父亲,还是觉得不好意思,掏出钱塞给父亲,

拾掇好瓜开车离开。事后,我问过父亲不怕吗,父亲说有理走遍天涯都不怕。

父亲是善良的。如果说与男子争执你觉得父亲是个斤斤计较的人那就错了。如果遇到年纪大些的人来买水果,他不仅会给最便宜的价,最后还要再塞给他一些别样的水果尝尝。遇到行动不方便的人,顺路的话父亲也会等忙完后把水果送到他家。私底下我不止一次说父亲,这样该多吃亏呀。父亲却说,谁都有老的时候,将心比心吧,再说了,这些都是咱自家种的,该挣多少?

父亲是正直的。做买卖时间长了总会收到假币,父亲遇到过几次。当父亲把积攒了一个月的钱送到银行要存起来时,被柜台告之有张假币,要没收。父亲申请摸一下假币被拒绝,他只能隔着柜台的玻璃盯着假币看,我看出了父亲的心痛,要知道这一百块钱在十多年前可能得起早贪黑赶几个集才能挣到,没收100元钱就像剝了他的肉一样。这样的百元假币父亲还有几张,虽然经常赶集,他却从没拿出去再骗别人。我出嫁前父亲送了我一张,

告诉我说做人要正直,丧良心的事儿不能做。

父亲是有爱的。今年疫情爆发,单位组织捐款,我回家随口跟父母聊起这事,我说我捐了200元。母亲接过话茬说:“你上班的人才捐200元,不多,你爹这个老农民都在村里捐了200元。”我问父亲,你又不是党员,村里也不强求捐款,你捐那么多干什么。父亲说:“国家遇到这么大一件事儿,咱们好好的,捐点就捐点儿。各自尽能力,也不跟别人比。”

这就是我的父亲,一个讲理、善良、正直又有爱的人。他一生忙碌,没做过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儿,只是本本分分地过着自己踏实的日子,用自己的言行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一双儿女,生活虽不大富大贵,但和乐融融。

父亲安静地睡着,我踱步走出诊所。门外,夕阳西下,一切都柔和了下来,空气也软润了不少,初夏的微风拂着皮肤特别惬意。不知名的虫子在旁边的草丛中发出清脆的叫声,欢快有力。我的心也如这初夏的微风一亲软软的,柔柔的——因为有爱。愿父亲早日康复,一切安好!





王善峰 字克之,网名阆风。中华诗词学会会员,文登区作家协会副主席。著有诗词集《青山听雨》,获第三届“文登学奖”银奖。业余致力于诗词文化传播。

## 中国少年与少年中国

王善峰

一个夏日的周末,午后,我走过一条曲折的小巷。巷子里静悄悄的,只有人家墙头上的玫瑰花在热烈地开放,红艳艳的,非常耀眼。转过一个楼角,忽然听到一阵朗朗的书声:“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原来是三四个孩子,有男孩也有女孩,正在墙根下比赛背书呢。梁启超的《少年中国说》!多么熟悉的文章啊!三十多年前,我们也曾满怀激情地背通过的文章!看着孩子们那一张张花朵般灿烂的笑脸,我的心里暖融融的,脚步也变得矫健而轻盈。那个夏日的午后,那热烈开放的玫瑰花,孩子们花朵般灿烂的笑脸,还有那朗朗的诵书声,便深深地烙印在我的记忆里。

2010年夏天,我到北京参加一个颁奖活动。活动结束后,和诗友们一起参观了香山北京植物园。在此行之前,我并不知道曹雪芹纪念馆和梁启超的墓地都在香山上,而这两位文化巨擘都是我所仰慕的

人。在山脚下,我们瞻仰了曹雪芹的故居。继续向上攀爬,在半山腰,看到了梁启超墓。梁启超墓是由其长子、中国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亲自设计的。梁启超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和学问家,是戊戌变法的主要参与者。他的思想和学问,无论是在当时还是在后世,都有很大的影响。尤其是那篇《少年中国说》,那饱蘸激情、酣畅淋漓的笔调,真有振聋发聩之功效,百年之下读之犹令人热血沸腾。那天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一位年轻的学子,把一束鲜花敬献于梁启超墓前,然后深深地鞠了一躬。

我的一位朋友,曾给我看过一段视频,是她在美国留学的儿子拍的:国庆节,这些年轻的海外游子们聚在一起,庆祝新中国的生日。孩子们一起晃动着手中的国旗,动情地唱着《我和我的祖国》,他们的脸上,有笑,也有泪!朋友说,她真没想到,这些孩子们会有这么深的爱国之情,在国内的时候,大家每个人都有那么多的牢骚和不满!我想起张维为

教授的一句话：“一出国就会爱国。”是啊，“每逢佳节倍思亲”，节日里那份对祖国、对亲人的思念，没有出过国的人怎么能体会的到呢！

今年国庆节前的一个晚上，刚上大一的女儿主动找我聊天。她刚参加完庆祝新中国建国七十周年的晚会。她说“我现在真的很爱这个国家”，她说“我觉得中国的领导人是这个世界上最帅的男人”，她说“我现在觉得中国军人真的很伟大”，她说“看到香港事件我哭了”，她说“我越来越爱这个国家了。”我也给她看了一段我与一位学生之间的聊天记录，我说：“很多人愿意把祖国比作母亲，我觉得不对，祖国更像是我们的孩子，我们知道他不完美，但却依然爱他，心甘情愿为他付出，希望他一天天变得强大，美好！我们不能因为他不完美而抛弃他，背叛他！”“好好读一读屈原，你会知道什么是真正的爱国主义：那就是明知祖国不完美，但依然无怨无悔地爱他，甚至愿意为他付出自己的生命！”我说：“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做好自己应该做的，这就是爱国。对你们来说，现在就是要努力学习，学好自己的专业知识，将来在自己的领域做出成绩，这就是最好的爱国！少年强则中国强！”她说：“虽然我不知道我是不是少年，但我热血还是有的”，“我觉得这种热血沸腾的感觉挺好！”我心中感到很欣慰，只要我们的年轻一代的血还是热的，只要他们还没有变得冷漠而麻木，中国就有希望！

有两张照片曾在网上广泛传播，一张是在也门撤侨行动中，一个九岁的中国女孩，拉着一位解放

军战士的手，脸上带着幸福的笑容，蹦蹦跳跳地走向迎接她们回家的舰船；一张是一个四岁的叙利亚小女孩，面对着镜头举起双手，一双大眼睛里满满都是恐惧。生活在中国这样一个日益强大的国度是幸福的，祖国的强大带给我们和平和安宁，使我们在异国他乡的战乱和灾难中，也能感受到安全；使我们的孩子可以在阳光下绽放灿烂的笑脸，可以安静地读书或者快乐地游戏！

七十岁，对一个国家来说，正是少年时期。在这个恰处于朝气蓬勃少年时期的国度里，有无数朝气蓬勃的少年，他们是在夏日的午后，带着花朵般灿烂的笑脸，朗朗地背诵《少年中国说》的孩子；是在梁启超墓前虔诚膜拜的学子；是在国庆日流着热泪唱着《我和我的祖国》的海外游子；是那些为香港事件而痛心流泪的大一新生。他们的血还是热的，他们的心还没有变得冷漠而麻木，他们就是中国的希望！他们因为生在中国而幸福，中国也因为有了他们而幸福！

让我们再次以饱满的激情和铿锵的声调，一起来朗诵梁任公那篇振奋人心的《少年中国说》吧：

“红日初升，其道大光。河出伏流，一泻汪洋。潜龙腾渊，鳞爪飞扬。乳虎啸谷，百兽震惶。鹰隼试翼，风尘翕张。奇花初胎，矞矞皇皇。干将发硎，有作其芒。天戴其苍，地履其黄。纵有千古，横有八荒。前途似海，来日方长。美哉我少年中国，与天不老！壮哉我中国少年，与国无疆！”





王福海（笔名：欧阳雪、江海、伏函、胶东丘陵等。）男，1950年生，大专文化，国家二级作家，山东省作家协会会员。自1990年起，陆续在《解放日报》、《天津日报》、《中国文化报》、《羊城晚报》、《新民晚报》、《四川文学》、《儿童小说》、《东方少年》、《少年文艺》、《青年作家》、《青春》、《青年文学家》、《章回小说》、《神剑》等报刊发表中短篇小说、散文、故事、报告文学一千余篇，数百万字，并有多篇文章被《青年读者》、《东西南北》、《今日文摘》等文摘报刊选登和获奖。

## 老妈的地

王福海

我离开村已经十几年了，可是村头的山没有变，山路像一条粗粗的井绳，蜿蜒曲折而上，山坡的树木和杂草长得郁郁葱葱的，似乎比过去茂盛多了，山沟里哗哗流淌着清澈澈的溪水，仿佛在为小鸟的阵阵鸣叫弹琴伴奏呢，我没有心思浏览这些美丽令人陶醉的景色，双目急切寻觅着老妈的身影，我放开喉咙呼唤：“妈——！”“我在这儿——”老妈在不远处回应，可是不见影儿，我忍不住噗哧一声笑了，都说老人赛顽童，难道说已经六十多岁的老妈同我藏猫？我迫不及待地喊：“妈，你出来吧，别藏了！”“哈哈，我的傻小子……”老妈突然从一个大石砬的背后闪出来，她的裤角儿挽到膝盖下，双脚丫上还粘着湿乎乎的泥土，上身的蓝布衫前胸和后背被汗水浸透了大半截儿，脸上汗水溢满纵横交错的皱纹，都汇集在尖尖的下巴，一滴一滴滴在刚刚刨过喧喧的土里，灿烂的朝霞映照着手中闪亮的大镢，我觉得站在阳光里的老妈美丽非凡极了。

我几乎扑过去，从老妈手中夺过镢，呼哧呼哧地刨起来，老妈在一旁边撩起衣襟抹脸上汗水边说：“江儿，咱不刨了，回家说话儿！”我也不吭声，只顾一个劲地挥着大镢，仿佛山在摇，地也在动，一会儿就把这块不大的地刨完了，我也浑身大汗淋漓了，老妈慈爱地望着我说：“看看，我种地，你回家也跟着受累……”我立刻顺杆爬说：“妈，当初分地，我对村长说好，给你关照分块好地，可是你非要这几块山耩薄地的，拖拉机也耕不了，还得用大镢刨，多受罪啊，真是聪明一世，糊涂一时啊！”

老妈白了我一眼说：“山下的泊地是好，可是花钱多，眼骨地的一亩，每年得上交提留一百五十多元，我的这几块薄地，估计有一亩多，没有人肯要，村长说谁要种着一年只交十元钱的提留，算是白种多便宜呀！这几年，我不断地挖呀，挖呀，每块地比过去都大了，估计有二亩多了，现在土地变得金贵了，村里有人眼红，说我捡了几块金元宝，还有说应

该让我增加上交提留款.....”

老妈的年龄越来越大,她的地越来越多,可以说破车揽大载,我劝她少种几块地,多余几块给眼红的人种吧,老妈摇摇头说:“这几块地都是我一镢头一镢头刨出来的,抓一把都能攥出我的汗珠子,我一块儿也舍不得给别人,再说,我种地少了,你一家三口在城里喝西北风啊!”

我成家以来,每年老妈都亲自往城里给我送几袋已经粉好的白面,还有五谷小杂粮。有一天早晨,我在门外散步,远远看见头发苍苍的老太太,肩扛一袋子面,手提一桶花生油向这边走来,我的眼近视,远了看不清楚,凭感觉断定是老妈来了。

我连忙跑着迎上前,果然是老妈来了,她见了我很高兴,放下肩上的面,抹了一把脸上的渍渍汗水,我见她后背的衣服已经被汗水浸湿了大半截子,我鼻子一酸,眼睛滚动着泪花嗔怪地说:“妈,你怎么不打电话告诉我到车站迎一迎!”老妈喘着粗气说:“车站离你这不过三里路,打电话还得花钱,我扛来不就得了!”我又说:“妈你以后再来,可别带什么东西,面和油,我在城里可以买,价钱也不贵啊!”老妈慈祥地瞄着我说:“我在家种的粮一个人吃不了,就你一个儿子,我不送给你送给谁?”

我的眼睛湿润了,连声说:“谢谢妈!”





王玮祥 男,汉族,中共党员,1988年生。现为威海市文登区融媒体中心要闻部编辑、文登区作家协会会员,喜爱文史,喜好写作,有多篇作品发表于《中国退役军人》《新闻研究导刊》等国家级、省级杂志以及《威海日报》《威海晚报》等报刊,另有多篇文章被中央文明网、学习强国APP转载刊发。

## 鸢鹞山下风光好

王玮祥

说起文登的山,常为人所称道的有昆嵛山、圣经山、回龙山、天福山等诸山。昆嵛山为海上仙山之祖,圣经山乃道教全真派发祥地,天福山打响了胶东武装抗战第一枪,回龙山上秃尾巴李龙王的传说至今流传……

与诸多名山相比,位于高村镇辖内的鸢鹞山知晓率不可谓高,甚至不足观。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文登人,第一次听说鸢鹞山,是因为工作关系。当看着有些陌生甚至是生僻的山名时,我一度不敢叫出口,生怕贻笑大方,只能带着一丝丝的心虚,翻开了经年不用的《新华字典》。

或许正是这样的一种“邂逅”,让我对它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经过多番查阅,对鸢鹞山有了一个初步印象:鸢鹞俗称小猫头鹰,是一种对农业有益的夜行性鸟类。《寰宇记》卷二十中记载,鸢鹞山“此山常有鸢鹞栖止”,故名鸢鹞山。

纸上得来终觉浅。虽常想实地去访一访、看一看,却因种种因由而未得,直到一天接到单位的采访任务,才有机会一睹鸢鹞山芳容。

当天,艳阳高照,清风徐徐。车子快速平稳的行驶在道呼线上,沿途景色胶片似的从眼前掠过,清爽的风从窗口灌入,使人心脾沁然。

良好的路况、醉人的春风,让人感觉不到路途的无聊,仿佛只一会儿功夫,便行至鸢鹞山脚下。

停车驻足,目光沿山脚向更远更高处眺去,不高、不陡、不险的鸢鹞山层峦夹翠,色彩斑斓。

当正感叹山美树绿之时,同行的高村镇工作人员告诉我们,眼前的风景多为人工所做。

高村镇为加快省级乡村振兴样板片区建设步伐,沿鸢鹞山脉打造了一条旅游线路。采取点面结合、园林乡间、色彩渲染的设计理念,突出了春花、夏绿、秋果、冬色的景观特点。

驱车沿鸢鹞山脉蜿蜒而上,路面保持了山间固

有特色,整体平整,时有凹凸,但这并不妨碍我们看山的兴致。

我们一边欣赏着道路两侧的林木花草,一边听着工作人员如数家珍般的介绍。“这里是甜杏林、樱桃园,那边是桑葚坡、金桃岭,从这儿上去就是梨花颂……”

继续前行,栽有 15.2 万棵绿植的茶园、3100 多棵林木的黑松廊、华枫带、樱花海以及占地 3.2 万平方米的粉黛谷、蔷薇墙、玉簪石竹苑等景观带纷纷尽收眼底。

画一般的景色,诗一样的名字,犹如给鸛鹑山披上了一件华彩盛装。

行驶了一段后,沙土路突变成了水泥路。只见,路边每 300 至 500 米,设有一处休息驿站。

信步前观,驿站鲜有人工雕砌,乃取天然山石自然放置而成,路旁的两处塘坝里还放殖有多彩鱼类,可赏花、品果、垂钓,置身其中,流连忘返。

不知不觉中,我们已行至鸛鹑山腹地,一座颇具古风的村落让我们眼前一亮。

村子名为慈口观村,因坐落于鸛鹑山西南麓的慈口观而得名,至今已有 300 多年。旧时慈口观村周围大小山脉佛寺道观林立,曾是方圆百里的繁华之地。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东海独立团和文登县大队常以此为根据地,并建立了胶东兵工厂。

走进村子,却早已是另外一番景象,但依稀可

见往时的历史痕迹。干净整洁的石砖小路,宽敞明亮的绿化环境,错落有致的烟灰色民宿映入眼帘。

我们随机走入一间民宿,里面的一窗、一墙、一木,都各具特色,无不透露着传承的百年韵味;朴素的农家小院里,淋浴、标准间等一应俱全,将乡村风与城市风完美融合。

说起村子的变化,村民们很是激动,“多亏上级给俺们派来一位马书记,没有他就没有村子如今的大变化。”村民交口称赞的马书记是市派驻高村镇慈口观村村党支部书记马升海。

为让老村子焕发新魅力,马书记带领村民积极盘活村内资源,挖掘古迹,留住“根脉”,让慈口观这个省级传统村落,从拥有众多人文历史资源中“苏醒”过来,以传统胶东海草房民居为建筑本底,结合美丽乡村建设,拆除村庄违建、硬化街道路面,修建文化旅游特色长廊,沿途布展高村特色景观,让一幅幅素雅的山水画尽收眼底。

乡村美了,民风好了,村民也在慢慢的富起来。如今的慈口观村还融入商业设施和生活配套设施,串联周边的郁竹苑田园综合体、田园牧歌项目,打造集民宿、休闲、旅游、观光、采摘为一体的原生态乡村代表品牌。村民的日子也越来越红火。

鸛鹑山,或许在很多人眼中它很普通,它无法镌刻山河,也不能雕镂人心,但是却是一方百姓的希望寄托。





初玉娟 女,汉族,1979年生。喜欢看书、热爱文学。偶有小作,散发于网络、纸媒。先后在《博爱》、《做人与处事》、《辽宁青年》、《学生家长与社会》、《少年月刊》、《高考季》等杂志,《威海日报》、《文登大众》等报刊,《劳动午报》等网媒发表过作品。以梦为马,执笔为剑。愿走出半生,归来仍是少年。

## 风荷送香入梦来

初玉娟

听闻西郊的荷花盛开,约上三俩知己前往赏荷。沿着202省道一路向西,笔直宽阔的公路两边植被茂密、树影婆娑。有微风吹过,树叶发出轻轻地低吟,在阳光下静谧安详。

“快到了!你们看,前面就是!!!”朋友按捺不住欢快地心情,就连声调也兴奋地陡然拔高。

许是受到她的感染,我也心旌摇荡。对荷情有独钟,无论是荷“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的品格,还是她“香远益清,亭亭净植,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的风骨,都深深地根植于我的心底。对荷的喜爱,是那么的热烈、又是那么的深沉。离目的地愈近,反而生出一种“近乡情更怯”的思虑。

还没下车,我已经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喜欢荷的果然不只我一人,放眼望去荷塘周围人山人海,下午暑气正浓,却丝毫没有动摇人们赏荷的热情。人挨着人,即使就那么站着,也能挥汗如雨。照相、合影、发朋友圈……荷本清幽,大概想不到有一

天她会受到人们的如此追慕吧。

闻香识美人,离荷塘愈近,愈是清香扑鼻。穿过密密匝匝的人群,终于能够一睹荷的容颜。遥望水面清圆,翠绿色的荷盖铺满荷塘,塘水在荷叶的掩映下涤荡着褐绿色的光芒。荷茎身姿挺拔、姿态秀逸、不蔓不枝,支撑着荷朵。荷花如九天碧霄上的仙子,清丽脱俗,静立于浩渺碧波。且看她们姿态万千、仪态万方,或含苞待放、或初吐花蕊、或全然盛开,无不端庄绮丽,美得让人移不开眼。

仔细看,更觉得美不胜收,简直就是一幅天然的画卷。最好的画师,也无法描绘出这样美到极致的画面。你看,那红荷似天边的霞妖娆姝丽、白朵似山间的雪纯洁冰莹、粉莲如暖玉温润怡然、紫苞如梦迷离梦幻。妍丽且冰清玉洁,张扬又不失含蓄。

古往今来,无数文人骚客为之思慕。中国理学开山之祖、北宋著名学者——周敦颐,一生清廉、淡泊,品格更是如“光风霁月”。周敦颐一生独爱莲之

风骨,在他任南康知军时,特意令人在军衙东侧挖掘了一口池塘,池塘里种满荷花。工作之余,周敦颐经常邀请同僚好友来此赏荷品茗。对荷的钟爱,周敦颐写下了流芳千古的《爱莲说》。《爱莲说》短短119字,字字珠玑,以荷自喻,将荷的风韵和风骨展现的淋漓尽致,对后世的影响极大。

100年后,南宋又一理学大师——朱熹调任南康知军。出于对前辈知己的敬仰,朱熹命人重修爱莲池,建立爱莲堂,并从周氏后人得到《爱莲说》真迹墨宝,刻碑于爱莲池旁,成就一番千古佳话。

荷花入诗,早见于《诗经·郑风》:“山有扶苏,隰有荷花”。后世文人对荷的喜爱更是达到了新的高度。早春时节,“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盛夏时节,“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夏秋相交,“一夜雨声凉到梦,万荷叶上送秋来。”才情过人、多愁善感的林妹妹,则独爱李义山的“秋阴不散霜飞晚,留得枯荷听雨声”。初冬时节,“荷尽已无擎雨盖,菊残犹有傲霜枝。”在文人墨客心里,荷的四季都是美的。

水墨画为国之瑰宝,以荷入画,别有一番古朴的风韵。清代,石涛作《墨荷图》、朱耷绘《荷石图》。近代,白石老人的《秋荷》、张大千的《彩荷》等等水墨经典之作,彰显了荷在绘画大家心中的重要地位。

朱自清在《荷塘月色》中借景抒情,荷塘的美、荷花的纯洁,反射时代的黑暗,对现实的忧愤。被称

为“荷画美人”的茜茜,用西洋画写实的手法赞美荷的纯洁,并成为她的艺术符号和精神象征。“凤凰传奇”的民族风歌曲《荷塘月色》更是走上街头巷尾,优美的旋律给人以美的享受,以及人们对盛世中华之热爱。

荷,在国人心中早已成为一种符号、一种气节、一种冰清玉洁不屈不挠的精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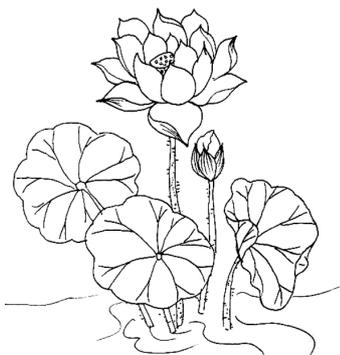
六月的天气说变就变。突然,狂风肆虐、黑云压顶,水面上波浪翻滚。荷叶随着波涛上下起舞,荷花也随着狂风乱舞。

“要下雨了!”人群里有人疾呼。游人纷纷离开荷塘,躲避即将到来的风雨。

一道惊雷闪过,天空仿佛裂开了一道口子,雨点裹挟着丝丝凉意从天而降。回望荷塘,雨点密密匝匝地砸在荷叶上,荷叶在塘面剧烈的摇摆,雨水沿着叶脉滚动,仿佛一颗颗珍珠,一会儿向东,一会儿向西,一会儿又掉入塘中。荷茎却是倔强地不肯弯下笔挺的身姿,与狂风骤雨进行着顽强地拼搏。荷花在漫天的雨雾中,更加迷离清妍,正如李太白所说:“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

“走吧!”在同伴的催促下,我一步三回首的往荷塘外走去。遮阳伞耐不住狂风暴雨的侵袭,湿了大片的裙角。

返回时,风歇雨停、月上枝头。而荷的清绝、婉约、美好,久久地萦绕在我心头。梦里,依稀有风荷送香……





冷欣 文登区作家协会会员,威海市诗歌协会会员。文字发表在《山东文学》《环翠文艺》《威海文艺》《文登文艺》《威海晚报》等报刊。

## 记忆中的无花果树

冷欣

我相信雨水到过很多地方。早晨刚落雨时,一只猫从对面山坡上“嗖”的一下蹿了下来,它眼里的表情和我幼时的一模一样。而且它毫不畏惧地望了我一眼,就闪进了对面的楼道里。

它经过的那个拐角处,那棵无花果树连枝叶都已不见,种它的老人摘了二十几年果实后,于上周伐倒了它,说是果实越结越小,而且树干里面开始聚集着虫蚁。我再也看不到它了,它曾生长过的地方,成了一片空地。

其实,我知道那里总会被什么填满,比如几棵葱,或者别的什么蔬菜。不久之后,那里就会花红叶翠起来。但此时它空白着,透过夏日的雨帘,让我的视线发慌。

我不知道,这棵被伐倒的无花果树是否认识当年我父母栽种的那些,兴许它们是远亲吧?在我们那个远离海边的乡村,无花果树很难成活。虽然夏季它叶子肥大,但非常惧怕狂风肆虐。那年我还不

到二十岁,终于盼到了它婴儿般的果实日渐丰硕,但还没成熟,却先赶上了暴雨。一阵狂风骤雨之后,无花果树的枝干“咔嚓”一声折断,耷拉着脑袋毫无生机。父亲心疼至极,和母亲两个围着它想用绳子把它箍住,却终是 不成,最后只得放弃于院中栽果的打算。

后来父亲在门前重植了一棵,呵护得简直小心翼翼,冬天给它穿“衣”,春天给它去“袄”,夏天给它加固,还时不时地给它浇水。树也不负众望,很快就枝繁叶茂,在叶柄的底端,伸出一个个顽皮的小脑袋来。有人要点身上的癞子,母亲端详了半天,怎么也不舍,但最终还是摘下几个饱满的未成熟的果实递过去,带着浓稠的白汁,还不忘嘱咐:“小心点,别滴到手上!”果实成熟后,母亲总是用盆端着,东家西家地送。赶上多雨的季节,母亲总是一边摘下那些坏果,一边连声惋惜:“可惜了!”

有时果实成熟时,我们兄妹俩都没回家,父母

就会把一些熟了的无花果放进冰箱里，等我们回去。往往打开冰箱时，花果往往已经开始发黑。我们多次嗔怪，父母一边连连应声再也不这样，却依旧改不了。

其实摘花果并不容易，汁液淌到身上皮肤会痒，而且树叶间密密层层，身上一会儿就会汗涔涔的，还有小的蠓虫在身边飞舞，有时为了高处的果实还必须爬到树上去。但父母并不曾抱怨过，倒是有一次父亲的脸上出现了划痕，妈妈对我说：“那么高偏要去够什么，你爹差点摔下树来。”父亲在一边闷闷的，一声不吭，可我知道高处的花果大多又大又甜。

如今无花果树遭了白蚁，主干枯掉了，只在旁边生出几个侧枝，有一搭没一搭地结上几个果实，成熟时，谁走过谁摘一个。母亲走后，父亲愈加没心

思管它了，只是在冬季时依然不忘给它捂草。

我对于季节的更迭一直是迟钝的，只有看到满眼的无花果树叶随风婆婆时，看到满大街的无花果被那些大姨大妈拐着小篓叫卖时，才会感到夏季的真正来临。

每次心情不平静时，对视着拐角处的那棵无花果树，总会感到无比亲切，仿佛又完全不是那样。有些东西在心中扎了根，即使你装作淡漠，却依然生疼。

其实这棵被砍掉的树还是幸福的，它的主人起码还很健康，也许再过几天，他会重新种下另一棵树。一棵树与另一棵树的唯一区别就是，它有没有记忆，它有着怎样的记忆。但我相信，时间的潜流，会慢慢地把那些缺失的部分补上，包括爱。





丛 桦 中国作协会员，文登作协副主席。作品散见于《散文》《诗刊》《星星》诗刊、《飞天》《西部文学》等。首届齐鲁散文奖获得者，第二届山东省十佳青年散文家。出版散文集《山有木兮木有枝》《井上生旅葵》《日暮乡关》。

## 出 门

丛 桦

出门儿，在我的方言里，不是指走出家门，而是指“走亲戚”。当一个人说“我去出门儿”，就说明，他要去走亲戚了。

小时候，我最喜欢出门儿。大规模集体出门儿的日子，是每年正月初二。每到这天，我就无比羡慕地看着小伙伴们穿着新年装，梳洗得亮光光，提着包袱，拐着筐箩，拿着牛皮纸包的果子，坐着大马车、自行车、小推车等各种生产工具和交通工具，欢天喜地去姥家出门儿，去姑家出门儿，去姨家、舅家出门儿，亲戚多的要好几天。但我不能出门儿。俺家有亲戚，而且很多，一窝一窝的，但是都在俺村。因为我的父母是一个村的，大爷、叔、舅，都在俺村，而在自己村走亲戚，不叫出门儿。

我向往的，是去别人的村庄。我对别人的村庄非常好奇。

终于，姑出嫁后，给了我这样的机会。

姑嫁到了谭家口，谭家口离我们村二十里，对

从来没有出门的我来说，谭家口非常遥远，沿途要经过二十多个村，符合了长途跋涉、翻山越岭等多个元素，满足了我出门的愿望。放假的时候，姑就会找人捎话给我妈，让我和妹妹俩去谭家口小住。

我妈就会安排我们骑车去。

我和妹妹刚刚学会骑自行车，自行车都是大金鹿，很高，我和妹妹都矮小，不能坐在车座上骑，就用一个蹬里藏身的姿势把右腿从自行车的三角大架的空隙里伸出去，身体挂在自行车的左边骑，左腿蹬一下，右腿掏一下。这种骑单车的绝技，估计现在已经失传了。

这样骑车，速度很慢，上坡要步行。下坡也要步行，因为那时的自行车好像没有手闸。我们慢慢地穿过一个村庄又一个村庄，如果路边开始出现一枝一枝的桃花，我们就知道姑的村庄，快到了。

姑的村庄，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背靠大山，遍生桃树。春风吹来的时候，姑的村庄就在一片云霞

之中了。

姑家在一个小胡同的尽头，四间房子，外墙用蓝色和黄色颜料涂出菱形图案，把姑家装饰得像蒙古包。这个彩色墙成为我辨认姑家的醒目标志。

姑父会讲故事，听姑父讲故事的时候，我总对姑父充满敬佩。姑父是一个50后农民，但姑父讲故事，不是说瞎裤裆那种低俗内容，也不是老羔子，不是皮子背老婆儿的愚昧主题，而是外国皇帝的故事。后来看安徒生《皇帝的新装》，心中惊喜，这不是姑父讲的吗？

姑家的抽屉里有连环画，都是姑父的，我都翻看了，只记得其中一本《宦娘》，王叔晖风格的线描，宦娘画得荷衣风动，眉目含情。在那本连环画里，我爱的不是丽绝一世的宦娘，也不是手挥五弦的温公子，而是一个道人，弹琴时，百鸟群集，庭树为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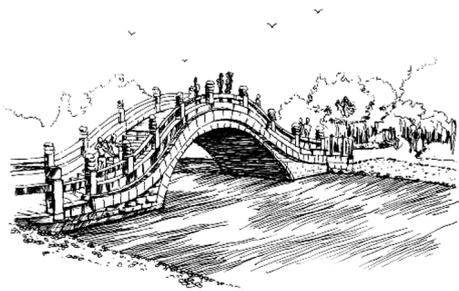
有一年秋天去姑家，姑给我和妹妹每人一枚镶宝石金戒指。妹妹是红宝石，我是绿宝石。这是我们的第一件珠宝，我们非常惊喜，戴着戒指跟着姑和姑父去山里翻地瓜蔓。翻完了地瓜蔓，回家以后，妹妹的戒指没有了。到处找也没有找到。

第二年秋天，我们又去姑家，又跟着姑和姑父去山里翻地瓜蔓。奇迹发生了，妹妹的戒指找到了！

我至今记得戒指的样子，埋在泥土里一年，还是完好如初，一点没长锈，因为是个塑料戒指。

《红楼梦》里，史湘云最喜欢去荣国府走亲戚，那是她的姑婆家。姑婆家的锦衣玉食，兄弟姐妹与她的情趣相投，姑婆给她的庇护，让父母双亡的史湘云有一种归属感。我的亲戚都是穷亲戚，我的走亲戚，就是想去寻找快乐，感受新奇以及在亲戚家的无忧无虑。仿佛只有亲戚家，我才被当成一个孩子去呵护，去娇惯、去疼爱，看的是亲戚的笑脸，吃的是亲戚家所能拿出的最好的食物，听的是柔声细语，而不是呵斥，你只负责当一个幸福的小孩儿。

现在，我仍然愿意出门儿，更多的是去感受中国传统社会残存的血脉亲情，因为这是我的“根”，是故乡对我的承接与安放。父母逝去之后，亲戚成了父母的影子，他们是父母的兄弟姐妹，有着共同的语气和目光。走亲戚的时候，听他们说过去的事情，说我的父母，说我小时候的故事，在这个过程中感受曾经的欢笑和泪水，使时光得以倒流，曾经消失的场景得以还原，包括地点、人物、声音、色彩甚至气味都仿佛昨日重现。尤其是春节，相聚一堂，听那原汁原味的乡音，听那声声乳名的呼唤，浓浓亲情中，共同举杯，斟饮时光。





于尘飞 笔名晨风,男,1965年9月出生,毕业于曲阜师范大学历史系,威海市文登区作协会员,现任威海市文登区行政审批服务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有散文、小说发表于《威海日报》《威海传媒网》《文登文艺》等。

## 老头市

于尘飞

走在街上,还经常会看见路口或小区旁,三三两两的老人聚在一起闲聊,我想起小城的老头市来。

老头市,这个名字怎么来的,我至今也搞不清楚,在我童年少年的记忆中,就是老人们扎堆站(玩)的地方。

上世纪七十年代,文城的老头市就在现电脑城路北,为什么在那块地儿,我认真琢磨了一下,当时那个地方,向西是县政府、人民剧场、143医院正门和百货大楼、二百货,太闹;向南,是县广播站和大众饭店,早晚听广播,中午听(闻)味道;向东是小卖部、钟表店、理发馆、缝纫社;向北是粮油蔬菜水产门市和最密集的村居,东西南北都是几十米路程,啥都方便,就像北京城外的天津卫,热而不闹,闹而取静,关键是旁边还有一河北村的茶水炉子,黑天白日水烧得呜呜响,这真合老人们的适了。

当时那里有一面很高大的语录牌,即用水泥做

的宣传墙,语录牌的内容经常换,今天是宣传上山下乡的,明天是打倒帝国主义的,图文并茂,但墙根儿下的老人们基本没换,走了的也许是真走了,一年四季,除非特殊天气,每天都有二、三十位老人聚在那里,三五成堆,四六成群,带板凳儿马扎儿的坐着,没带的就靠墙根儿蹲着,一色的抽旱烟,不过有的用烟袋,有的卷纸喇叭罢了,虽然那时候穿衣服都很单调,全是黑灰色的,老远一看,烟雾缭绕,黑乎乎一面子,但细看其中也很有讲究,比如烟袋,有的烟嘴儿和烟荷包缀饰,或红或绿,滋润绵滑,一看就很讲究,现在想,说百年老料,都不为过;烟,有的烟叶赤黄响酥,包里一捏出来,喷鼻沁香,有的暗红汰软,一搓一卷,一股子辣喉味儿;大部分不戴帽子,戴帽子,冬天有扣毛耳窝儿的,夏、春秋有前帽沿插纸板儿的;穿棉鞋,有穿露棉花用绳儿绑的,有穿自家缝制条绒帮儿大棉乌拉靴的,也有穿翻黄皮子绿帮儿里面带层羊毛的。其实,从这些细节,就

可以透露出这些老人们有着十分不同的家境和人生经历。

至于他们每天都在聊什么,那时候的我真是没有认真听过,也听不明白,反正每天早晨上学路过那里,总有已经过去坐着的;下午放学经过,总有坐着还没走的,一个感觉是说的总是在说,听的总是在听,笑的每次都能看见在乐,闷的每次都能看见在呆,即便偶有争执也是几人附和,其他人好像没听见一样依然在继续谈论着他们自己的话题。

也有很热闹的时候,有件事我印象特深,一天,我放学远远就望见那里老人们围成一整圈,看着一个人在表演什么,我走近一看,原来是一位戴着毡礼帽、穿棕皮夹克、黑宽腿裤、白网皮鞋在当时可以说时髦到极点的老人,动作夸张地把脚向里扣着走路,滑稽的表情引的围观者哈哈大笑,我听旁边人说这位老者从东北回来,没事就过来凑凑搞乐儿,他哥哥是河北村的旅日华侨,他哥哥也就是那位华侨我知道,我在河北小学读三年级那年,他为学校

捐了一些学习用具和每班一个篮球,我们还和老人合了集体照,那是我第一次见照相机、照彩照,他叫郭永恂。

说来,老头市虽然是个特定的圈子,也是一个小社会,老人们在老头市里,也在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所不同的也许就是比大社会更真实一些而已。

哪一年我忘记了,语录牌前开始用木杆子围了起来,或者卖水果,或者卖衣服、面盆、暖瓶等日常生活用品,反正老人们是不能在那里呆了。

后来,语录牌也拆了,建起了厂房,偶而还看见几位颇有些顽固的老人,在那厂房的墙根窗下叫劲唠嗑儿,显得那么孤寂,再后来,厂房临街窗都打开变成了一家手机门市,出入的就是年轻人了。

最近,我看那地方开了家蛋糕店,现在的孩子,不管老人喜欢不喜欢,过生日都买蛋糕,不由得老人想还是不想,也许是老人们在天有灵吧,记挂着他们那块地儿,不管是喜欢不喜欢……





王海荣 文登作家协会会员。在《威海晚报》发表过多篇文章。曾在威海市文明办举办的“君子之风美德威海”征文比赛中获一等奖。

## 周子

王海荣

清晨，医院家属区南边路旁，蓬勃的阳光从繁盛的银杏树叶的缝隙流泻下来，透出斑驳陆离的光影。银杏树下，周子的小摊前站满了买蔬菜水果的人。周子手里拿着一个塑料袋，一边笑意盈盈的回着蔬菜价格，一边熟稔的和步行上班的人打招呼，这样的场景每天上演。

周子是我们医院家属区摆小摊卖蔬菜水果的小贩。小小的蔬菜水果摊一摆就是三十多年。岁月更替，物是人非，周子仍然在这里摆摊。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姓周，或者名字就叫周子。也不知道整天周子周子的称呼到底是不是这两个字。反正家属区里上至老头老太太下至刚上学的小孩都叫他周子，他成了大家的周子。之所以说他成了大家的周子，是因为除了卖菜和水果，他好像还有很多作用。不管什么东西，放他那里安全、放心，拿不错，丢不了。你看吧，上下班时，他边卖货边打招呼：解主任上班呢？李医生，出差回来啦？宋大姐，你要的青菜，我给

你留着呢。刘大哥，你家里捎的东西你拿走。张医生，你的大件快递丰巢柜放不下，放我这里了。极少有哪一天，周子没有出摊，于是上班下班就会有不少人在周子摆摊的路边转悠，互相之间打听：“周子呢，今天怎么没来？”“周子有什么事？中午做不成饭啦，家里没菜啦。”

有人说，周子摆摊这么多年可真不容易啊。可不是，无论春夏秋冬，就像有一部老旧的相机将好多的场景把周子的身影定格——晨曦微露的清晨，周子推着老旧的三轮车慢吞吞地卸着水果蔬菜；蒙蒙细雨中周子费力地抖着塑料布上的雨水；雪花飘飞的寒冬，周子瑟缩着脖子用棉被遮盖着水果。每当提起这个话题，周子就说话结巴：“哪能不，不遭罪啊，谁，谁能想到一辈子卖，卖菜啊！”

30多年前，周妈有一次在娘家叔辈大哥面前倒苦水，说儿子周子是她的心头愁。周子当时十六岁，说话结结巴巴，手无缚鸡之力，脑子不太灵光，是个

什么都不会的青莽少年。周子这个舅舅大手一挥，得！叫周子跟我卖菜去吧，我教他。只要识称会算个简单的加减乘除就行。于是，医院家属区一溜的小摊里多了周子的身影。那时候周子瘦瘦干干，一着急说话就结巴。十几岁的青年敏感倔强。别人对他笑咪咪的，他都会认为是在嘲笑他结巴。不久，周子又做了一件令人刮目相看且哭笑不得的事情。家属区里住着一位医生的老父亲，不是本地人，60多岁有点迂腐较真。一次去周子的小摊买菜，挑菜时随口问：你的菜新鲜吗？怎么有的菜叶都焉了？称秤时又念叨，你可给足分量啊。几次三番，年轻气盛的周子摔了秤盘子，脖子梗梗着负气说，我从来不卖不新鲜的菜，不会缺斤短两，你一直唠唠叨叨地埋汰人，我不卖给你了。这个事情传开后，周子出名了。

也不知什么时候形成的习惯，我休息时就喜欢到周子的小摊溜溜。周子的小摊前一直热热闹闹人流不断。周子早已没有了年轻时的怯懦和生涩，在小摊前自信地应付所有人。有人要买香菜，周子说：“今天的香菜拿的不好，你想吃，拿几棵走吧。”那人推辞：“那怎么行，你不就搭钱了吗？”周子脖子一梗，话说的就不利索：“给你，你就拿着。我得要名声。不好的，不，不能卖。”除了买东西的，还有好多令人啼笑皆非的事情。有医生临时有急诊病人，孩子没人看管就送到小摊前，打招呼：周子，帮我看会儿孩子，不听话就下手。有人招呼：周子，我的外卖放你摊那里，下班回去拿哈。有人叮嘱，周子，帮我听着，有租房子的告诉我。有人打电话，周子，我老家来人了，我上班回不去，先在你小摊前坐坐，替我招呼着……五花八门的要求，周子都满口答应，啥

事都办的妥妥的。我乐颠颠的看着听着，觉得世界真奇妙。周子是一个神奇的人。20多年依然摆着小摊，并没有做成大江大河。20多年生生把自己熬成了医院的编外后勤，他认识的人比我这个在医院工作二十多年的人都多。20多年了，周子仍然一着急说话结结巴巴。头发白了，身子发福了。我说，周子，摆了这么多年小摊，你也该歇歇了吧。周子边理着蔬菜边慢条斯理的回我：我就会卖菜，不会干别的。我卖菜买了楼房，供闺女上了大学，她还想念研究生呢。儿子才上中学，我这两个孩子离成功远着呢。只要我还能卖得动菜和水果，就得干，不能停下来啊。

夕阳的余晖给周子的周身染上了点点金光，周子的话让我肃然起敬。这是一个人堆里最普通的人，他平凡、朴实，他坚韧、执着。许多年过去了，他慢慢地磨炼成这个家属区里人们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别人的烟火里流转着无言的沧桑。他们是小人物，他们每天都在负重前行，他们是这个社会的基石，他们也是这个社会的精髓。

其实，在我的身边有很多这样努力勤恳的普通人——清正灵巧的木匠洪大哥、起早贪黑总是奔跑着送货的静静、在方寸小屋修改衣服的芝芹姐姐、修手机的异乡人杨哥……在许多人眼中，他们不是成名成家的大人物，他们只是这个社会的蚂蚁人，但正是有了他们，这个社会才蓬勃生动有灵气。正是有了这些人，这个社会才和谐温暖，安定久远。

这个社会有许许多多最普通、最勤劳、最坚韧、最有魅力、最有烟火味道，像周子这样的人总是令人难忘。



**徐元皆** 1962年11月生于文登区,宋村镇,渠格村。1979年高中毕业,1984年参加工作,现为天润曲轴股份有限公司员工。

2010年开始发表文学作品,2011年加入文登作家协会,先后在《山东青年作家》上发表:短篇小说《老疤》、《撕两烟》、《金贵》、《念想》等,其中小说《老疤》荣获“山东青年作家‘新锐文学奖’小说类三等奖”。在2015年,威海市委宣传部举办的抗战70周年征文中,小说《田七抗日》获得优秀作品奖,并在《威海文艺》上发表。歌词《故乡的老井》获威海市第六届原创歌曲三等奖。

## 南海的早晨

徐元皆

文登南海新区,已升格为:威海南海新区。

威海南海的早晨,比别处更为特别:当红日撑开黑夜、驱散浓雾、烧尽残云,被海中浪花慢慢托起的时候,这里天色早已大亮。在新一轮朝阳的照耀下,威海南海新区160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处处呈现出一派腾腾的旺气。她好似一个美丽少女,刚刚梳理过秀发,涂抹完胭脂,穿戴好嫁衣,更加青春靓丽,引人流连忘返。

一群海鸥清脆地叫声,划破长空,迎着晨曦,展翅翱翔在碧海蓝天之间。

威海南海深秋的早晨,微风习习,却并无寒意,但使人感觉清爽无比!一条33公里的圣海路,与5公里的进港路,拉近了人们同南海新区、南海埠口新港的距离。2万吨码头泊位已经竣工,四座擎天导轨塔吊,高耸入云,巍然屹立。远处几声长笛打破宁静,一艘艘航船亲吻着新港,缓缓向这里驶来,未来30万吨大港的雏形,呈现在眼前。祖国东端的山东

威海南海新区,南海埠口新港,黄金海岸,正迎着朝阳,向前延伸、向前扩展。威海人民及南海新区人民,已伸开双臂,迎接世界五湖四海的朋友,已打开通向美好未来的大门。

朝阳中:威海南海新区产业区62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机声隆隆,车流涌动。临港产业群里,厂房连着厂房,工地挨着工地,公路管网四通八达。中国先进技术装备园的忙碌;中国山东机械设备零部件基地,天润曲轴文登南海的落户;台湾科技山东威海南海新区的入住;海洋能源、海洋生物制药、海洋生态化工的崛起,都给这片热土注入了强大的经济洪流。

古老的昌阳河以西,98平方公里,为旅游度假、生活休闲、养生区,披上朝霞,又是另一番景象:天然水系、滨河景观、蓝湖休闲、香水海域,楼房别墅……包揽欧美风情、中国古典风情、古韵江南风情,镶嵌在绿荫、鲜花丛中,层层叠叠,自然和谐。水清

澈,树翠绿,花争艳,鸟百灵。当你步入这里,你会心旷神怡,眼界大开。时而,走进地中海风光;时而,领略陶渊明的“桃花源”,时而,感受“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的苏、杭再现。优美的自然条件与人们智慧的创造,绘制出巧夺天工的建筑,引来天南地北的客人们,在此永久安家。

万亩松林晨醒早,催得鸟儿离了巢。林中松香扑鼻、林茂枝密、青翠盖天,身临其境给人以“林中树下望天小”的感觉。游人涉足,鸟不惊,松鼠翘,菊花放,蜜蜂唱。人进入“天然氧吧”,滋味别样爽!怪不得这里被誉为全国长寿之乡,空气年优良率达百分百,真可谓:“吸口鲜气活百年”多少人恨不能把新鲜的空气装上几瓶,带回城里与亲友们分享。

威海南海新区,有12公里的金色沙滩,生活在海边的人们,天天享受着独特的风光。头顶朝霞,脚踩沙滩,面朝大海。清波碧浪潮起潮落潮涌,朝阳沙滩日落日出日日新。休闲观光的,旅游度假的,情侣蜜月的,健身锻炼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或单独,或三三两两,或成群结队,络绎不绝。节假日赏

美景的人更是人山人海。一年一度的威海南海沙雕艺术节,吸引着海内外的人们,纷至沓来。盛夏时节,在这个天然的海水浴场里,人潮涌动。仿古亭、台、楼、阁,引人入胜、美不胜收。

威海南海新区物产丰富。闻名于世的昌阳稻米和香脆可口的胶东大花生,各种鱼、虾、蟹、贝、参等诸多海珍品上百种。天南地北的宾朋们,品尝了这里独特的美味,都赞不绝口。正如歌词里唱得那样:“来了不想走,走了常回首”!

威海南海新区,已经被国务院批准为山东省三大海洋经济新区之一,并达到国际化滨海城市标准,荣获联合国人居奖中的优秀示范新区,中国最佳创意经济示范区,山东省最佳投资开发区、低碳经济十佳开发区、十大生态旅游景区、十大强势服务品牌等荣誉称号。

时代的朝阳,赋予威海人民,在这块神圣的土地上,发挥出无穷的力量。他们用勤劳的双手和神奇的创造,谱写出威海南海新区又一新篇章,威海南海的早晨,明天会更好!





周德政 男,笔名天正。从事中小学教育工作40余年,退休教师,现年83岁。山东省诗词学会会员,威海市文登区诗词楹联学会顾问,文登区作家协会会员。自2010年10月相继出版古体诗词《秋叶晚情》《闲钓诗草》《天正诗词选》《一帘幽梦》四部,作品散见于《文登大众》《文登文艺》《威海诗歌》《春华秋实》等书刊中。《沁园春·威海集团再腾飞》获“美丽威海·诗意高区”全国诗歌大赛“佳作奖”。诗集及个人传略收入《文登文化志》。

## 当孩子王的日子

周德政

生活中有着太多看得见、感觉到、领会深且又经久不能忘却的记忆。

1983年,我接收一个男学生,是文登体校“转”来的,家长指名要到我班读书,校长亲自领到我办公室。他已经16岁了,个子1米73,比我还高3公分。他辗转多处学校,曾3次被校方劝退。作为班主任的我,实在有点打怯,但他终究是个孩子,需要正面的教育和引导。

黎明(化名)同学,你什么也不用说,你的情况我早听说了,过去的事情,永远让他过去,今后的路我同你一起走。你身体好给我班当体育委员,你又热爱劳动再兼班级劳动委员和物资保管员。他惊讶地回答:老师!我说:你不用谦虚,我相信你一定能干好。

师生偕手齐步走,圆梦教坛共争鸣。

三年里,他带领班级体育成绩总列全校班级第一,菜园上交蔬菜第一。从他当保管以来,学生从来

没有坐课桌的,他也从此没犯过任何错误,年终总评为班级优秀学生,因为起步太晚,学习成绩一直落脚,让我心生遗憾。毕业后应聘文登县运输公司成为一名优秀汽车驾驶员。

我深知一个教师尤其是班主任,必须具备博爱、厚德、广能、巧智。

培养一个优秀学生,社会是基础,家庭是条件,学校担主责,教师是关键。知荣明耻,严于律己,以身作则,爱国守法,爱岗敬业,关爱学生,亲近学生,用平易近人的言谈举止感染学生尤其重要。

教师不仅教给学生生存的本领,还要用自身的行为影响学生,不是挂在嘴上的一句空话,而是看其实际行动。

良好的班风靠一步一步养成,与学生相处亲热中不可信口开河。我对学生的要求非常严格,有针对性进行一对一的个别谈话。批评中有鼓励,表扬中有鞭策,警告中他能理解,处理中让他能体会到

我的关心,尽量让他多一点认知,多一点控制自己的能力。

在教学过程中,既让孩子感知学习中的快乐,激发他们的学习热情,又让孩子在获得知识中有趣味,增加记忆力。

我在组织学生体育比赛、文艺比赛乃至课间活动,我总是身体力行,先当主角,后当评委,我对运动员有句体育术语——“好球”,你百米冲次第一名,我会高喊一声“好球”!他就高兴地笑了。跳高比赛过竿了,哪怕是跌在沙坑灌了满口泥沙,我还是一声“好球”,换来的又是一片笑声。

班级文艺比赛,是我的拿手戏,找一位学习成绩一般,精神面貌、言语动作滑稽的小男学生,扮演“济公”,又配备爱唱歌爱跳舞的八个女学生伴舞,“鞋儿破,帽儿破,身上的袈裟破……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嗨……哎嗨,哎嗨……”只几声唱腔,几番摇摆动作,笑声、掌声令全校沸腾。

宽严并济,奖戒分明,真诚善举,管教担责。

没有爱心的教师,就没有尊师的学生。学生是教师的精神动力,教师是学生的贴身保镖。教师与学生的关系,无论怎么展开和延续,“爱”是师生间最感人的音符,爱学生和感染学生,公正、民主地对待每一位学生,你的师德才值得尊重。

旭光同学是我班体育干将,他父亲在生产队当队长,不知得罪了谁家,这家已经下学的儿子从哪找了五个大小伙子,在我教他的第二个秋假开学不久,突然出现在我教室前,学生看见了,我也看见了,我不理他们,学生却在窃窃私语。

授课内容讲完了,布置作业学生在完成,我主动到他们面前问:你们有事找我?不,找旭光。上课

时间谁也不能干扰!你们手里拿着棍子是什么意思?要动手么?请先把我把放倒吧!我的态度非常严肃,眼神令他入地三分,还没等我把话说完,他们一流烟走了。

回到教室,才知道这帮子人想揍旭光,我舒心地松了一口气。

放学后,旭光留在我办公室,找他村的学生捎信,让他父亲来学校找我,并再三嘱咐叫他爸一定来一趟。金秋正忙季节,当队长的哪有时间啊,天黑了,孩子也没回家,他还是赌着气来了。当我把情况给介绍后,五尺的铁汉子在我面前潸然泪下。

万树梳风春意闹,百花绽放艳阳开。

1985年,站了30年讲台的我,送走了最后一届毕业生。三年的轰轰烈烈,仅为—纸毕业证书而分离。这天晚上开毕业班茶话会,我班热闹非常,不舍情绪由相互签字、祝好,漫漫演变成拥抱、抽泣,一位平时沉默寡言的女学生,慢慢走到讲台前,对我说:老师我会来看你,真的!我笑着说:我相信,我举双手欢迎。紧接着那高个子的来了,矮个子也来了,我双手合十大声说:你们走到天涯海角,我敢说,我会惦记你们,只要你们心中有我,我会长命百岁!

晚会结束,我目送他们走出校园,从他们不断回头凝望招手的神态中,我再次感受到教师的信念和责任。

第二天我照常起床,照常来到操场散步,十几个班的学生出操气氛不减,可是我那些学生却不见了,是感情的冲动,还是爱生如痴,我情不自禁地拿出手绢抹了几下泪。

和学生在一起,心灵是充盈而踏实的,如果允许我还去教学,我愿与学生共同成长。



曲君伟 山东文登人。主要作品有《玛雅之谜》、《大格局》等,译作《怪谈》、《雨月物语》、《东周列国志白话文版》等。

## 随 笔

曲君伟

上世纪八十年代,我出生在一个普通的小村里。

其实,我原本的措辞是小山村,但我村情况比较特殊——说是山村吧,它也挨着海;要说是渔村吧,我村大部分人不靠海生活。即便靠海吃饭的村民,也不是你们印象中那种——我晓得有些人一提起打渔,脑海中浮现的猎物若不是鲸鱼级别,便羞于启齿。

我村渔民所养,莫说鲸鱼,便是体型超过半米的,亦属罕见。相反,半分米倒是常见。

说到出生,历史有话要说。

大凡比较厉害的人物,出生的时候总会有一些异象。总结一下,大概就有“强光萦绕”“异香扑鼻”或者“甘霖遍地”等,一言以蔽之,便是“色香味俱全”。

最令人费解的当然是屈原所说的“伯禹腹鲧”,当然由于荒诞不经外加少儿不宜,不做解释。

说到不那么玄乎的玄乎事,最著名的莫过于有龙出现,例子是刘邦和李世民。但这些估计是史书的美化——刘邦他爸看见他妈在野外时跟一条蛟龙做不可描述之事,然后便有孕在身。实情若此,刘太公为蛇所绿,居然不以为耻反而到处去炫耀?李世民出生时,据说有两条龙在门口打了三天架。如今想来,或许就是两条大蛇在门口闲逛了一下而已吧。

其实蛇天天在那里踟蹰,恰逢唐太宗诞生,于是“金蛇岂是溜达物,一逢帝诞便化龙。”

参照上面标准,本人出世便没有什么异相:天上没有红云,地上没有异香,那时候蛇都去冬眠,遑论蛟龙;凤凰也是不见,麻雀倒有两三只。

横向比较,与我同日生人,鲜有成才者。后来调查了一下,同日出生的,一位是美国女星,成就未知,反正博览群片的我从未看过她的作品;还有一位阿根廷球星,曾短暂接近过梅西的高度,后来却

急速下滑,如今泯然众人,眼下这年龄还未被中超收至麾下,定非顶级巨星。

如果硬要说我出生那天的异象,便是那天不管怎么看都是极为平凡的一天。

问遍知晓我出世情形的人们,都说那天毫无特别之处。不过据母亲说,我属于生不逢时的典型。许多年来我听到她对我出生发表的唯一说辞,便是表达不满——伊说我出生的时候,生产队刚刚分完粮食,倘若早几日问世,便可以分到一人份口粮。我也算是命运多舛的集大成者了。

知情人透露,我小时候常被伊拎棍子满村追打,回想起来一直疑心,因出生太晚未领到口粮而怀恨在心,是伊小时候经常打我的根源。

出生的日期不对,这不算大问题。大多数人出生时都没有风雷雨电,龙虎凤蛇之类的描述,或者说大家都不关心地面上有没有蛇、猫、鸡在溜达。倘若相貌异常,还是可以出息的。

譬如说尧的眉毛有八种色彩,舜的眼睛有双瞳,大禹的耳朵有三个耳孔。我暗自庆幸史前三圣没有到高村一中读过书,一个染眉毛,一个戴美瞳,另一个打耳洞,一中训导主任不知焦头烂额到何种程度。

好吧,这些都是上古洪荒时代的传言,这类相貌,在神怪辈出的《封神演义》里,也只能算是打酱油。

就说蜀汉先主刘备,史书上说他“垂手过膝,目自顾其耳”——说白了就是两手垂下来过了膝盖,两眼能看到自己的耳朵。这描写其实挺有意思,仔细分析,里面的潜台词是,刘备长得就像一只有着招风耳的猩猩,只是这猩猩没有胡子和尾巴而已。

那时候跟现在审美观点不一样,史载先主刘备因没胡子被张裕笑话。万恶的封建社会,男人留胡子才是正统,关羽长着大胡子,曹操一见惊若天人,天天给美髯公送钱送女人。

所谓的仪表非俗,第一个先决条件就是大胡子。两人一见面比男人的尺寸,都取尺子互量长度,而没胡子的,不是小孩就是太监。尽管骂声不绝于耳,小鲜肉们应当庆幸,在三国时代会被黑的更惨。

综上,刘备实则是小白脸猩猩。

脑补一下三顾茅庐的情景。

听到敲门声,孔明开草庐一看,刘备站在门前拱手。

孔明心说,逢此乱世,懂礼仪的人都不多,这位无须猩猩却如此擅礼数,会办事,十分难得。我诸葛亮明雄才伟略,辅佐人类成就帝业难度太低,若是将天下授之以猩猩,方显英雄本色。于是就勉为其难的出山。

后来刘备白帝城托孤拉着诸葛亮的手说“可辅则辅,不可辅君自取之”的时候,诸葛亮一琢磨,抢一个猩猩的江山,自己还真下不去手,刘禅于是无事。

出生时无异象已然悲催,后天无异相更是心灰,如想出头,其实还有一条路可走。

据说刘备出身虽一般,小时靠倒腾阿迪耐克赚钱,但他家门口东南角篱笆有棵桑树,高五丈余,就像华盖伞一样。大家都说此家合出贵人,然后就真出了贵人。

我家小时候门口有棵榆树,长势也很喜人,我学先主遥指此树说,必当乘此羽葆盖车。或许是家人怕这话惊动大队县委公安局,说我封建迷信。于是全民为亚运贡献力量、小学领了进贡七七毛的任务那一年,那榆树被砍。

华盖没了,我这贵人是当不成了,贱人怕是有份。

过了许多生日,依然碌碌无为。也难怪,生时异象、异香、异相均无,困顿一事,亦不觉难受。

青年时代因为华盖被砍,做不成先主,唯有降格做诸葛亮,曾有“何日先主至,立业鬼神惊”的诗句。到最后惊觉,刘大耳已经去世快一千八百年,于是,诸葛亮也没得做了。

行文至此,有点踌躇,自书架上摸出一本《论语》,随手一翻,就看到那行文字:“君子固穷!”

这也难怪,名字中嵌着“君”字,一生谨记着儒家“中庸”的君子之道。固穷,可算是极贴切的判词了。



牟培国 山东文登文登营,诗人、作家,系中国诗歌学会会员、山东省作家协会会员、威海市临港区作家协会名誉主席,八十年代开始文学创作,小说、诗歌、散文见诸报刊,自2010年10月相继出版诗文集《岁月诗章》《岁月诗篇》《岁月诗语》三部曲。

## 把战友兄弟带回家

牟培国

我们中国军人兄弟的命,哪一个能白丢了?

——题记

光阴留不住,  
总是空流去。  
百年若浮云,  
千载忽飞度。

《时光》一诗为我感叹流年飞逝而赋。

中越边境曾经埋下多少颗地雷?据说能有百万枚,而将这些地雷清除干净,则需上千年。

科学是把双刃剑,“伤敌一千,自损八百。”

火药是中国四大发明之一(出自道教炼丹家。)地雷为谁发明?据说是“智圣”诸葛亮:孔明南征孟获,曾用“地雷”炸烧三万藤甲军,大败南蛮;北伐曹魏,又用“地雷”炮烧司马懿,大败曹军,若非突降大雨,浇灭火器,仲达父子得以逃脱,“必备吾擒矣!”使得武侯仰天长叹:谋事在人,成事在天!

1979年2月17日,对越自卫反击战打响!某营一连随团突击,九班战士苗向新在冲锋的路上踩爆一颗地雷,只听“轰”的一声,人被炸飞,双腿炸没,血肉模糊,奄奄一息,他用最后一口气,向老班长说出了最后一句话:“班长,带我回家……”

当时双方战斗异常激烈,阵地反复争夺,几易其手,战场情况难以带上小苗继续进攻,无奈之下,老班长只好用钢锹挖个土坑,把小苗那被炸缺腿的尸身放进去,堆起坟丘,围上石块,又连根铲起一棵木棉小树,移栽小苗坟前,匆匆浇上一军用壶水,封土踩实。头上枪声不断,其余战士只能半蹲着向死去的战友敬礼,挥泪告别。老班长声泪俱下:“战友兄弟,你先躺在这儿,等仗打完了,我一定回来找你,哥一定带你回家!”

班长是军队的“兵头将尾,”不是官的官,不是兵的兵,是什么都管的全班父母官。“班长是军中之父,“班长是军中之母。”

老班长身高臂长,虎背狼腰,神情深沉,行动干练,目光如电,气宇轩昂,英气其外,灵气其内,果敢刚毅,不怒自威,临别他还特意留心记下周围的山形地貌,便急急带领全班战士继续穿插,血战到底。如民族英雄天下硬汉石达开诗云:黄金若粪土,肝胆硬如铁。策马渡悬崖,弯弓射胡月。

后来,我军攻上山头,拿下主峰阵地,又马不停蹄继续追赶南逃之敌,翻山越岭,跋山涉水,一直打到离越南首都百里之遥,威震河内,破国只在目前,此时此刻接到上级停止进攻全线撤退的命令,而此时此地早已远离小苗的牺牲之地。

而且,部队撤退走的是另外一条线路,而且,撤退途中,越军不断埋设地雷,攻击袭扰我们,时间和空间都不允许老班长回去寻找和把小苗带回……

后来,部队胜利回国,老班长也光荣退伍——以前是为了保家卫国在战场上打拼,以后是为了家人生计在商场上打拼……

一晃十几年,一晃几十年。当时双边关系和老班长经济状况,想要出国把小苗找到并带回,难上加难。

时光飞逝,岁月变迁,并没有冲淡战友之间的生死友谊,生死契约,反而随着年龄增长越发感到急切和深刻。

战友啊,还记得吗?多少个日日夜夜,我们一起生活在火热的军营,多少个寒冬酷暑,我们共同战斗在训练场和祖国需要我们的地方,汗水、泪水、血水、号声、枪声、歌声,时时伴随着我们的军旅生涯。战友情,不曾拥有就不知其纯粹。战友情,是令无数军人无限留恋的感情,是离开军营多年以后,我们仍然渴望和呼唤这种催人泪下的激情。

战友啊,还记得吗?我们第一次摸枪,第一次打枪,记得我们低姿匍匐,摸爬滚打,一锅吃饭,一屋睡觉,抵足而眠,诉说心事。咱们总像年轻时的二十岁帅小伙,哪怕两鬓染霜,头顶白雪。

战友是天,战友是地,战友在一起就能顶天立地;战友是山,战友是水,战友在一起就是山高水长。

振衣千仞岗,濯足万里流。

多少次梦中响起小苗那刻骨铭心痛彻心肺的呼喊:班长,带我回家!多少次梦中睡醒,惊起一身冷汗,一次次失眠,一次次流泪:兄弟,哥对不住你,哥一定再去南疆,把你找到,把你带回。

对越自卫反击战至今四十年了,硝烟远去,列强环伺,世界并非太平无事。

功业未及建,夕阳忽西沉。光阴迅速,时不我待。老班长从当年意气风发的二十岁青年(小苗当年十八且永远定格在十八岁)变成两鬓斑白之人,物是人非,感慨万千。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走,找小苗兄弟去!

这一天,终于等到这一天,为了这一天老班长苦苦等了多少天,他终于启程出国,在当地重金聘用了一位那场战争的亲历者做为向导,凭着记忆,凭着感觉,凭着心的方向,走向当年浴血奋战的高山流水,丛林峡谷,一路向南,再向南。

泥泞识马,患难识人。历经艰难,费尽周折,想到战友的呼唤,想到戎马倥偬流血牺牲的兄弟,还长眠在异国他乡,眼前这些困难也就不足挂齿,微不足道。

啊,生死与共的战友,情同手足的弟兄,经过两月的苦苦追寻,终于找到了!找到了!当年山坡上那堆坟丘,早已野草萋萋,那棵木棉小树早已长成参天大树。

老班长急步上前,老泪纵横,大声哭道:“战友兄弟,我来晚了,我来看你来了,我来带你回家呀兄弟!哥没有失言,哥不会不管你呀。兄弟对不住,让你久等了。我们中国军人兄弟的命,哪一个能白丢了?!走,哥带你回家。”

老班长挪开苔藓斑驳的石块,扒开土堆,里面露出一副白白骨架——正是小苗!正是小苗那缺失两腿的年轻骨架——铁骨铮铮,英骨凛凛,豪气荡荡,傲气然!他小心翼翼把骨殖包好装兜,原路返回。

到了海关,例行检查,白骨一包,别无长物,令人吃惊,令人不解,问明原委又令人感叹:一诺千金,中国军队不可战胜!为了十几年前一句承诺而走遍千山万水,万里寻亲,佩服!佩服!

……

流水落花,无限江山。时光一去无迹,万物并非自己。

天遥地远,万水千山。江河山岳同呼吸,天地神明在其中。

白云轻缦大雁归,清风明月何时回。鸟近黄昏皆绕树,人当岁暮定思乡。

朝云横渡,白草黄沙,飞鸿掠影,回首家山,纵情山水,游历天下。

虚负凌云万丈才,一生襟抱未曾开。贤愚千载知谁是,满眼蓬蒿共一丘。饱经沧桑,坦然从容,饱经风霜,淡泊睿智,历经沉浮,深厚内敛,历经磨难,灵魂丰盈,至虚至空,至高无上。

坚甲利兵,金瓯永固。打人更要防人,打仗更要防仗。

英雄永不朽,血肉固山河。血染沙场气贯虹,捐躯为国真英雄。

军人不怕死,怕死不军人,军人怕的就是被人遗忘。

“和平不易,太平不易。”人类爱好和平,不能爱好战争——爱好战争的人,唯一的原因是享受过和平,没有经历过战争,没有经历过国破家亡,亲友凋残,没有经历过生死离别和生死永别,不知道战争带给人类的沉重灾难和巨大痛楚。

习主席说:不能让英雄流血又流泪!

军人在,国家安。军魂入骨,兵心永恒。

一句话,一辈子。

一日战友,终身战友。

一日是兵,终身是兵。

感赋《咏英雄》诗云:

千寻紫霄显忠魂,  
万载碧血写青春。  
世人皆是世间客,  
惟有英气留乾坤。

